



紅樓夢索隱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紅樓夢索隱卷二十一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史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卽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卽用疏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尙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索隱）世祖性孝，皇父攝政，王逝後，仍迎孝莊歸築慈寧宮，以居之。八年二月之獄起，孝莊固抱難言之隱，痛世祖亦有難處之家，庭此處數語，不卽不離，深合當時口吻。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裏，都託著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偷或受罪，叫我心裏過得去麼？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著又哭。賈政此時著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即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的懼怕的心，感激天恩的話，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著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索隱）豫王仍復舊職，睿王家族亦只削爵奪封，不復深究，蓋聖祖處理此獄實含有委曲求全之意，甚至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者，指攝政言之也，意甚明顯。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

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著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卽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裏叩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下。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還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所存者。只有家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己。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事。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咱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緊的。這種聲名出去。還了得麼。賈璉跪下說道。姪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帳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人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帳。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今你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你和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著眼淚答應了出去。賈

政歎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賤這些子姪。沒一個長進的。(索隱)睿之敗皇族。中合詞攻許無人爲之迴護者。老天啊。老天啊。我買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人那裏支撐得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爲什麼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裏。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索隱)孝思不償。實從輕發落之原因。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於今自己鬧出的。倒帶累著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參奏。(索隱)指鄭親王等同族。參奏玩也沒見三字。有深覺詫異之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噪鬧出來的。(索隱)指蘇克薩哈。詹岱。穆倫等家奴舉。被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誣了這裏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爲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提防些。如今雖

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著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索隱：豫王南下，怨已深，當時若牽連，追究必不能免於戾。）賈政聽說心下著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聞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謠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查一查。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回稟。說孫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著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衆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帳。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看。幫補照應。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事。原是家兄配錯的。我的姪女兒的罪。已經受穀了。如今又推我來。正說著。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去。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衆人都道：二老爺還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麼挽回挽回纔好。不然這兩家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衆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來請賈母。安見賈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一放帳取利的事情。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爲。心裏很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食物。盡被抄搶。一光心內鬱結。一時未便埋怨。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

兩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兩位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很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著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中抱怨。鳳姐賈璉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調治纔好。賈璉啞道。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麼。鳳姐聽見。睜眼一瞧。雖不言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賈璉出去。便與平兒道。你別不達事務了。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殼眼裏有我。我死之後。你扶養大了巧兒。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平兒聽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沒有來說我。他必抱怨我。雖說事在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有我的事。不但是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如今落在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當。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爲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裏頭。你想想還有誰。若是這件事審出來。咱們二爺是脫不了的。我那時怎樣見人。我要即時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到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爲顧我。反倒害了我了麼。(索隱) 羞慚正文即用鳳姐口中自己說出。這了一輩子強到了強不起之時。而始悟往日逞強之非。則已晚矣。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著。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畧覺放心。素來最疼鳳姐。便叫鴛鴦將我體己東西拏些給鳳丫頭。再拏些銀錢交給平

兒好好的服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又加了寧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屋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撥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服侍。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帳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帳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璉況又多債務滿身。賈政不知家務。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其餘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作爲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暫且不題。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己強著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拄著。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氍毹拜墊。賈母上香跪了。叩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爲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淫佚。暴殄

天物以致閤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兇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即求皇天保佑。在監的逢兇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今總有閤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咽咽哭泣起來。(索隱)事後懺悔情詞可慘。然書中賈母只是有形之苦。痛當年孝莊乃抱無形之桎梏。其慘苦蓋倍於此。萬心慈寧。伏處長齋繡佛。不問外事者。歷三十餘年。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二人也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現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寶玉見寶釵如此大慟。他亦有一番悲感。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逸。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衆姊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寶姐姐過來。未便時帶悲切。見他憂兄思母。日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號啕大哭。鴛鴦彩雲鶯兒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丫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勸解。(索隱)舉家痛哭。各人有各人心事。分別寫出。行文不苟如此。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於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著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嚇得魂魄俱喪。疾忙進內。只見坐著悲啼。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

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麼的齊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幾句。各自心知道。我們原恐怕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索隱)悲來填膺。不自知其涕泗之何從也。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裏的事。原沒有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閣。(索隱)四貞之嫁。延齡本在此後。年文只借此歸束湘雲事。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奉謝。你家姑娘出閣。想來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樣。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與這裏寶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賈母聽了。喜歡道。咱們都是南邊人。雖在這裏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渾得這麼大了。(索隱)四貞久養宮中。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嬌娘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安心。月裏出閣。我原想過來吃杯喜酒。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那裏能殼再到你

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我另告訴你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裏。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沒福的。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老。我便安心了。說著。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

不理論。只有寶玉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裏想道。如今一天一天都過不得了。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又聽他嬌娘硬壓著配人了。（索隱）奇想。嬌娘硬壓著配人。若不硬壓。諒來便不配人了。四貞本已冊封東宮妃。後以陳奏許配在先。太后乃爲求孫氏子而脾合之。世祖於此。殆有不能忘情者。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句語。意蓋作如是解。他將來見了我。必是又無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沒個人理的分兒。還活著做什麼。（索隱）只有出家之一法。想到那裏。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到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閤府裏管事家人的花名冊子拏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尙有三十餘家。其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總管家人將近年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的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裏化用。帳上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年頭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則躁腳道。這

了不得。我打諒。雖是璉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裏。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糲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爲什麼不敗呢。我如今就要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裏。背著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著急。便勸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穀。不過是糲著門面。過到那裏。就到那裏。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總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賈政怒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著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麼。如今你仍道是沒有查封是好。那知道外頭的名聲。大本兒都保不住。還攔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誑人騙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嚼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並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檔冊上的。(索隱) 滿制披甲丁奴有招旗銷檔兩種名目。招旗須出於皇上特賜銷檔。則主家可自由行之。凡未銷檔之人。雖貴至督撫尙侍。一入主家。則青衣執役。如故主家。雖衰落呵叱之。如奴厮。不敢抗違。先前在寧府冊上。爲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後來老爺衙門有事。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以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裏知道這些事來。老爺打諒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一個手下親戚們。奴才還有奴才呢。(索隱) 彷彿衙門中

之役，奴才還有奴才，可豪在此，可慨亦在此。賈政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料，只得喝退眾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著急，只得進去。未知兇吉，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銜接上回，爲查抄之尾聲，依事鋪敘，其著急只在中間一段，即回目所載致禍抱羞慚，禱天消禍患二語，與實事較有關係。蓋睿王獲譴雖暗中由於上婚寡嫂有傷聖心，而其表面之罪，則以僭竊謀篡構成。豫王、胤身勸進致干廷議，縱結果倖邀寬免而清夜自思，固當且悔，且懼孝莊當此事發生之際，坐視既不忍心干涉，又難啟齒勢處兩難，輾轉低徊，只得禱天懺悔，求消災戾。作者雖出以寓言，吾人心維目追，可必其爲當時實況也。寫賈政顛預處，亦絲絲入扣。

（護花評）借親友口中補寫家人泥腿噪鬧門上要錢諸事，隱指鮑二、倪二、李十等人，卻說不出姓名，纔是親開口，王鳳姐囑託平兒扶養巧姐，自歎枉費心計，及尤二姐事，只願早死，奇毒人忽有此慘痛語，可爲貪財妬刻者現身說法。

賈政查看家人名冊及出入賬簿，只有跋來跋去，絕無方法描寫不能理家人情形如畫。

於哭聲嘈亂時，插敘史家人來一則，好止住哭聲，一則聲說湘雲即日出閣，不來探望之故，情事周匝無遺。

（大某評）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即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乃交通外官。恃強陵弱。縱兒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於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姪。這就是孤負聖恩。只求主上重重治罪。(索隱)

會勘時認罪之口供。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說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政交通外官。恃強陵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鞠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一款。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所參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強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尙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

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俸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臺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臺站効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著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著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著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政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往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偕鸞佩鳳。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與家立業的人。又想著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裏。痛哭起來。(索隱)寫那尤二人心事。亦能曲折入微。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

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來的。我已託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姪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著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的你大哥那邊。連兒那邊。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著。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著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連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化銀託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尙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流。說道。怎麼著。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我雖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著。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

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著賈赦。一隻手拉著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著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索隱)含糊得妙。舍此更別無說法。作者下筆時頗費一番斟酌。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分付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著。便叫鴛鴦分付去了。這裏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惱悔。如今分離的話。(索隱)三句總括何等力量。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著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今。只得大家硬著心腸過去。卻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拏出來。(索隱)太平原評記曰。子婦無私。賈母做媳婦。而財資多多。正鳳姐承受衣鉢地也。禮必有義。明大義如此。曲筆深文。夫誰覺得。按此評頗中窳要。本回明大義三字標題。確含譏諷。又叫賈赦賈政賈珍

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拏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大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拏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己收著。不許教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拏去。這是你祖父留下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著。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拏去分了。女的呢。叫大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拏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著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拏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都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

（索隱）順治十年七月。諭內三院奉聖母面諭。予居深宮之中。不聞外事。近知雨潦爲災。房舍傾頽。田禾淹沒。兵民困苦。深可憫惻。特發宮中節省銀八萬兩。賑濟滿漢兵民。朕仰承慈旨。命爾等傳諭戶工二部。即將發去銀兩。查照被災輕重。酌量散給。仍設法稽察。毋致侵冒。朦混。俾貧苦之人。均沾實惠。以昭聖母德意。又十三年八月。諭戶部。朕親詣慈寧宮。朝見皇太后。稟知畿輔近地。連年荒歉。今歲自夏徂秋。復苦霪雨飛蝗。民生艱瘁。蒙皇太后慈諭。小民如此苦楚。深爲可憫。所有宮中節省銀三萬兩。即行發出。速加賑濟。欽此。蓋孝莊自經。喪變。熱居慈寧。一意懺悔。會散私財。以濟貧困。作者因題。布置稽查。後分給家衆。爲喻。

此明大義之說所由來也。賈政等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著。說老太太這廝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著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穀了，你就分付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妥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裏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今雖說，咱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好。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裏收著，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索隱）於財政艱窘之會，特提出甄家寄頓其意，可思。賈政本是不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弄壞了。賈政見賈母勞乏，求著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剩的都給我服侍的丫頭。賈政哥聽到那裏，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託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了恩眷。那時競競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索隱）滿人重迷信，痛定思痛，必有幡然自悔，其見不得祖宗者，反射語，抑何刻毒。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那不過這幾年，看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身子罷了。那知道

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裏頭空虛。是我早知道了的。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你還不知。只打諒我知道窮了。便著急的要死。我心裏是想著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穀守住。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賈母正是長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多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咳。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著。叫人扶著要親自去看。賈政卽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該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兄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裏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著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著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去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著。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己去瞧。心裏一寬。覺那壅塞的氣。略鬆動些。便

要掙著坐起。賈母叫平兒按著。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殼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著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素隱)如此重大關係。只用四字輕輕閃過。到底不弱。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說著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拏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便。說著。叫人拏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之人。如今被抄盡淨。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兒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沒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買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叩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託著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丫頭。盡心竭力的服侍老太太。罷。賈母聽他說的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撞來。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衆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著請老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叩頭說著。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裏要去。說著。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母實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己踢

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號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索隱）此等處皆斷草取義。本書向以政老代表攝政。偏以在倫常上是講究的。譽之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裏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著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裏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賞給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鬧著。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著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恩的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附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喜。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於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官。內廷降旨不必。賈政纔得放心回家。以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

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纏擾，都糶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到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抱怨。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挨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薦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索隱：當時滿臣洩洩，咨咨漢人中，如范文程、洪文襄一流，反爲之從容論替籌維百年大計，安心自居於功狗，而彼人心目中滿漢之見，牢不可拔，終必被讒見疏，而後已。明社之亡，卽此攀龍附鳳，絕無心肝氣節之輩，已足亡之，而有餘。作者目擊心傷，紀一包勇爲無數包勇寫照，而不善讀書之笨伯，且謂糶揚包勇以抑其餘，抑何可笑！）忽一日，包勇耐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個人閒話。那人說道：「你瞧怎麼個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聽見說裏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裏沒有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也是他們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那人道：「你自住在這裏，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麼樣？他本治過兩府的好處。」

怕人說他回護一家。他便很很的踢了一腳。所以兩府裏纔到查抄了。你道如今的世情還了得麼。(索隱)雨村負義亦是反襯包勇兩人無心閒話。豈知旁邊有人跟著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站著。聽見那個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裏懷恨。趁了酒興。便大聲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買家的恩了。(索隱)儼然下一我字不知羞恥爲何物雖然我朝深仁厚澤我皇上神聖睿武見於臣功之章奏者固不一而足也雨村在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著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裏提拔起來的。他不念舊恩。反來踢弄嚼們家裏。見了他罵他了幾句。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回。趁賈政無事。便將包勇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賈政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稟。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幾句。(索隱)求榮反辱爲之喟然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雖亦上兩回之餘波。然實注重寫一賈太君自下嫁攝政重賦離鸞孝莊一身固已無可紀之事實。三十

餘年中。聲華大者。惟此散財施賑一節。故特表而出之。要看其筆鋒所到處。處含有譏刺。末段折入包勇撫時感事。一腔悲憤。勃勃欲發。楮墨淋漓。吾不知其是血是淚也。全回亦一氣到底。不必代分段落。

（護花評）止將逼勒石獸子古扇一案。審實坐罪。既照應前事。又可從寬完結。發往台站。且爲賈化落職引線。尤三姐一案。掩飾得毫無痕跡。益見柳湘蓮出家之妙。

賈化暗傷賈府。借旁人傳言說出。是文章暗補法。

包勇看園。本是受罰。豈知轉爲後來禦盜得力之人。若不預伏此人。惜春必遭擄劫。事出無心。文卻有意。

（大某評）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第一百八回 强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卻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通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闊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尙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爲賈母痛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尙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索隱）豫王雖受嫌疑。其後仍以皇叔資格參預朝政。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時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於是賈母放心。

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裏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得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纔沒的鬧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自己纔將裏肉的打發出去了。你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樣了。姨太太著薛蝌過日。爲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裏。尙未結局。不肯娶親。你那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琴姑娘爲他公公死了。尙未滿服。梅家尙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太爺是個小器的。又是官項不清。也打飢荒。甄家自從抄家以後。別無信息。(索隱)山河破碎。志士消沈。大好中原從此更無恢復之望。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嫁了去。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爲著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工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癲癲。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裏長大的。這樣那些

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回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疎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心起來了。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這裏來了。賈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輕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叫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不題。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拏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到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裏很伶俐。很淘氣。如今爲著家裏的事不好。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還好。他有的時候。是這麼著。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著。帶著蘭兒。靜靜兒的過日子。倒難爲他。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道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裏不說。心裏要抱怨我。說我有。湘雲說到那裏。卻把臉飛紅了。(索隱)雲姑素磊落率直。而猶不免世俗之見。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麼。原來姊妹們都是在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別要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裏他家這樣好。他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索隱)稱讚珠兒媳婦。是他有的時候是這麼著。沒的時候也是這麼著。稱讚寶

釵。又云他家這樣好，他也一點兒不驕傲，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性情儼然一樣，命運安得不相同，無心之識，已伏寶釵後來身世。如今在我家裏，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氣的。你林姐姐，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長命。鳳丫頭也見過些事，很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寶丫頭的生日，我替他另拏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歡這一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得很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請來了。大家敘一敘，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拏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嬌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寶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裏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裏。又見李嬌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嬌娘好，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麼？（索隱）一味裝假，句中有骨。便說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爲我的生日，是斷斷不可的。推讓著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嬌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己推

讓。他心裏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索隱）不敢在賈母處提起，則其在閨房內必已提起矣。爲上文寶釵之假坐實一筆。作者筆墨之深刻，大都類此。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量這些人爲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寶釵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裏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索隱）太平回評：「一年新媳婦沒做生日，今做生日，仍在一年之中，是一年有兩生日矣，與始提親回兩晚飯相發明，皆千人千忽之深文曲筆也。」心細可取。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心裏纔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況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心裏想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的。爲什麼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腴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著，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執鳳姐都進來。大家廝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見，只是他攔著不許來，說是「啫們家正是悔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啫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索隱）一般勢利人，真有如此聲口，此爲孫延齡

耿精忠等反覆不常之人寫照。說著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做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鳳姐雖勉強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招人發笑。賈母心裏要寶釵喜歡。故意的嘔鳳姐兒說話。鳳姐也知賈母之意。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著。回過頭去。看見婆婆尤氏不在這裏。又縮住了口。（索隱）左拘右牽。觸處荆棘。雖能者無所施其技。凡事皆然。賈母爲著齊全二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進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願意。想著家業零散。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說病著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裏有些不便。也不提起。一時擺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咱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裏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著一個坐兒。他帶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吃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禮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叫人來道：咱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吃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奶叩頭。怎麼就好吃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得著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裏賈母纔讓

薛姨媽等吃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著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麼著？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樣？」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如今都礙著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著冷淨了。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來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們行個令兒罷。」賈母側著耳朵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吃一杯罷，何苦來？」又來攪什麼？」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吃，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不是要行令麼？」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我不敢來麼？」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到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拏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兒名，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令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鴛鴦道：「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杯，擲出名兒來，每人吃酒的杯數兒，擲出來再定。」衆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著。」鴛鴦便打點兒。衆人叫鴛鴦吃了一杯，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卻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吃一杯。」於是賈母李嬪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吃。賈母舉酒要吃，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

千家詩說不出的罰一杯。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裏說得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陪姨太太吃一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索隱以高山四皓而臨老入花叢是夷齊結隊爭下首陽之意。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了。這叫作劉阮入天台。李紋便接著說了個二。士入桃源。索隱入桃源避秦者僅有二士則其不入桃源者何以千億計。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源好避秦。大家又呷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吃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雛。衆人都該吃一杯。鳳姐道：雛是雛。倒飛了好些了。衆人瞧了他一眼。鳳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什麼呢。公領孫罷。索隱委贄恐後。又使其子弟爲卿。下手是李綺。便說道：閒看兒童捉柳花。衆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著。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這是什麼。鴛鴦道：這是个臭。先吃一杯再擲罷。寶玉只得吃了。又擲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個張做畫眉。寶玉明白打趣他。寶釵的臉也飛紅了。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明知難說。自認罰了罷。我也沒下家。過了令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奶的是十二金釵。索隱借題發揮一番憤世嫉俗之論。遭時不造故國爲墟。真能顧名節。微服自甘者不一。二觀舉世滔滔皆以委贄新朝。聯翩入洛爲幸。否則醉酒婦人消糜歲月。如侯冒諸公子。已覺人中鸞鳳。矯矯不羣。

嗚呼亡國之士大夫心理如此寧有冀耶。寶玉聽了趕到李執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裏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家裏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止。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躁的很。脫脫衣服去。掛了籌出席去了。這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被別人擲了去。心裏不喜歡便去了。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執道。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杯。買母道。這個令兒也不熱鬧。不如捐了罷。讓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麼來。小丫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在骰子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買母道。這是不算什麼的麼。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出曲牌名來。買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認。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索隱浮萍。輕薄恨。不。一浪打掃。而空。以此爲結點。醒作意。買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衆人都道。這句很確。買母道。這令完了。咱們吃兩杯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裏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買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買母王夫人纔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丫頭兒到了新房。只見五兒在那裏插蠟。小丫頭便問寶二爺

那裏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吃酒呢。小丫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裏。太太叫我來找的。豈有在那裏。倒叫我來找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丫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裏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裏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吃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依言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裏。珍珠便向小丫頭道：你聽見了。小丫頭答應著。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說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趕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裏煩得很。何不趁他們吃酒。咱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裏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奶在這裏。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既在這裏。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只得跟著。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有一個小門半開。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開著麼。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裏的菓子。故開著門等著。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便走了進去。襲人便拉住道：不用去。園裏不乾淨。常沒有人。不要撞見什麼。寶玉便仗著酒氣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

拏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二爺要去。咱們都跟著。有這些人怕什麼。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著。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修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準我到這裏。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幾竿翠竹菁葱。這不是瀟湘館麼。索隱室邇人遠。物是人非。其地即非瀟湘館。其人即非怡紅公子。亦必有無窮感觸。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咱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過頭來。用手指著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寶玉順著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麼。咱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著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著舊路竟往前去。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人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豈知寶玉只望裏走。天又晚了。恐招了邪氣。故寶玉問他。只說已走過了。欲寶玉不走。不料寶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襲人見他前往急走。只得趕上。見寶玉站著。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便道。你聽什麼。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著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沒有人。襲人道。你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裏傷心。常聽見林姑娘傷心。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趕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走。只是這裏路又隱僻。又聽得人說。這裏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索隱)春蠶到死絲難盡。蠟炬成灰淚未乾。鬼如有知。目

不暇矣。寶玉襲人聽了，都吃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著便滴下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李紋帶著些人趕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膽，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裏來。」老太太、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這裏來了。」嚇得老太太、太太們了不得，罵著我，叫我帶人趕來，還不快回去麼。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著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著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衆人都等著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你，怎麼今兒帶他園裏去。他的病纔好，偷或撞著什麼，又鬧起來。這便怎麼處。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裏著實的吃驚，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裏逛逛，今兒趁著酒興走走，那裏就撞著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裏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裏，汗毛倒豎。」說寶玉弟膽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膽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麼仙去了。」（索隱）口角生風，枕霞客別來無恙。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那裏可曾嚇著麼。這會不用說了，以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還要找補，叫你們再樂一天呢。不要爲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衆人聽說，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

那裏住下。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裏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咳聲歎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裏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麼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索隱）接連數回中，榮寧蕭索極矣，故亟寫慶壽行令，一疏其氣，回顧前半部之種種熱鬧，作一最後結束。全回以湘雲起，以湘雲結。蓋雲姑於大觀園中最稱豪興談笑所及一室，生春所謂座無事公不樂也。然強爲歡笑而卒，至於不歡即在歡笑之時亦隨處露悲慘之象甚矣。人力不可回天，一傳難勝衆咻也。此回亦係依事直敘，惟於行令一段略寄感慨故國遺老處，此紅塵擾攘中一肚皮不合時宜有觸斯發。

（護花評）寶釵心事難言，鳳姐帶病勉支，邢尤二夫人褻淺妬忌，迎春滿腔苦楚，寶玉瘋癲殘氣，只有史湘雲一人新婚燕爾，從中助興，一人向隅，舉坐尙且不樂，何況衆人向隅，一人豈能獨樂。此所謂強歡笑也。

自鳳姐席中鬧事後，凡有慶賀筵席，必有失意之事。此番寶釵慶壽，爲通部慶筵總結，所以賈母因此得病，卽爲通部不祥事之總結。

寶玉擲色，第一擲是臭，第二擲是張敞畫眉，先臭後香，頗有意思，宜乎寶釵之紅臉也。

（大某評）家遭耗散而慶生辰，不過破涕爲笑耳。尙用銀一百，從前之窮奢極欲，概行託出。鑿腳善哭，生前有淚而無聲，死後有聲而無淚，瀟湘館哭泣兩星，朗然高照。

此回入寶釵生日已是丙辰年事，蓋寶釵生於正月二十一日也。

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蘼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活人雖有癡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裏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裏。我們也算好的。怎麼不曾夢見了一次。寶玉在外間聽得。細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麼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著。或者我從園裏回來。他知道我的實心。肯與我夢裏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裏去了。我也好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不想他了。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想。太太因你園裏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是這麼說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釵知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候寶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副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著了沒有。寶釵故意纏睡。也是一夜不寧。(索隱)被以偽來。此亦以偽

應親莫親於夫婦而以機械出之則夫婦之道苦矣。那寶玉知是寶釵睡著，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服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服侍他睡了，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裏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且候寶玉若有動靜，再爲出來。寶玉見襲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初起再睡不著，以後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寶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並未有夢，便歎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一夜反沒有睡著，聽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著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訕著，往裏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盹兒就打著了。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索隱）夫婦好合，事極尋常，若渾然相忘於無形者，決不作此語。釵之作此等語，吾知其中熱也。○平情而論，寶玉出家，固爲鍾情不遂，遁跡懺悔，然亦寶釵情意乖漓，有以致之。觀書中歷寫寶釵處，但工鉤距三術，絕無真實之性。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已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寶二爺昨夜睡得安頓麼。若安頓時，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釵起來梳洗了，鶯兒襲人等跟著，先到賈母那裏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

沒有什麼。衆人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裏人來。到太太那裏說了些話。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衆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爲什麼命裏遭著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著。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爲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著淚。辭了衆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是不要悲傷。撞著了這樣的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說著。眼淚直流。衆人都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爲寶釵的生日。卽轉悲爲喜道。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著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著呢。迎春只得含悲而別。衆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裏。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索隱)上回用實寫。本回用虛寫。在事實上本無可再寫也。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寶釵那裏說道。你哥哥今年是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爲著大哥哥娶了親嚇怕的了。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辦。那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這裏也很苦。娶了去。雖說我家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著呢。

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過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裏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裏要留你妹妹在這裏住幾天，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寶釵道：正是呢。於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卻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也未可知。便想了一個主意，回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著，似乎比在屋裏睡得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裏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裏念詩，是爲著黛玉的事了。想來他那個獸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得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做什麼，但只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什麼。襲人道：依我勸二爺，還是屋裏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著了風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言，寶釵卻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個人跟著你罷。夜裏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寶釵素知襲人穩重，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著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著也罷了。況且今日他跟

著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去。(索隱)襲人如欲避嫌儘可正詞拒絕何必不言語寶釵如信襲人穩重儘可聽其往陪何必改派彼此純屬機鋒好看煞人寶玉只得笑著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又囑付兩個人醒睡些。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著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牀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尚一般。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瞧著他笑。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卻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了。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為你昨日那個光景。鬧得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著。成何事體。寶玉料著自己不睡。都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付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裏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著。各自睡了。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著。見他兩個人在那裏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侍。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嚇他。因為沒穿夜服著了涼。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裏。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又將想晴雯心腸移在五兒身上。(索隱)心不專一而謂神能入夢耶自己假粧睡著。偷偷的看那五兒。越瞧越像晴雯。不覺獸性復發。聽了聽裏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卻見麝月也睡覺了。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卻不答應。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著漱盂。因卻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著

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著一個髻兒。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不覺默默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也無心進來了。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服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著心裏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似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爲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這件事攔在心上。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怎奈這位猷爺。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索隱本回之五兒指董年也。董妃獲寵復進。其妹於宮中。當日愛情專屬承恩。日淺及妃薨逝。世祖遂移其眷。妃者眷及於年。李代桃僵。月沒星替。慰情聊勝。得卿亦佳。握手並肩。唱喁話舊。有秦虢同朝之樂。無尹邢鬪寵之嫌。那得不分外憐惜。年與琬姊妹同根。形影自肖。特借晴雯立論。一則曰。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再則曰。越瞧越像晴雯。三則曰。居然晴雯復生。將一個多情天子。舊歡新寵。交注。心目不克自持。情形曲曲傳出。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寶玉笑著。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是啊。五兒聽了。摸不著頭腦。便道。都是姊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五兒微微笑著點頭兒。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著頭兒道。沒有。寶玉已經忘神。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裏亂跳。便悄悄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寶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著。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

個正經主意了。你怎麼沒聽見麼。五兒聽見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便說道。那是他自己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麼。寶玉著急道。你怎麼也是這個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你怎麼倒拏這些話來遭踢他。此時五兒心中。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儘著坐著。看涼著。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麼囑付了。寶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五兒沒穿著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著了涼。便說道。你爲什麼不穿上衣服就過來。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裏有儘著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寶玉聽了。連忙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棉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索隱)情深款款較晴雯呵手情形如何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蓋著罷。我不涼。我涼有我的衣裳。說著。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麼。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麼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著呢。你挨著我來坐下。我告訴你。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裏躺著。我怎麼坐呢。寶玉道。這個何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著他。還把他攬在被裏渥著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五兒聽了。句句都是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獸爺卻是實心實意的話兒。五兒此時走開不好。站著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因微微笑

著道。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意思。怨不得的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你自己放著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胡纏。(索隱)卿亦仙人之妹。自然與仙人一樣。何必過謙。明兒說這些話。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兒人。正說著。只聽外面鑿鑿一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裏間寶釵歎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拏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踢下了。原來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曾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曾聽見他們說話。此時院中一響。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踢在牀上。心裏疑惑。莫非林妹妹來了。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翻來覆去。胡思亂想。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卻說五兒被寶玉鬼混了半夜。又兼寶釵歎嗽。自己懷著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想後。一夜無眠。(索隱)此等處寫得。若有若無。不即不離。是著書人長技。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尙自昏昏睡著。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麼。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的光景。便只是訕笑。也不答言。不一時寶釵襲人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尙睡。卻也納悶。怎麼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衆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著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慢慢的下了牀。又想昨夜五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卻也不錯。便怔怔的瞧著寶釵。寶釵見他發怔。誰知他爲黛玉之事。卻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瞧的自己卻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遇著仙

了麼。寶玉聽了。只道昨晚的話。寶釵聽見了。笑著勉強說道。這是那裏的話。那五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著問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著麼。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搭訕著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什麼擔了虛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著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著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爲黛玉了。但儘著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些花妖月媚來。況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只好設法將他的心意挪移過來。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裏。不免面紅耳熱起來。(索隱)吾知寶姑娘夙具此手段。必不至此時尙面紅耳熱。也就趑趄的走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略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便覺著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點子。我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噪鬧。於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裏。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著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看他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著他是個癡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仍以癡情治之。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咧。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裏間外間都是一樣的。寶釵意欲再說。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呀。這倒是什麼道理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間睡。別的到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叫人摸不

著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人便道：「我今日挪到牀上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裏間就完了。寶釵聽了也不作聲。」(索隱)與上文之襲人也不言語對照。寶玉自己慚愧不來。那裏還有強嘴的分兒。(索隱)昨夜五兒一段亦自光明磊落。何以筆鋒所及。東躲西閃。寫得如許蹊蹺。細心研求。知其文字外另有文字。○詳見總評。便依著搬進裏間來。一則寶玉負愧。欲安慰寶釵之心。二則寶釵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得稍覺親近。以爲移花接木之計。於是當晚襲人果然挪出去。寶玉因心中愧悔。寶釵欲籠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寶玉寶釵同起。(索隱)史筆。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裏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釵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一個漢玉玦。(索隱)玦者決也。不祥之兆。雖不及寶玉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卻也希罕。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得。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裏裝著。我按著老太太的話。一拏就拏出來了。老太太怎麼想著。拏出來做什麼。」賈母道：「你那裏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拏著就像見了我的一樣。我那時還小。拏了來也不當什麼。便擦在箱子裏。到了這裏。我見咱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擦便擦了六十多年。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

想著拏出來給他。也像是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牀前。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寶玉笑著打了個千。謝了。又拏了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寶玉笑著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欬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即請大夫看脈。不多一時。大夫來診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了些風寒。略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的藥品。命人煎好進服。已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咱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著不怎麼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卻是極難的。愈是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即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十來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聽著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衆人都在那裏。只看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裏的櫛翠菴的妙師父。知道

老太太病著。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去請來。鳳姐走到牀前。回賈母。岫煙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綉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緞鑲邊長背心。拴著秋香色的絲縑。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著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岫煙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咱們這裏的腰門常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裏你們是熱鬧場中。你們雖在外園裏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裏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著。又惦記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關不關。我要來就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索隱）被劫之際。當代答曰：我要你去。你不要去也不能啊。岫煙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著。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牀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悲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帖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的人。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爲這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膈悶絕。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著。叫鴛鴦分付廚房裏辦一桌清淨菜來。請他在這裏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

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著。便問道：四姑娘爲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裏的顯亮。所以沒興。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是你纔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瞧你。惜春等說著。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老太太那邊呢。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以後又添腹瀉。賈政著急。知病難醫。卽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一日見賈母略進些飲食。心裏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裏找不著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裏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彩雲道：老太太病著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說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裏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老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裏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

打諒他年輕兒的就要死了。留著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著做什麼。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不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疾。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著。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以後我在老太太那裏。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裏。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邢夫人聽了。即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瞧。看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禱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又值賈母病重。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索隱)孫氏之折磨迎春。以赦老欠債故。當日自成搜括京師外戚。周田二家受逼最酷。故一說謂書中迎春受虐實暗指此事。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三好女兒。一時想起湘雲。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裏。便不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裏知道史姑娘哭的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好心裏著急。(索隱)所謂沒興一齊來。又知道老太太病。只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託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了一聲。也就不言語了。半日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裏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牀前。只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著一屋子的人。喊喊的說瞧著不好了。也不

敢言語了。這裏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千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一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褂裏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扛執事。都去講定。廚房裏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裏打算。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算了。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裏一拏。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裏收拾收拾。就該掙著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鳳姐道。咱們這裏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麼。你先去罷。看老爺叫你。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裏。向賈政悄悄的回道。諸事已處派明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進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著些。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吃。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著吃。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吃。衆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呷了。便說我要坐起

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賈母道：我吃了口水，心裏好些。（索隱）孝莊一生，瀆倫敗紀，應得喝水以清其心，是曲筆而非開筆。畧靠著和你們說說話，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索隱）本回共分三段，自開首起至辭了衆人回去了止，爲第一段，補敘慶壽餘波，一部書中歡宴熱鬧之局，自此終了。如三春花事之開到荼蘼矣，以下至此是後話止，爲第二段。董年以乃姊之提挈，備位掖庭，世祖哀逝之餘，移情弱妹，憐密愛有逾等，常遂致見忌於繼后，被猜於同輩，協力傾軋，冷語交侵，甚至以國母之尊，不惜降志辱身，爲籠絡君心之計，其事可醜，其心亦可哀。此一段趣史，作者不能不紀，而又不便直紀，故借五兒身上輕輕渡入。妙在五兒入園後，本當一露頭角，以作結束，而酷肖晴雯，又係天姿，資料足供發揮，故以離合伸縮之筆，出之令人自悟。以下至本回完畢，爲第三段。當賈太君綿悷之際，將迎探惜三春身世，順筆帶出，此數人不祥之結果，必令賈太君未逝以前，親見之而親聞之者，蓋深不滿意於太君也。詞微旨遠，勿忽略讀過。

（護花評）迎春將別，說沒有再來的時候，爲下回伏線。

五兒自補入寶玉房中，並未與寶玉交言，借此一叙，必不可少。

若非外面聲響，寶釵咳嗽，寶玉與五兒如何分散，文人之筆，收縱自如。

北靜王之玉，是正襯通靈，無賴之假玉，是反襯通靈，賈母之玉玦，是旁襯通靈。

凡人遇有喪亡禍患，與其強顏歡笑，不若放聲大哭，蓋放聲大哭，鬱氣可伸，強顏歡笑，悶懷愈結。故寶玉大哭，黛玉淚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回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氣頓和賈 勉強尋歡停食胸悶

妙玉探望賈母，卻是閒文，要緊處在敍出惜春住房，爲異日遇盜埋根。

(大某評)此回亦丙辰年事。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緝失人心

却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老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都算是好的了。(索隱)按孝莊薨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合之來嬪太宗時代，恰有六十餘年。萬方玉食深宮，頤養可謂福也。享盡聖子賢孫，繩繩繼繼，可謂子孫都好。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裏，拏眼地下瞧著。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牀前。賈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著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裏答應，心裏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著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裏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著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也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裏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人。(索隱)孝莊一生行樂，直至晚歲始靜居慈寧長齋繡佛，或召番僧入談，大義頗多，了解。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

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歎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卽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合了一回眼。又睜著滿屋裏瞧了一瞧。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著。邢夫人鳳姐等卽忙穿衣。底下婆子們已經將牀安設停當。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二歲。衆婆疾忙停牀。於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著。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著。一齊舉起哀來。外面家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裏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扇大開。一色淨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主部主祭。家人們各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政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素隱天君爲書中第一重要人。其死也亦爲書中第一重要事。乃不載及死之年月。日當是史家微詞。賈赦不在家。賈政爲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前。賈璉雖也是親孫。帶著賈蓉。尙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裏邢王二夫人李執鳳姐寶釵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因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裏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裏長的。他於家事全不知道。所以內裏竟無一人支持。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裏頭的事。况又賈璉在外作主。裏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著自己的才幹。原打諒

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用。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總理裏頭的事。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裏的事。本是我管的。那些家人。便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大嫂子的人。本來難使喚些。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雖沒有了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著。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是比寧府裏還得辦些。(索隱)極力搖曳反跌下文支絀情形愈覺得勢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事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點派差使。心裏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裏的人多。又將莊上的算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兒一般。一把拉著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叩個頭。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叩的。鴛鴦說著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有話好好的說。鴛鴦跪著。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遭蹋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不懂。又說什麼與其易也。寧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索隱康熙年間

辦理孝莊太后之喪，雖無明文，但以意度之，孫之對於祖母，必不如兒輩之切，且梓宮停柩，直至雍正五年卜葬昭西陵，并不與太宗合葬，則叔嫂續婚，不理人口官家英武勢必引以為恥，身後典禮或亦不甚隆重，而引禮經，尙其易也，寧戚之文掩飾一時耳目歟。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求作個主。我生是跟老太太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況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索隱）皇家勢派當然按照會典行事。便拏這項銀子，都化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偷或用著不穀，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就是老爺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不是老爺在這裏聽見的麼。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那樣的著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著急，爲的是老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索隱）怕招搖三事含有曲筆。若是二奶奶心裏，也是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丫頭好，礙不著到底。是這裏的聲名。（索隱）當時爭諫者，必以國體儀制爲言。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託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

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呀。不要管他。且按著噤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索隱)太君之喪，如何比以前秦氏的辦法況并此而不得耶。於是叫了來旺家的來傳話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裏頭照應著些就是了。橫豎作主是噤們二老爺。他說怎麼著。噤們就怎麼著。鳳姐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剛纔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真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噤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很寬。若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墳地。雖有陰宅。却沒有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幾頃祭田。噤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著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難道都化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噤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活。極力的攛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著。現在外頭棚扛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都說。且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按著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子去了。走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正說著。見來了一個丫

頭說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日第三天了。裏面還很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著麼。叫了半天。來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索隱)力絀受氣之一。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來伺候。胡弄著將早飯打發了。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裏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鳳姐只得在那裏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記著派人趕著出來。叫了來旺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們一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著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裏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著。鳳姐卽往上去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家貨。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麼。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鴛鴦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裏來的。鳳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拏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雲登帳。發與衆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裏作事。何等爽利周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個樣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麼。那裏知那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著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作個收局。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的主意。那夫人素知鳳姐手脚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拏著不放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

出去了。故見鳳姐掣肘如此。便疑爲不肯用心。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令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丫頭過來。說咱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這兩三日人來人往。我瞧著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分付。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兒心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辭。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媳婦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託你的。你是打不得撒手的。(索隱)力絀受氣之二。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去料理。說道。這裏有我們呢。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分付了一會。說大娘嬸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受了好些話。爲的是你們不齊集。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麼。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於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裏吃。有的要在家裏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得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飭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裏還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麼這樣鋒利。誰敢

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鳳姐歎道：東府裏的事，雖說託辦的太太，雖在那裏，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平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的銀錢，也叫不靈。卽如棚裏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見拏進來。叫我什麼法兒呢？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那個？他也是那裏爲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裏，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裏湊手？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裏麼？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麼件大事，咱們一點摸不著。盡當苦差，叫人怎麼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若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怎麼樣？他們敢抱怨麼？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實在難周到的。（索隱）凡主持大事者，無真實之力量，而惟以敷衍手段，見好於衆人，卑遜言詞，告哀於僚屬，徒墮威信，決難有濟。鳳姐此番之舉動，其殷鑑也。鳳姐聽了沒法，只得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咧。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怨那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那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那夫人等不助著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分付了外頭，不許糜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經道懺，上祭掛帳，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

妃誥命也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央及一回。胡弄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裏也過不去。了。(索隱)力絀受氣之三、邢夫人雖說是冢婦。仗著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餘者更不必說了。獨有李紈。瞧出鳳姐的苦處。也不敢替他說話。只自歎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著麼。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著。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世務上頭不大明白。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麼。可憐鳳丫頭。鬧了幾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分付道。你們別看著人家的樣兒。也遭踢起。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了大事了。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跟李紈的人。都答應著。說大奶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麼著。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二奶奶的是的。李紈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我說。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裏。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麼。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不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

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說著。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日爺爺叫我裏睡。我喜歡的很。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執道好兒子看書呢。自然自好的。今日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裏頭想想罷了。衆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兒。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著老爺跪著。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喳喳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遠避他。那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倒是咱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四姑娘。哥哥長。哥哥短。和他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裏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裏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素隱稱讚蘭兒別無深意。不過引起衆人一番評論。至其評論寶玉處。則具有褒貶兩義。一以見君王好色終始不移。一以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李執道。就好也還小。只怕到他大了。喏門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你們瞧看怎麼樣。衆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個眼睛倒象個活猴兒是的。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裏號喪。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裏頭。睜著眼兒瞧人呢。李執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

說親呢。如今又得等著了呀。還有一件事。咱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衆人道。璉二奶奶這幾天鬧的像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我的男人說。璉二爺派了蓄二爺料理。說是咱們家的車也不殼。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李執笑道。車也都是借得的麼。衆人道。奶奶說笑話兒了。車怎樣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還是雇呢。李執道。底下人的只得雇。上頭的車也有雇的麼。(索隱)稻香老農而亦有此執袴語甚矣習俗之移人也衆人道。現在太太東府裏的大奶奶。小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雇那裏來的呢。李執聽了。歎息道。先前見有咱們家兒的太太奶奶們坐了雇的車來。咱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人。我們的車馬早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婿病著。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症。暫且不妨。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一個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證候。不過捱日子罷了。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寶玉瞧著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幾分。轉念又看寶琴等淡素粧飾。自有一種天生丰韻。獨有寶釵渾身孝服。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心裏想道。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爲魁。殊不知並非

爲梅花開的早。竟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的丰韻了。想到這裏。不覺得心酸起來。那淚便直滾滾的下來了。(索隱)此時而具此閒情。無不以寶玉之忍言害理。背恩負義。爲可駭可恨。然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若挾人心理上之幻想而宣布之。其可駭可恨之事。當不止此。趁著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衆人正勸湘雲不止。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著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這場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嬌娘等勸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鬧破。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年。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著急。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裏呢。怪不得太太說裏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著受用了。(索隱)力絀受氣之四。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裏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記賈母壽終。爲孝莊一生結局。喪中竭蹶。在賈府查抄之後。固宜有此現狀。而處處提出寧府前事實證。明此次之喪。與前此端敬皇后喪儀。竭力鋪張者。迥不相及。夾縫中文字。不著絲毫褒貶。自然超脫。孝莊爲人。自是女中英傑。功罪賢否。當以歷史的眼光觀察。不能以片面的主張。遽下斷語。近人陸士諤著順治太后外紀。其結論一首。

頗有會心附錄於後以資考證。回中寫鳳姐辦事支絀情形推闡盡致足見大勢一去土崩瓦解雖有梟雄蓋世之才亦處處束縛無所施其伎倆得人心爲第一爲國者尙其鑑諸

附錄陸士諤順治太后結論自古易姓受命之際有命世之主震鑠於外必有命世之后翼助於內太媼太任尙矣漢之興也有呂后唐之盛也有武后穢德彰聞不無可議而雄才大略濟變達權亦足推倒一時智勇矣若孝莊者當定鼎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似步武呂后矣乃臨朝稱制謙讓未遑開國規模有非漢唐所可同年而語者或曰其身世同於息媼遭際等於羊后失節之婦何足深論然以德爾格勒之庸懦遠不及皇太極之英偉擇人而事不失權宜之妙用卽其歸命抒誠要盟存祀亦可告無罪於故夫矣至其說降洪承疇下嫁攝政王兩端則權愈用而愈妙當夫松山奏捷尙未入主中夏承疇久負重望果能降服其心以得祿縻縻之則明廷者舊自必聞風歸順厥後經略招撫倚畀獨隆而承疇亦力圖報稱雖酬太宗直達之知未始非感孝莊衽席之恩也則所屈者一而所全者大此固不足爲孝莊病至於太宗上賓世祖尙在幼沖多爾袞又曾奉太祖遺命嗣位者也當此危疑震撼之交后獨能不動聲色一經晏駕卽密告睿邸諭之以情曉之以義使睿邸帖然就範領袖諸王公貝勒貝子文武大臣同心翊戴世祖得以繼承大統措置宗社於磐石之安迨攝政王燕京定鼎迎駕入都豐功峻烈益覺巍巍斯成效明成祖之窺竊神器亦誰敢議其非者而皇太后恐其出此不惜卑躬屈節以柔情密語籠絡皇叔使其不懷二心克盡臣節故世祖終身不聞有斧聲燭影之疑斯則皇太后之旃幃覆育弭患無形故寧玷一己之名節而宗廟社稷匕鬯不驚其用心亦良苦矣豈可以尋常理法繩之哉此更不足爲孝莊疵不然自睿邸薨逝迎養慈寧宮春秋尙盛果如夏姬之淫蕩恐不免穢德

彭聞、何以長齋繡佛、不聞再有曖昧之私、卽觀授意御製內則衍義一書、可知孝莊之不修小節、正孝莊之力顧大局、也、苦心可以共白、其才智誠有大過人者、天祚有清、篤生賢后、史臣之言、豈虛譽哉、

（護花評）心實吃虧、是修福延壽真訣、王熙鳳與此四字相反、所以無福無壽、

賈政說喪事寧戚、還是正理、邢夫人卻是一片私心、

借鴛鴦來鳳姐、及賈璉口中細說、不但敘得不露痕跡、又伏鴛鴦自盡口吻、

百忙中夾敘賈蘭攻書、寶玉核氣、及賈環惡狀、鴛鴦氣性、文心閒暇、文筆周匝、毫無手忙脚亂、願此失彼之病、

李執不知車亦可借雇、致惹人笑、借此時冷落、形容昔日之富豪、一筆之中、兩面俱到、

（大某評）此回仍是丙辰年、寫賈母喪事、

紅樓夢索隱 卷二十二

紅樓夢索隱卷二十三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纔來靠著。忙叫了人來攙扶著。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一杯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咽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卻便走開。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旁站著。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不好說別的話。心裏卻不全信。只說叫他歇著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閒歇力的。亂亂噪噪。已鬧得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索隱)力細受氣之五。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我一場。我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餘人。只有鴛鴦不在。衆人忙亂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珀等一千的人奠哭之時。卻不見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著。也不言語。辭靈以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送殯的事。便商量

著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裏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裏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裏頭派誰在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著，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裏纔好。賈璉聽了，心中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攬撥著不叫他去。（索隱：不察事之緩急輕重，而惟挾私意以行之，鮮有不敗者。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我們那一個又病著，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著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太太的這般行爲，我也瞧不上。老爺是不管事的人，以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撥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裏，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磨折的。倒不如死了乾淨。但只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裏。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拏著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鴛鴦也不驚怕，心裏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裏了。便問道：你是誰？咱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索隱：天下事惟同類者相親，雖以帝王之可貴，而巢由遇之則洗耳，雖以縊鬼之可怕，而鴛鴦遇之則歎然，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裏

蓉哥的先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裏來。必是來叫我來了。他怎麼又上弔呢。（索隱）蓉大奶奶本爲董妃。小影董妃入宮見嫉。其死也。傳說紛紛。莫知究竟。故此處以上弔一影。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櫃匣。取出那年鏝的一縷頭髮。揣在懷內。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著秦氏方纔立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踹了一個脚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脚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發。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座。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爲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所以該當懸樑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癡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命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爲真情了。鴛鴦的魂

聽了點頭會意。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索隱）順康之時，入關未久，滿人殉葬之陋俗未盡革除，國母既逝，近侍中受恩深重者，或有以身殉主之事。一說此處鴛鴦指小璉之妹董年，追封貞妃者，妃於世祖出家後自悲身世，一慟而絕。康熙元年諭禮部曰：皇考大行皇帝御宇時，妃董鄂氏賦性溫良，恪共內職，當皇考上賓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盡哀痛，遂爾薨逝，芳烈難泯，典禮宜崇，特進名封，以昭淑德，追封爲貞妃。所有應行禮儀，爾部察例具奏。是年之身殉見於詔旨，固信而有徵者也。這裏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的人，想著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裏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間裏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著。從門縫裏望裏看時，只見燈光半明半滅的，影影綽綽，心裏害怕，又不聽見屋裏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裏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著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裏睡著了罷。」琥珀道：「我瞧了屋裏沒有？」那燈光沒人夾蠟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咱們一塊兒進去瞧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道：「誰把腳凳擦在這裏？」幾乎絆我一交，說著往上一瞧，嚇的阿呀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可巧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喊起來。只是兩隻腳挪不動，外頭的人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嚷著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著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嚇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著說道：『你要哭就哭，別忍著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

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孫。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倒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裏知道。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著實的嗟歎。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卽命買殮出去。分付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著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索隱) 端敬皇后及貞妃棺木俱祔葬孝陵。賈璉答應出去。這裏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裏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鶯兒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鵲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著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索隱) 難道算得了什麼。卿便算了麼。在本書中自覺唐突紫鵲。在實際上隨侍董妃入宮之輩。容有此種計較。於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卽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著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閒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他嫂子叩了頭出去了。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索隱) 烈士以身殉名不仁者。以身發財。以身發財。猶可言也。至借他人之身爲自己發財之具。則真不可言矣。滄海橫流。滔滔皆是。豈獨一鴛鴦嫂子也哉。旁邊一位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那

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三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進去。幫著盛殮。假意號哭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個揖。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你們小一辈都該行個禮。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不得。超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咱們都有未了之事。未敢胡爲。他肯替咱們盡孝。咱們也該託託他。好好的替咱們服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說著。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很很的哭了一場。索隱卽此一祭拜間。而政老之迂方。邢夫人之偏私。寶玉之默。賈璉之貪。寶釵之感憤。各人各心。躍然紙上。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兒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人齊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棚。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打更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到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裏頭只

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裏動得。只有平兒同著惜春，各處走了一回，分付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卻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便唉聲歎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只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太太那裏去了幾日，府裏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糴窮兒了。」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銀，不知有幾百萬，只藏著不用，明日留著，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擦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裏擱著。等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裏，擲了幾骰，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翻本兒了，睡去了。說著便去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二，我和你說幾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這樣窮，爲你不服這口氣。」（索隱）借逕直入，此是戰國時遊說士口吻，惡人亦自有惡人之才，其實只是作者一人之才，必如此然後可以著書。何三道：「我命裏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爲什麼不去拏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你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啗們麼？」那人笑道：「他不給啗們，啗們就不會拏麼？」何三聽了，這話裏有

話便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拏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拏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么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裏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咧。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自瞧著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咧。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纔的話。就怕弄不來。倒招了飢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別說拏不來。偷或拏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裏看個風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你我在這裏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你若撩不下你乾媽。咱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著。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叱喝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曾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來便在園裏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裏扣門。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裏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裏來的個黑

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兒。婆子生了氣說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連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你是那裏的這麼個橫強盜。這樣沒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裏走。說著便把手在門環很很的。打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正要回身就走。不料裏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似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去了。明知必是包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很。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如何擔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裏。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嗒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索隱)趁勢渡入妙玉。作一結束。免得另費筆墨。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歎氣而回。這裏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裏。道了惱。敘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著。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裏。我就放心。如今裏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嗒們下棋說話兒。可使得麼。妙玉本自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棋。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她的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蠲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道

婆去了不多一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棋枰。兩人對弈。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諷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闊。萬籟無聲。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我自有人服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纏他。正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房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裏的老婆子們。也接著聲喊道。不得了。有了人了。嚇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齊聲喊起來。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裏有了賊了。正說著。這裏不敢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嚇得不敢作聲。回身擺著手。輕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著。說猶未了。又聽得屋上響聲不絕。便有外頭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拏賊。一個人說道。上房裏的東西都丟了。并不見人。東邊有人去了。咱們到西邊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間屋裏說道。這裏有好些人上了屋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麼。大家一齊喊起來。只聽得屋上飛下好些瓦來。衆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內腰門一聲大響。打過門來。見一個梢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嚇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道。不要跑了。他們一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嚇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些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勇。(索隱)極力爲包勇寫照。卽點名處亦以鄭重出之。

這些人便不覺膽壯起來。便顛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屋上呢。包勇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屋。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府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見有個絕色女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房。俱是女人。不足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衆上屋。見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屋趕來。那些賊見是一人。越發不理論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屋來。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牆過去。包勇也在屋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裏接賊。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鬪敵。那些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啗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裏包勇聞聲卽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都在仗著膽子。只顧趕了來。衆賊見鬪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趕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丟。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將燈照看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跑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裏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裏有賊沒有。裏頭的平兒戰戰兢兢的說道：「這裏也沒開門。只聽上房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裏去罷。」包勇正摸不著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著一齊尋到上房。見是門開戶啟。那些上夜的在那裏啼哭。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見是失盜。大家著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摔折。進內一瞧。箱櫃已

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著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有住脚。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時。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著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啗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著走到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應道。嚇死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裏可曾丟東西。裏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裏沒丟東西。林之孝帶著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裏面說道。了不得了。嚇死了姑娘了。醒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裏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裏打仗。把姑娘都嚇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屋。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裏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見一人躺在地上死了。細細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衆人見了詫異。派一個人看守著。又派兩個人瞧看。前後門俱仍照關鎖著。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尋察賊蹤。是從後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屋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著急道。並非明火執杖。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屋上擲瓦。我們不能進前。幸虧我們家姓包的上屋打退。趕到園裏。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倒

打不過你們的人麼。(索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營官亦自有口才，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上房，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裏查去。衆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少。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得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捆起來，交給營裏審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有無著落，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共分四段，自開首起至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第一段寫殉主以前種種計畫，俯仰身世，孑然孤立，有不得不死之勢。惟貞妃所處爲近之，掌管癡情司，係補可卿之缺，亦暗寓姊亡妹繼之義，故疑其所指爲貞妃。提要中言指柳如是之殉錢牧齋，固是一義，然細加推究，似以貞妃爲更確切。白這裏琥珀辭了靈起至，也便各自歸房爲第二段。寫殉主以後，各人所具觀念，種種不同，甚至骨肉之間，轉憑藉之以爲利，可慨矣。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起，至不傾纏他止，爲第三段。盜劫之起，因生於覬覦，覬覦之主腦，乃在家奴，必有內訌，然後足召外侮，千古一轍。自正要歇去起，至本回完畢，爲第四段。家奴勾合羣盜，而爲之效忠致力者，轉出於異姓之奴，上之憤憤固不足責，若懷材不遇之士，寄食門下，覲顏忍垢，不遇疾風，安知勁草，不遇盤錯，安別利器，作者蓋有感而發矣。○一說，何三係指吳三桂，北方何吳同音，吳爲監軍，高起潛養子，何亦周瑞的乾兒子，白魚躍舟爲周之瑞，起潛二字可以暗射至勾盜以欺主，則引

外兵以獲宗國也。妙玉之入園，則圓圓之被擄也。五更時，驕下之死，則十七年，衡州之斃也。包勇之棍掃，羣盜則趙良棟之師平滇境也。斷章取義，亦庶幾焉。

（護花評）強聘彩霞，是來旺之子，引路上盜，是周瑞乾兒，俱是鳳姐信用之人，安得不招物議。

此時包勇進來，盜不踰門，專爲保全惜春而設。

（大某評）妙玉回身走去，婆子若不堅求，則妙玉必不進去，不進去則賊不見，不見賊則不劫，不劫則不死，飛來橫禍，皆由婆子，可知凡有堅求者，必堅卻之。

此回接上回是一時事。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衆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擔不是。誰救得你？若是說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裏裏外外的都不乾淨。（索隱）只有石獅子乾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裏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這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裏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回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裏，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自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麼偏偏撞在咱們兩個人身上。明日老爺太太要回來，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裏交給我們，如

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著麼。鳳姐道。咱們願意麼。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裏。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著。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攬掇著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擱在那裏呢。說著。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擱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聽見外頭院子裏有人大聲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裏。(索隱)重提甄府裏從來是一概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裏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殯纔出去。那個什麼庵裏的尼姑。死要到咱們這裏來。我吆喝著。不准他們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叫放那姑子進去。那腰門子一會兒開著。一會兒關著。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睡著。聽到四更。這裏就喊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裏有人站著。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日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索隱)四姑奶奶四字。下得奇包勇新進容或不甚清楚。作者不應沿其謬誤。蓋指外戚周奎言之。周周最初入京。係奎購致以進之。宮中者。那個姑子就在裏頭。今日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索隱)外兵雖三桂所引進。而三桂所以悍然不顧利害者。實由圓圓推原禍始。謂外兵爲圓圓所引進。亦無不可。平兒等聽著都說。這是誰這麼沒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裏。敢在外頭鬧麼。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裏別就是甄府薦來的那個厭物罷。(索隱)彼中人滿漢界限極嚴。包勇如此出力到頭來。仍博得厭物二字名號。一班二臣效忠新朝者。可以已矣。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裏過不得。鳳

姐接著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麼。姑子。你們那裏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著下棋守夜的話說了。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鬧出來。老爺知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得叫他先別走。且看著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著。纔好走呢。平兒道。嗒們不敢收。等衙門裏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嗒們只好看著。但只不知老爺那裏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芸二爺去了。(索隱)看家用賈芸報信亦用賈芸明室之亡不能爲小洪寬其罪。○賈芸事參觀前評。鳳姐點頭。同惜春坐下發愁。且說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裏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賊而逃。只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始知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裏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膽子極大。便說嗒們走是走。我就只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庵裏的。雛兒呢。(索隱)自此以下係指三桂。率師入緬。殺桂王於篋子坡之事。下文妙玉皆影桂王。由榔。其云不知是那個庵裏的雛兒者。以別於福王。魯王。常王等也。一個人道。啊呀。我想

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裏的什麼櫺翠庵裏。那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那一個人聽了。說：「咱們今日躲一天。叫咱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日亮鐘時候陸續出關。你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索隱：關字坡字注意。三桂由騰越出邊直趨緬城師抵舊挽坡緬人懼給永歷出縛送三桂營衆賊議定分賊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叩了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裏頭也聽見了。都嚇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裏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咱們抄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擔罪名。快叫璉兒。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一見芸兒。也不顧賈政在那裏。便把賈芸很很的罵了一頓。不配擡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託你押著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著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首站著。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咱們都沒動。你說要銀子。我想老太太死

得幾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索隱至此而大明江山完全斷送)原打諒完了事。算了帳。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裏和南邊置墳產的。再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幾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礙。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實在數目。誑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爲什麼這樣的理不開。你跪在這裏是怎麼樣呢。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裏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回。賈政哼的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稟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賈璉心裏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裏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裏頭。邢王二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著身子。慢慢的溜出來。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回到了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房。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裏。心裏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裏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蹤去跡也看了。屍也驗了。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著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了賊。被包勇打

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裏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說：他和鮑二打架來著。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裏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裏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得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後夾道子來的。賈璉道：裏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著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裏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來。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家裏。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裏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案隱此處包勇似指李國定）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著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賈璉心裏更加著急。想著外頭的棚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拏什麼還呢？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琥珀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著，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想猜，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即送到文武

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這裏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裏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誰敢睡覺。且說賊夥一心想著妙玉。知是孤庵女衆。不難欺侮。到了三更靜便拏了短兵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牆。遠遠瞧見攏翠庵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裏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唉聲歎氣的說道。我自元墓到京。(索隱)明承元後故借元字暗洩春光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裏請來。不能又棲他處。(索隱)遁跡邊徼原想爲明社延留一線昨日好心去瞧四姑娘。返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裏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響。思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索隱)手下四散自己坐着。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額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裏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只見一個人拏著明晃晃的刀進來。(索隱)以刀影帛此時妙玉心中。卻是明白。只不能動。想起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也不怕。那知那個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背在身上。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癡。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薰住。由著他擺弄了去了。(索隱)緬人懼吳師之進逼乃給水鑿謂李國定軍已至請出就定國軍并其太后馬氏后王氏子慈烜及公主女等昇送三桂定四

將軍愛星阿等議所處三桂欲駢首愛星阿不可將軍卓羅以全其首領爲言乃命夏國相等進帛於滇城之篋子坡。說這賊背了妙玉。來到園後牆邊。搭了鞦韆。爬上牆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著。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銜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未知下落也。難妄擬。(索隱)非不知也不忍言也。只言權翠庵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響。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脚步。門窗響動。欲要起來瞧瞧。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著兩眼聽著。到了天亮。纔覺得心裏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蹤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裏詫異。昨晚響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裏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鞦韆靠牆立著。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急叫人起來查看。庵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門。都說昨夜煤氣薰著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叫我們做什麼。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裏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忙著。開了庵門。滿園裏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裏去了。衆人來扣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衆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求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

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了。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著割舌下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大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著，叫開腰門。衆人且找到惜春那裏。惜春正是愁悶，惦念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我的知己是沒有了。況我現在實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裏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著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裏所招，不能自由。(索隱)諸王、宗室、死者、死亡者、靡有子遺，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是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已大擔不是，還有何顏在這裏。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己的青絲絞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絞去。彩屏愈加著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噪鬧，只見妙玉的婆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嚇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裏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裏去了。」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響動，被煤氣薰著，今早不見妙玉，把庵內梯子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

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很，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聽

見麼。衆人道：怎麼不聽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著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著他。還敢聲喊。麼。正說著。包勇又在腰門那裏噪說。裏頭快把這些混帳的婆子趕了出來罷。快關腰門。彩屏聽見。恐擔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於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的心裏。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夜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麼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的東西。不便開上。等姪兒脫了孝出去。託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著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裏也是驚心弔膽。賈璉道：這是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去。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干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衆人又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去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

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把家人嚇了一大跳。賈環過來亂嚷。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來。趙姨娘道。我跟了一輩子老太太。大老爺還不依。弄神弄鬼的來算計我。我想仗著馬道婆。要出我的氣。銀子白化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人聽見。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邢夫人在這裏。也不敢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閻王差人拿我去的。要問我爲什麼和馬婆子用覓魔法的案件。說著。便叫好璉二奶奶。你在這裏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是。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索隱)三桂以十七年八月斃於衡州。初病。噎。繼以下痢。膚肉盡脫。呼號不絕。數晝夜。說者謂其陰受天譴。以三桂之喪。心病狂。賣國欺主。若猶得順終。衽席是天道。爲無知而人心。終不可問。于妙玉被劫之後。接敘趙姨慘死。蓋有由矣。正鬧著。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三爺看著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裏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便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裏瞧著他。咱們先走了。到了城裏。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著他害寶玉的事。心裏究竟過不去。背地裏託了周姨娘在這裏照應。周

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執說道：「我也在這裏罷。」王夫人道：「可以不必。」於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裏麼？」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娘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麼？」賈環就不敢言語了。(索隱)非寫賈環實痛絕趙姨也。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裏只有周姨娘、賈環、鸚哥等人。賈政、邢夫人等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衆人請了安。跪著。賈政喝道：「去罷。」明日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執寶釵拉著手說了幾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應了好幾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房去了。賈政略略的看了一眼。歎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芸。分付了幾句話。寶玉要在書房內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著。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衙門拏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索隱)點醒作意。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著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著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老爺開恩。」正說著。賴大等一千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帳簿。賈政道：「交給璉二爺算明了來回。吆喝著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著。」

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拏出來麼？」（索隱）責備奴才亦是當時無策之策。政老忠厚不欲以此更興大獄。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賈璉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歎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於此。況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著，也不知是什麼證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話出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賈璉即忙答應著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銜接上回而下，心眼靈活，忽借妙尼身上，渡入永歷被弑，明室諸叛將，惟三桂負罪最重，笏子坡一事，尤很毒無人理，人人切齒。作者於夥劫以後，接寫趙姨伏冥誅，以示天鑒不遠，孤憤冤抑之氣，爲之一洩。蓋本書自百回以後，本皆歸束文字，無從放筆抒寫，讀者應看其先後聯接處，以求其命意所在。全回約分四段，自開首起至分賊儀散不題止，爲一段。謀劫妙尼，上回已露其端，此處偏不直接寫下，固是文家停頓之法，亦暗示其所寫者，另係一事。以下至誰敢睡覺止，爲一段。家中家外騷擾情形，順勢補敘。以下至暫且不提止，爲一段。方入劫玉正文。以下至本回完畢，爲一段。插寫趙姨，仍換入劫後籌措辦法，首尾一氣。

（護花評）賈璉問包勇，包勇也不言語，最爲得體。且省卻無數枝節，但有功不賞，亦可見賈政不能有心腹家人。

第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一百四五回爲一段，敘小人布散謠言，以致寧府被抄。一百六七八九回爲一段，寫賈母禱天散財，及勉強尋歡，爲得病之由。又帶敘賈政復職，迎春物故。一百一十一、一百一十二回爲一段，敘

賈母壽終，鴛鴦殉主，趙姨冥報，妙玉被劫，此三人公案，中間夾敘鳳姐患病，惜春剪髮，爲將來及出家之由。
(大謀評)此回仍接前回事。

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恨情婢感癡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嚇得衆人都怕，就有兩個女人挽著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鬚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索隱)紅鬚子，隱寓朱明賣國老奴罪大惡極，列祖列宗實褻其魄，有一時雙手合著，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裏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啞啞起來了，居然鬼號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著。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糲鬼臉，自己拏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實在難堪。(索隱)加倍寫法，以示與衆共棄之意。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脈，只囑付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來摸，已無脈息。賈環聽見，然後大哭起來。衆人只管賈環，誰料理趙姨娘。(索隱)三桂既死，羣下因擁立世璠事，衆心不一，停棺侵宮，無人過問，故自八月死後，直至十月始行發喪。只有周姨娘心裏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索隱)同爲二臣者，目擊心傷，那得不愧悔。況他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

知怎樣呢。於是反哭的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回稟賈政。卽派家人去照例料理。陪著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裏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裏拷打死了。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不好。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著急。看著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看著賈璉近日。並不是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著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裏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索隱) 衆 畔親離。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裏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子的想念的很。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見見。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咱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把他的前程丟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索隱) 豫王勞苦功高。晚年被擠。幾不免於戾。雖恣行殺戮。作孽過甚。而清廷之待勳戚亦太薄矣。託之鬼語。其實是王臨死時心中計慮。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傍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蘇醒。想到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裏害怕。又不肯說出。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捶捶。平兒上去捶著。見個小丫頭進來。說是劉太太來了。(索隱) 三秀寵妃臨終之際。自必親承願命。婆子們帶著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裏呢。小丫頭兒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

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裏，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著。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丫頭兒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小丫頭兒說著，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裏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鳳姐著忙，便叫平兒說那裏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裏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裏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裏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索隱)指三秀、愛女、珍姑。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裏。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老老看著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裏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叫小紅招呼他坐。(索隱)獨點小紅則承疇，亦必奔走耶。中者，老老道：「我們鄉村裏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藥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著什麼了罷。」(索隱)江南數十萬生靈作祟。平兒聽著，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裏扯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那裏知道這

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索隱)三秀自南中來侍王久王自回京後追維往年殺戮之慘必有內疚於心者三秀窺破隱微能一語中的扎掙著說老老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媽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詫異道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便怎麼樣呢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裏知道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索隱)言下有燃箕煮豆同根相煎之意故又招起王之愁緒痛哭不已衆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他便走到炕前用手拉著鳳姐的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著道你見過了老老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索隱)孤兒伶仃環顧無可付託王此時情景亦煞是可憐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老忙拉著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了我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裏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的蠅蠅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蠅蠅兒我們村裏多得很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裏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到了我們那裏我拏什麼哄他頑拏什麼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說著自己還笑又說那廝著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裏雖說是鄉村裏也有大財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也不少只

是不像這裏有金的有玉的。姑奶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我們莊家人。瞧著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老道。這是頑話兒罷咧。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裏肯給莊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熟起來了。這裏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趟。劉老老便要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得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說著。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是莊家人。苦家裏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果。一年賣的錢也不少。儘穀他們嚼吃的了。（索隱劉入邸後爲塔錢沈塾營科名置第宅爲故夫黃得功修墓道立祀田戚族沾潤極安富尊榮之樂）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裏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裏抄了家。我就幾乎嚇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裏。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裏老爺陞了。我又喜歡。就要來道喜。爲的是滿地的莊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地裏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嚇得連豆子都擎不起來了。就在地裏很很的哭了一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誑話。我是耍進城瞧瞧去的。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索隱）劉最縈心者爲其女與婿。聽見了。也哭了一回子。今

兒天沒有亮。就趕我進城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一嚇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著。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是了。撞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麼病。說著。又掉下淚來。平兒等著急。也不等他說完。拉著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口乾了。咱們吃碗茶去罷。拉著劉老老到下房坐著。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去請太太的安。哭哭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用忙。今兒也趕不出城的了。方纔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催你出來的。你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平兒道。你瞧去妨礙不妨礙。劉老老道。說是說過。我瞧著不好。正說著。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牀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賈璉進來向炕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裏間。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回。不知唵啣啣的說些什麼。回來賈璉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不吃藥怎麼樣呢。賈璉道。我知道麼。你拏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賈璉有氣。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裏就走。賈璉道。有鬼叫你麼。你擱著叫誰拏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開了櫃子。便問道。拏什麼。賈璉道。咱們有什麼嗎。(索隱)描寫家庭使氣情形。刻畫入微。平兒氣的哭道。有話明白說。人死了也願意。賈璉道。還要說麼。頭裏的事。是你們鬧的。

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拏公中的地帳弄銀子。你說有麼。外頭拉的帳。不開發使得麼。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不依麼。平兒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裏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拉著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脚一蹀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著。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裏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未免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裏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略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太太安。不及細說。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囑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裏。心裏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頭邊。告訴他心神不安。如見鬼怪的樣子。劉老老便說。我們村裏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便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劉老老。道。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莊人家。許了願好了。化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許願。等姑奶奶好了。要化什麼。自己去化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也交給你了。（索隱交字。愈寫得

滿足，愈覺得慘淡。劉老老順口答應，便說這廝著。我看天氣尙早，還趕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日姑奶奶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衆冤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裏住下罷。劉老老道：莊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裏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既是嚼們一家，這怕什麼。雖是我們窮了，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真情，落得叫青兒住幾天，又省了家裏的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於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玩的熟了，巧姐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裏。劉老老便分付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趕出城去。不題。且說權翠庵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庵圈在裏頭，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今日妙玉被劫，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賊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爲賈政在新喪，且又心事不寧，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漸傳利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劫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個人必不肯受，一定不屈而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吁短嘆，還說這樣一個人，自稱爲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索隱以檻外人得此結局，雖檻內人不能不爲之傷，心檻內檻外者，一指乘時得運開國之主，一指勢窮力蹙亡國之君，其取義至此始見。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

熱鬧。自從二姐姐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道。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溫柔勸解。寶釵初時。又不知何故。也用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爲寶玉愁煩。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爲你日夜焦心。你還閒情癡意。遭蹋自己。我們守著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寶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閒事。只可歎。咱們家的運氣衰頹。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爲是要你成人。接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著。自己卻去睡了。寶玉見屋內人少。想起紫鵲到了這裏。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冷冷清清。揀著他。我心裏甚不過意他呢。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裏伴了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裏。他的情義。卻也不薄了。如今不知爲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爲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待紫鵲也不錯。我有不在家的日子。紫鵲原與他有說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鵲便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爲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咳。紫鵲紫鵲。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難

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麼。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做活的做活。不如趁著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便賠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了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鶻。(索隱)自黛玉死後之五兒紫鶻皆代表董年者那紫鶻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裏間。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裏面尚有燈光。便用舌頭舐破窗紙。往裏一瞧。見紫鶻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著。寶玉便輕輕的叫道。紫鶻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鶻聽了。嚇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是我。紫鶻聽著。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紫鶻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裏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我到你屋裏坐坐。紫鶻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想要進去。恐紫鶻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鶻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鶻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半日反不言語。紫鶻在屋裏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癡病。恐怕一時實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著呢。有什麼。又不說。儘著在這裏嘔人。已經嘔死了一個。難道還要嘔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著。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裏默聽。紫鶻不便再說。回身翦了翦。燭花忽聽寶玉歎了一聲。道。紫鶻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我固

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只我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做個明白鬼呀。紫鵲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著聽熟了。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是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到這裏。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著。又醒鼻涕。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躁脚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裏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就是別人不肯替我告訴。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懣死了不成。(索隱)年當乃姊新逝。君恩未及。長門寂處。不免心存怨望。故此雖多方體貼。作孟光接案之求。而彼仍著意嬌嗔。效鄰女投梭之拒。看其筆鋒。所到輕重得宜。中堅俱澈。爲全部。旖旎風光文字。作一結束。可稱到底不懈。說著。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裏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拏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裏外兩個人都嚇了一大跳。你道是誰。原來卻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麼著。一個賠不是一個人。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咳。我們紫鵲姐姐。也就太很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裏呢。卻只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索隱)冷嘲熱諷。玩打量你在這裏呢。之句言外。有若干情節。乘目交注。孤立無援。章皇。即不出家。年亦難於久處矣。紫鵲裏面接著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

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裏不好再說別的。只好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白賠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裏。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絕了。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賠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應。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睡。卻是襲人說了一句。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裏去鬧。鬧出（索隱）陡然截止餘味。曲包好在確是花姑娘口吻。說到這裏。也就不肯說了。遲了一遲。纔接著道。身上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裏紫鵲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裏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衆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我難受。只可憐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癡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深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到未必知道。那活的。真真是苦惱傷心。無休無了。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索隱）剛說到火熱。忽然歸到冰冷。是故作欺人之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裏聲喊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索隱）上半回。豫王託孤。下半回。章皇續舊。按之實情。皆爲應有文字。豫王薨於劉妃之前。一雙寡婦。夫正圍得火。

熱驟然分折環顧門祚衰薄兒未成年那得不執手叮嚀鄭重付託由死時之慘淡以追想生前之威赫不知人心理中是憐是快端敬既逝世祖愛屋及鳥將星替月深情縱有逾疇幾年則撫今思往百念交灰豈甘以飄泊之餘生再效尹邢之競寵故此雖怡聲下氣爲孟光接案之求而彼仍淚眼柔腸作鄰女投梭之拒此情此景事後懸想局外推求正可得其概略不至詈爲嚮壁虛造也自開首起至忙忙的趕出城去不題止爲上半回寫得陰靈悽慘且說攏翠庵起至本回完畢爲下半回寫得哀感頑豔各極其長

（護花評）賈母已故鳳姐病危若趙姨不死必生出無限風波就此了結既見果報不爽又免卻日後滋事

上回叫拈起周瑞送官說得一句話並未發落今於劉老老口中補出周瑞家有事被攆一絲不漏至於如何並不送官如何逐出必是王夫人之力若不細細敘明於正文無甚關係徒浪費筆舉簡略處極有斟酌

紫鵲想到不如木石無知無覺一片酸熱心腸頓然冰冷正是出家根由

（大某評）紫鵲見寶玉又怨恨又憐憫又醒悟無限深情莫名其妙至忿懣極處以聽熟二字駁之超出一切言辭海此回仍接前事以下俱丙辰年事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卻說寶玉寶釵聽說鳳姐病的危急趕忙起來丫頭秉燭伺候正要出院只見王夫人那邊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不好了還沒有嘍氣二爺二奶奶且慢些過去罷璉二奶奶病的有些古怪從三更天起到四更時候璉二奶奶沒有住嘴說些胡話要船要轎的說到金陵歸入冊子

去。(索隱)明點金陵以明罪案所在寄語老奴東窗事發矣衆人不懂他只是哭哭喊喊的璉二爺沒有法兒只得去糊了船輪還沒拏來。璉二奶奶喘著氣等呢。太太叫我們過來說。等璉二奶奶去了再過去罷。寶玉道。這也奇。他到金陵做什麼。襲人輕輕的合寶玉說道。你不是那年做夢。我還記得說有多少冊子。不是璉二奶奶也到那裏去麼。寶玉聽了點頭道。是啊。可惜我都記不得那上頭的話了。這麼說起來。人都有個定數的了。但不知林妹妹又到那裏去了。我如今被你一說。我有些懂得了。若再做這個夢時。我得細細的瞧一瞧。便有未卜先知的分兒了。襲人道。你這樣的人。可是不可合你說話的。偶然提了一句。你便認起真了來麼。就算你能先知了。你有什麼法兒呢。寶玉道。只怕不能先知。若是能了。我也犯不著爲你們瞎操心了。(索隱)此語對襲人說。尤妙。兩人正說著。寶釵走來問道。你們說什麼。寶玉恐他盤詰。只說我們談論鳳姐姐。寶釵道。人要死了。你們還只管議論。舊年你還說我呪人。那個籤不是應了麼。寶玉又想了一想。拍手道。是的是的。這麼說起來。你倒能彀先知了。我索性問問你。你知道我將來怎麼樣。(索隱)寶哥此時已打定稿兒矣。故有此劈空詰問。寶釵笑道。這又是胡鬧起來了。我是就他求的籤上的話。混解了。你就認了真了。你就和那妹妹一樣的了。你失了玉。他去求妙玉扶乩。批出來的。衆人不解。他還背地裏合我說。妙玉怎麼參禪悟道。如今他遭此大難。他如何自己都不知道。這可是算得前知麼。就是我偶然說著了二奶奶的事情。其實知道他是怎麼樣了。只怕

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呢。這樣下落。可不是虛誕的事。是信得的麼。寶玉道。別提他了。你只說那那妹妹。自從我們這裏連連的有事。把他這件事就忘記了。你們家這麼一件大事。怎麼就草草的完了。(索隱)我亦云。然也沒請親喚友的。寶釵道。你這話又是迂了。我們家的親戚。只有咱們這裏和王家最近。王家沒了什麼正經人了。咱們家遭了老太太的大事。所以也沒請。就是璉二哥張羅了張羅。別的親戚。雖也有一兩門子。你沒過去。如何知道。算起來。我們這二嫂子的命和我差不多。好好的許了我二哥。我媽媽原想要體體面面的。給二哥娶這房親事的。一則爲我哥哥在監裏。二哥哥也不肯大辦。二則爲咱們家的事。三則爲我二嫂子在老太太那邊忒苦。又加著抄了家。老太太是苛刻一點的。他也實在難受。所以我和媽媽說了。便將將就就的娶了過去。我看二嫂子。如今倒是安心樂意的。孝敬我媽媽。比親媳婦還強十倍呢。待二哥哥也是極盡婦道的。和香菱又甚好。二哥哥不在家。他兩個和和氣氣的過日子。雖說是窮些。我媽媽近來倒安逸好些。就是想起我哥哥來。不免悲傷。況且常打發人家裏來要使用。多虧二哥在外頭帳頭兒上討來。應付他的。我聽見說城裏有幾處房子。已經典去。還剩了一所在那裏。打算著搬去住。寶玉道。爲什麼要搬。住在這裏。你來去也便宜些。若搬遠了。你去就要一天了。寶釵道。雖說是親戚。到底各自的穩便些。那裏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寶玉還要講出不搬去的理。王夫人打發人來說。璉二奶奶噉了氣了。所有的人都過去了。請

二爺二奶奶就過去。寶玉聽了，也掌不住蹀脚要哭。寶釵雖也悲戚（索隱）雖也悲戚，則其實不悲切。可知對於寶釵多用此種冷酷之筆。恐寶玉傷心，便說有在這裏哭的，不如到那邊哭去。於是兩人一直到了鳳姐那裏，只見好些人圍著哭呢。寶釵走到跟前，見鳳姐已經停牀，便大放悲聲。寶玉也拉著賈璉的手，大哭起來。賈璉也重新哭泣。平兒等因見無人勸解，只得含悲上來勸止了。衆人都悲哀不止。賈璉此時手足無措，叫人傳了賴大來，叫他辦理喪事，自己回明了賈政去。然後行事。但是手頭不濟，諸事拮据。又想起鳳姐素日來的好處，更加悲哭不已。又見巧姐哭得死去活來，越發傷心。哭到天明，卽刻打發人去請他大舅子王仁過來。那王仁自從王子騰死後，王子騰又是無能的人，任他胡爲，已鬧得六親不和。今知妹子死了，只得趕著過來，哭了一場。見這裏諸事將就，心下便不舒服，說我妹妹在你家辛苦，當了好幾年家，也沒有什麼錯處。你們家該認真的發送，送纔是怎樣。這時候諸事還沒有齊備（索隱）索尼輩曾爲豫王抱不平。賈璉本與王仁不睦，見他說這混帳話，知他不懂的什麼，也不大理他。王仁便叫了他外孫女兒巧姐過來，說你娘在時，本來辦事不周到，只知道一味的奉承老太太，把我們的人，都不大看在眼裏。外甥女兒，你也大了，看見我曾經沾染過你們，沒有如今你娘死了，諸事要聽我舅舅的話。你母親娘家的親戚，就是我和你二舅舅了。你父親的爲人，我也早知道的。只有重別人，那年什麼尤姨娘死了，我雖不在京，聽見人說化了好些銀子。如今你娘死了，你父

親。倒。是。這。樣。的。將。就。辦。去。麼。(索隱)金子俊、洪承疇諸人極蒙信任，一切大政方針皆諮詢而取決焉。豫王自睿案牽涉，雖仍列名輔政，而因忌見疎，權不之屬，相形之下，不免以厚彼薄此，退有怨言。你也不快些勸勸你父親。巧姐道：我父親巴不得要好，只是如今比不得從前了。現在手裏沒錢，所以諸事省些。是有。的。王仁道：你的東西還少麼？巧姐兒道：舊年抄去，何嘗還有呢？王仁道：你也這樣說。我聽見老太太又給了好些東西，你該拏出來。巧姐又不好說父親用去，只推不知道。王仁便道：哦，我知道了。不過是你想留著做嫁粧罷咧。巧姐聽了，不敢回言，只氣得哽噎難鳴的哭起來了。平兒生氣說道：舅老爺有話，等我們二爺進來再說。姑娘這麼點年紀，他懂得什麼？王仁道：你們是巴不得二奶奶死了，你們就好爲王了。(索隱)足見乘時而起者，大有人在。我並不是要什麼好看，也是你們的臉面說著。賭氣坐著，巧姐滿懷的不舒服。心想我父親並不是沒情。我媽媽在時，舅不知拿了多少東西去。如今說得這樣乾淨，於是便不大瞧得起他舅舅了。豈知王仁心裏想來，他妹妹不知積聚了多少，雖說抄了家，那屋裏的銀子，還怕少麼？必是怕我來纏他們，所以也幫著這麼說。這小東西兒，也是不中用的。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賈璉並不知道，只忙著弄銀錢使用。外頭的大事，叫賴大辦了。裏頭也要用好些錢，一時實在不能張羅。平兒知他著急，便叫賈璉道：二爺也別過於傷了自己的身子。賈璉道：什麼身子？現在日用的錢都沒有。這件事怎麼辦？偏有個糊塗行子，又在這裏蠻纏。你想有什麼法兒？平兒道：二爺也不用著

急。若說沒錢使喚。我還有些東西。舊年幸虧沒有抄去。在裏頭。二爺要就拿去。當著使喚罷。賈璉聽了。心想難得這樣。便笑道。這樣更好。省得我各處張羅。等我銀子弄到手了。還你。平兒道。我的也是奶奶給的。什麼還不還。只要這件事辦得好。看些就是了。賈璉心裏倒著實感激他。便將平兒的東西。拏了去。當錢使用。諸凡事情。便與平兒商量。索隱西人每謂愛情之爲物。非金錢所能買動。其實是自耀門面耳。試觀西籍覬覦資產。圖謀結婚之案。層見疊出。我國則俗諺本稱柴米夫妻。伉儷間之愛情。亦必以金錢聯合之。始能永久。亙古如此。況平之於璉。尤能施當其厄者哉。秋桐看著心裏就有些不甘。每每口角裏頭。便說平兒沒有了奶奶。他要上去了。我是老爺的人。他怎麼就越過我去了呢。平兒也看出來了。只不理他。倒是賈璉一時明白。越發把秋桐嫌了。一時有些煩惱。便拏著秋桐出氣。邢夫人知道。反說賈璉不好。賈璉忍氣不題。且說鳳姐停了十餘日。送了殯。賈政守著老太太的孝。總在外書房。那清客相公。漸漸的都辭了去。只有個程日興。還在那裏。時常陪著說說話。兒提起家運不好。一連人口死了好些。大老爺合珍大爺。又在外頭家計。一天難似一天。外頭東莊田地。也不知道怎麼樣。總不得了。呀。程日興道。我在這裏好幾年。也知道府上的人。那一個不是肥己的。一年一年都往他家裏拏。那自然府上是一年不穀一年了。又添了大老爺珍大爺那邊兩處的費用。外頭又有些債務。前兒又破了好些財。要想衙門裏緝賊追贓。是難事。老世翁若要安頓家事。除非傳那些管事的來。派一個心腹的人。各處清查清查。該去的去。該

留的留。有了虧空。著在經手的身上賠補。這就有了數兒了。那一座大的園子。人家是不敢買的。這裏頭的出息也不少。又不派人管了。那年老世翁不在家。這些人就弄神弄鬼的鬧的一個人不敢到園裏。這都是人家的弊。此時把下人查一查。若好的使著。不好的便攆了。這纔是道理。賈政點頭道。先生你所不知。不必說下人。便說自己的姪兒也靠不住。若要我查一查。那能一一親見親知。況我又在服中。不能照管這些了。我素來又兼不大理家。有的沒有。我還摸不著呢。程日興道。老世翁最是仁德的人。若在別家的這樣的家計。就窮起來。十年五載還不怕。便向這些管家的要也就穀了。我聽見世翁的家人。還有做知縣的呢。(索隱) 與璉兒出一口吻。其時理財之臣所獻高見。不過如此。按清初貪吏如和珅、噶禮、王賢望等。往往縱之不問。俟其賊私壘壘始降。旨查抄。括入官說者。謂諸帝工於心計。係一種間接搜括的政策。賈政道。一個人若要使起家人們的錢來。便了不得了。只好自己儉省些。但是冊子上的產業。若是實有還好。只怕有名無實了。程日興道。老世翁所見極是。晚生爲什麼說要查查呢。賈政道。先生必有所聞。程日興道。我雖知道些那些管事的神通。晚生也不敢言語的。賈政聽了。便知話裏有話。便歎道。我自祖父以來。都是仁厚的。從沒有刻薄過下人。我看如今這些人。一日不似一日了。在我手裏行出主子樣兒來。又叫人笑話。(索隱) 政老大有中等思想。豈得可憐。兩人正說著。門上的過來回道。江南甄老爺過來了。(索隱) 上文極寫賈府頹敗。以及政老闕冗不足爲政。其下驟接江南甄老爺到來。明係以甄代賈。恢復舊物之義。雖無此事。不可不作。

此想所謂過屠門而大嚼聊快吾意也。賈政便問道。甄老爺進京爲什麼。那人道。奴才也打聽了。說是蒙聖恩起復了。(索隱)起復二字注意賈政道。不用說了。快請罷。那人出去請了進來。那甄老爺卽是甄寶玉之父。名叫甄應嘉。表字友忠。(索隱)終有真應假之一日也是金陵人氏。功勳之後。原與賈府有親。素來走動的。因前年聖誤革了職。動了家產。今遇主上眷念功臣。賜還世職。行取來京。陛見。(索隱)前聖誤革職動了家產今賜還世職行取來京其義極顯知道賈母新喪。特備祭禮。擇日到寄靈的地方拜奠。所以先來拜望。賈政有服。不能遠接。在外書房門口等著。那位甄老爺一見。便悲喜交集。(索隱)那得不悲又那得不喜因在制中。不便行禮。便拉著了手。敘了些闊別思念的話。然後分賓坐下。獻了茶。彼此又將別後事情的話說了。賈政問道。老親翁幾時陛見的。甄應嘉道。前日賈政道。主上隆恩。必有溫諭。甄應嘉道。主上的恩典。真是比天還高。下了好些旨意。賈政道。什麼好旨意。甄應嘉道。近來越寇猖獗。海疆一帶。小民不安。派了安國公征剿賊寇。主上因我熟悉土疆。命我前往安撫。(索隱)意在恢復故以征剿安撫喻之但是卽日就要起身。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瓣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賈政卽忙叩首拜謝。便說老親翁卽此一行。必是上慰聖心。下安黎庶。(索隱)聖心二字指列聖在天之靈誠哉。莫大之功。正在此行。但弟不克親覲。奇才只好遙聆捷報。現在鎮海統制是弟舍親。會時務望青照。甄應嘉道。老親翁與統制是什麼親戚。賈政道。弟那年在江西糧道任時。將小女許配與統制少君。結褵已經三載。因海口案內未清。繼

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弟深念小女。俟老親翁安撫事竣後。拜懇便中請爲一視。弟卽修數行煩尊紀帶去。便感激不盡了。甄應嘉道。兒女之情。人所不免。我正在有奉託老親翁的事。自蒙聖恩召取來京。因小兒年幼。家下乏人。將賤眷全帶來京。我因欽限迅速。晝夜先行。賤眷緩行。到京尙需時日。弟奉旨出京。不敢久留。將來賤眷到京。少不得要到尊府。定叫小兒卽來進見求教。遇有烟事可圖之處。望乞留意爲感。賈政一一答應。那甄應嘉又說了幾句話。就要起身。說明日在城外再見。賈政見他事忙。諒難再坐。只得送出書房。賈璉寶玉早已伺候在那裏代送。因賈政未叫。不敢擅入。甄應嘉出來。兩人上去請安。應嘉一見寶玉。呆了一呆。心想這個怎麼甚像我家寶玉。(索隱)本是君家故物。只是渾身縞素。因問至親久闊。爺們都不認得了。賈政忙指賈璉道。這是家兄名赦之子。璉二姪兒。又指著寶玉道。這是第二小犬。名叫寶玉。應嘉拍手道奇。我在家聽見說老親翁有個銜玉生的愛子。名叫寶玉。因與小兒同名。心中甚爲罕異。後來想著。這個也是常有的事。不在意了。豈知今日一見。不但面貌相同。且舉止一般。這更奇了。問起年紀。比這裏的哥兒略小一歲。賈政便因提起承囑。包勇問及令郎哥兒。與小兒同名的話。述了一遍。應嘉因屬意寶玉。也不暇問及那包勇的得安。(索隱)注重只在一玉。餘如所問。只連連的稱道。眞眞罕異。因又拉了寶玉的手。極至殷勤。又恐安國起身甚速。急須預備長行。勉強分手徐行。賈璉寶玉送出一路。又問了寶玉好些的話。及至登車去後。賈璉寶玉回來。見了

賈政。便將應嘉問的話回了一遍。賈政命他二人散去。賈璉又去張羅。算明鳳姐喪事的帳目。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了寶釵。說是常提的甄寶玉。我想不能一見。今日倒先見了他父親了。我還聽得他家說寶玉也不日要到京了。要來拜望我老爺呢。又人人說和我一模一樣的。我只不信。(索隱)推其不信之義。只是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之謬解耳。若是他後日到了。咱們這裏來。你們都去瞧瞧。看他果然和我像不像。寶釵聽了道。呀。你說話怎麼越發不留神了。什麼男人同你一樣。都說出來了。還叫我們瞧去麼。寶玉聽了。知是失言。臉上一紅。連忙的還要解說。不知何話。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承上回結束鳳姐。因其罪孽重重。解入金陵歸案。故有下半回之觸發。理想的而非事實的也。上半回分三小段。俱用補敘法。自開首起至那裏有個一輩子住在親戚家的呢止。借寶玉寶釵問答中。補出邢岫煙之嫁。以下至從此王仁也嫌了巧姐兒了止。補出王仁以前之行遷。以下至賈璉忍氣不題止。補出平兒秋桐日後之結局。下半回分二段。係連環格。以賈府之頹落不振。生出甄府之恢復舊業。福善禍淫。理當如此。不僅暹垂禿之筆鋒。張一時之快論也。

(太平評)此回合下回為一大段。乃收鳳姐以全收一假字。歸寶玉以總歸一真字。財色並收。十二釵完矣。真假既合。石頭記止矣。其點醒人處。總在假枉為假。所謂小人枉作小人也。故上半回宜以淺看。下半回則必深求。程日興是大關鍵。書中有隨便一人留為末路重用者。此等是也。乃奕奕之冷落也。○按此論真假。處有見地。可備參。

〔護花評〕那岫煙出閣，正值賈母新喪，不便夾雜敘入，必當設法補寫，但若突然補敘，便是生砌硬插，今借鳳姐病危，襲人提起夢冊，寶釵提起藏兆，引出岫煙求妙玉扶乩，然後從寶釵口中略敘大概，補得毫無斧鑿痕跡。寶玉順口說再做這夢，要細細看看，伏一百十六回之再夢。

寫王仁向巧姐一番說話，伏後來串賣情事。

賈政憶女寄書，應嘉爲子託親，兩相關照，又爲下文探春回京，李綺姻事伏筆。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話說寶玉爲自己失言，被寶釵問住，要想掩飾過去，只見秋紋進來，說外頭老爺叫二爺呢。寶玉巴不得一聲便走了去。到賈政那裏，賈政道：「我叫你來不爲別的，現在你穿著孝，不便到學裏去。你在家裏，必要將你念過的文章溫習溫習。我這幾天倒也閒著，隔兩三日要做幾篇文章，我瞧瞧。看你這些時進益了沒有。」寶玉只得答應著。賈政又道：「你環兄弟蘭姪兒，我也叫他們溫習去了。倘若你作的文章不好，反到不及他們，那可就不成事了。」寶玉不敢言語，答應了個是，站著不動。賈政道：「去罷。」寶玉退了出來，正撞著賴大諸人，拏著些冊子進來。寶玉一溜煙回到自己房中，寶釵問了，知道叫他作文章，倒也喜歡，惟有寶玉不願意，也不敢怠慢。正要坐下靜靜心，見有兩個姑子進來。〔索隱〕正欲勵精圖治，整理一番，而外間之魔障又至此世祖御宇十八載，童心之難革，而爲治之，所以不卒也。寶玉看是地藏庵來的，和寶玉說請二奶奶安。寶釵待理不理的說。

你們好。因叫人來倒茶給師父們吃。寶玉原要和那姑子說話。見寶釵似乎厭惡這些。也不好攙搭。那姑子知道寶釵是個冷人。也不久坐。辭了要去。寶釵道：「再坐坐去罷。」那姑子道：「我們因在鐵檻寺做了功德好些時。沒來請太太奶奶們的安。今日來了。見過了奶奶太太們。還要看四姑娘呢。寶釵點頭。由他去了。那姑子便到惜春那裏。見了彩屏。說姑娘在那裏呢。彩屏道：「不用提了。姑娘這幾天飯都沒吃。只是歪著。那姑子道：「爲什麼。彩屏道：「說也話長。你見了姑娘。只怕便和你說了。惜春早已聽見。急忙坐起。說你們兩個人好啊。見我們家事差了。便不來了。那姑子道：「阿彌陀佛。有也是施主。沒有也是施主。別說我們是我家庵裏的。受過老太太多少恩惠呢。如今老太太的事。太太奶奶們都見了。只沒有見姑娘。心裏惦記。今兒是特特的來瞧瞧姑娘來的。惜春便問起水月庵的姑子來。那姑子道：「他們庵裏鬧了些事。如今門上也不肯常放進來了。」（索隱）結水月庵。願水月庵。齷齪事不堪爲。閨秀道：「看他隨筆脫卸。斟酌得當。細閱節目。處一絲不苟。便問惜春道：「前兒聽見說攏翠庵的妙師父。怎麼跟了人去了。惜春道：「那裏的話。說這個話的人。隄防著割舌頭。人家遭了強盜搶去。怎麼還說這樣的壞話。」（索隱）謠詠之徒。或以桂王爲甘心降附。辭而闕之以明大義之所在。那姑子道：「妙師父的爲人怪僻。只怕是假惺惺罷。在姑娘面前。我們也不好說的那裏像我們這樣粗夯人。只知道誦經念佛。給人家懺悔。也爲著自己修個善果。惜春道：「怎麼就是善果呢。那姑子道：「除了咱們家這樣善德人家兒不怕。若是別人家。那些誥命夫人小

姐也保不住一輩子的榮華。(索隱)既欲引誘，又欲恭維，殊不知別人家是靠不住，我們這樣善德人家，既可不怕，又何必再修善果，自相背舛，適成爲此輩愚蠢人口吻。到了苦難來了，可就救不得了。只有個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遇見人家有苦難的，就慈心發動，設法兒救濟。爲什麼如今都說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呢？我們修了行的人，雖說比夫人小姐們苦多著呢，只是沒有險難的了。雖不能成佛作祖，修修來世，或者轉個男身，自己也就好了。不像如今脫生了個女人胎子，什麼委屈煩難，都說不出來。(索隱)對女人說女人的苦處，只此一語，打入惜春心坎，故爲所動。姑娘你還不知道呢。要是人家姑娘們出了門了，這一輩子跟著人，是更沒法兒的。若說修行，也只要修得真。那妙師父自爲才能比我們強，他就嫌我們這些人俗，豈知俗的纔能得善緣呢？他如今到底，是遭大劫了。惜春被那姑子一番話，說得合在機上，也顧不得丫頭們在這裏，便將尤氏待他怎樣。前兒看家的事說了一遍，並將頭髮指給他瞧道：你打諒我是什麼沒主意，戀火炕的人麼？早有這樣的心，只是想不出道兒來。(索隱)惜春出家，暗指圓圓入五華山修道事。三桂、正室、張夫人、老而妬，不能容下三桂，又以據滄久，潛蓄異謀，圍窺其微，進諷諫，不納，乃以齒長，請爲女道士於五華山，意當日出家之故，必有迫而爲之者。那姑子聽了，假作驚慌道：姑娘再別說這個話。珍大奶奶聽見，還要罵殺我們，攆出庵去呢。姑娘這樣人品，這樣人家，將來配個好姑爺，享一輩子的榮華富貴。惜春不等說完，便紅了臉，說珍大奶奶攆得我，我就攆不得麼？那姑子知是真心，便索性激他一激，說道：姑娘

別怪我們說錯了話。太太奶奶們那裏就依得姑娘的性子呢。那時鬧出沒意思來。倒不好。我們倒是爲姑娘的話。惜春道。這也瞧罷咧。彩屏等聽這話頭不好。便使個眼色兒給姑子叫他走。那姑子會意。本來心裏也害怕。不敢挑逗。便告辭出去。惜春也不留他。便冷笑道。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地藏庵麼。那姑子也不敢言去了。彩屏見事不妥。恐擔不是。悄悄的去告訴了尤氏。說四姑娘絞頭髮的心願。還沒有息呢。他這幾天不是病。竟是怨命。奶奶提防些。別鬧出事來。那會子歸罪我們身上。尤氏道。他那裏是爲要出家。他爲的是大爺不在家。安心和我過不去。也只好由他罷了。彩屏等沒法。也只好常常勸解。豈知惜春一天一天的不吃飯。只想絞頭髮。彩屏等吃不住。只得各處告訴。邢王二夫人等也都勸了好幾天。怎奈惜春執迷不悟。邢王二夫人正要告訴賈政。只聽外頭傳進來。說甄家的太太帶了他們家的寶玉來了。衆人急忙出接。便在王夫人處坐下。衆人行禮。敘些寒溫。不必細述。只言王夫人提起甄寶玉與自己的寶玉無二。要請甄寶玉進來一見。傳話出去。回來說道。甄少爺在外書房同老爺說話。說的投了機了。打發人來請我們二爺三爺。還叫蘭哥兒在外頭吃飯。吃了飯進來。說畢。裏頭也便擺飯不題。且說賈政見甄寶玉相貌。果與寶玉一樣。試探他的文才。竟是應對如流。甚是心敬。故叫寶玉等三人來警勵他們。再者到底叫寶玉來比一比。寶玉應命穿了素服。帶了兄弟姪兒出來。見了甄寶玉。竟是舊相識一般。那甄寶玉也像那裏見過的。兩人行禮。然後賈環

賈蘭相見。本來賈政席地而坐。要讓甄寶玉在椅子上坐。甄寶玉因是晚輩。不敢上坐。就在地下鋪下了褥子坐下。(索隱)席地而坐者。寓得地之義。故惟許甄寶玉據地相陪。如今寶玉等出來。又不能同賈政一處坐著。甄寶玉又是晚一輩。又不好叫寶玉等站著。賈政知是不便站著。又說了幾句話。叫人擺飯。說我失陪。叫小兒輩陪著。大家說說話兒。好叫他們領領大教。甄寶玉遜謝道。老伯大人請便。姪兒正欲領世兒們的教呢。賈政回覆了幾句。便自往內書房去。那甄寶玉反要送出來。賈政攔住。寶玉等先搶了一步。出了書房門檻。站立著。看賈政出來。然後讓甄寶玉坐下。彼此套絃了一回。諸如久慕渴想的話。也不必細述。且說賈寶玉見了甄寶玉。想到夢中之景。並且素知甄寶玉爲人。必且和他同心。以爲得了知己。因初次見面。不便造次。且又賈環賈蘭在坐。只有極力誇讚。說久仰芳名。無由親炙。今日見面。真是謫仙一流的人物。那甄寶玉素來也知賈寶玉的爲人。今日一見。果然不差。只是可與我共學。不可與我適道。你既和我同名同貌。也是三生石上的舊精魂了。既我略知了些道理。怎麼不和他講講。但是初見。尙不知他的心與我同不同。只好緩緩的來。便道。世兄的才名。弟所素知的。在世兄是數萬人的裏頭。選出來。最清最雅的。在弟是庸庸碌碌。一等愚人。忝附同名。殊覺玷辱了這兩個字。賈寶玉聽了。心想這個人果然同我的心一樣的。但是我都是男人。不比那女孩兒們清潔。怎樣他拏我當作女孩兒看待起來。便道。世兄謬讚。實不敢當。弟是至愚至濁。只不過一塊頑石耳。何敢

比世兄品望高。清實稱此兩字。甄寶玉道。弟少時不知分量。自謂尚可琢磨。豈知家遭消索。數年來更比瓦礫猶賤。雖不敢說歷盡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領悟了好些。世兄是錦衣玉食。無不遂心的。必是文章經濟。高出人上。所以老伯鍾愛。將爲席上之珍。弟所以纔說尊名方稱。(索隱)就名字上發生一番議論。此春秋正名之義。賈寶玉聽這話頭。又近了祿蠹的舊套。想話回答。賈環見未與他說話。心中早不自在。倒是賈蘭聽了這話。甚覺合意。便說道。世叔所言。固是太謙。若論到文章經濟。實在從歷練中出來的。方爲真才實學。在小姪年幼。雖不知文章爲何物。然將讀過的細味起來。那膏粱文繡。比著令聞廣譽。真是不啻百倍的了。甄寶玉未及答言。賈寶玉聽了蘭兒的話。心裏越發不合想道。這孩子從幾時也學了這一派酸論。便說道。弟聞得世兄也詆盡流俗。性情中另有一番見解。今日弟幸會芝範。想欲領教一番超凡入聖的道理。從此可以淨洗俗腸。重開眼界。不意視弟爲蠢物。所以將世路的話來酬應。索隱賈寶玉出世。則甄寶玉入世。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甄寶玉聽說。心裏曉得他知我少年的性情。所以疑我爲假。我索性把話說明。或者與我作個知己朋友。也是好的。便說道。世兄高論。固是真切。但弟少時也曾深惡那些舊套陳言。只是一年長似一年。家君致仕在家。懶於酬應。委弟接待。後來見過那些大人先生。盡都是顯親揚名的人。便是著書立說。無非言忠言孝。自有一番立德立言的事業。方不枉生在聖明之時。也不致負了父親師長養育教誨之恩。所以把少年那一派迂想癡情。漸漸

的淘汰了些。(索隱)少時、迂癡、長而改悔、期望甄氏之微意、如今尙欲訪師覓友、教導愚蒙、幸會世兄、定當有以教我、適纔所言、並非虛意、賈寶玉愈聽愈不耐煩。又不好冷淡。只得將言語支吾。幸喜裏頭傳出話來。說若是外頭爺們吃了飯。請甄少爺裏頭去坐呢。寶玉聽了。趁勢便邀甄寶玉進去。那甄寶玉依命前行。賈寶玉等陪著來見王夫人。賈寶玉見是甄太太上坐。便先請過了安。賈環賈蘭也見了。甄寶玉也請了王夫人的安。兩母兩子互相廝認。雖是賈寶玉是娶過親的那甄夫人年紀已老。又是老親。因見賈寶玉的相貌身材。與他兒子一般。不禁親熱起來。王夫人更不用說。拉著甄寶玉問長問短。覺得比自己家的寶玉老成些。回看賈蘭也是清秀超羣的。雖不能像兩個寶玉的形像。也還隨得上。只有賈環粗劣。未免有偏愛之心。衆人一見兩個寶玉在這裏。都來瞧瞧。說道真真奇事。名字同了也罷。怎麼相貌身材都是一樣的。虧得是我們寶玉穿孝。若是一樣的衣服穿著。一時也認不出來。內中紫鵝一時癡意發作。因想起黛玉來。心裏說道。可惜林姑娘死了。若不死時。就將那甄寶玉配了他。只怕也是願意。(索隱)鵝爲黛心腹婢、不應以此等思想、唐突故主、蓋書中之黛、固屬清潔、女兒書外之宛、則屬改節之婦、作者以董氏失身、虜食菜、背、舊、深、不、滿、於、其、人、正、想、著、只、聽、得、甄、夫、人、道、前、日、聽、得、我、們、老、爺、回、來、說、我、們、寶、玉、年、紀、也、大、了、

求這裏老爺留心一門親事。王夫人正愛甄寶玉。順口便說道。我也想要與令郎作伐。我家有四個姑娘。那三個都不用說。死的死。嫁的嫁了。還有我們珍大姪兒的妹子。只是年紀過小。幾

歲恐怕難配。倒是我們大媳婦的兩個堂妹子。生得人才齊整。二姑娘呢。已經許了人家。三姑娘正好與令郎爲配。過一天我給令郎做媒。但是他家裏家計。如今差些。甄夫人道。太太這話。又客套了。如今我們家還有什麼。只怕人家嫌我們窮罷了。王夫人道。現今府上復又出了差。將來不但復舊。必是比先前更要鼎盛起來。甄夫人笑著道。但願依著太太的話更好。這廝著就求太太作個保山。甄寶玉聽他們說起親事。便告辭出來。賈寶玉等只得陪著來到書房。見賈政已在那裏。復又立談幾句。聽見甄家的人來回甄寶玉道。太太要走了。請爺回去罷。於是甄寶玉告辭出來。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且說寶玉自那日見了甄寶玉之父。知道甄寶玉回京。朝夕盼望。今日見面。原想得一知己。豈知說了半天。竟有些冰炭不投。悶悶的回到自己房中。也不言。也不笑。只管發怔。寶釵便問那甄寶玉果然像你麼。寶玉道。相貌倒還是一樣的。只是言談間。看起來並不知道什麼。不過也是個祿蠹。寶釵道。你又編派人家了。怎麼見得他也是個祿蠹呢。寶玉道。他說了半天。並沒個明心見性之談。不過說些什麼文章經濟。又說什麼爲忠爲孝。這樣人可不是個祿蠹麼。只可惜他也生了這樣一個相貌。我想來有了他。我竟要連我這個相貌都不要了。(索隱)既生瑜何生亮。兩雄不並立。遂生敵。一切之想。寶釵見他又說。話便說道。你真真說出句話來。叫人發笑。這相貌怎麼能不要呢。況且人家這話是正理。做了一個男人。原該要立身揚名的。誰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說自己沒有剛烈。倒說人家是祿

蠢寶玉本聽了甄寶玉的話。甚不耐煩。又被寶釵搶白了一場。心中更加不樂。悶悶昏昏。不覺將舊病又勾起來了。並不言語。只是傻笑。寶釵不知。只道是我的話錯了他。所以冷笑。也不理他。豈知那日便有些發獸。襲人等嘔他。也不語言。過了一夜。次日起來。只是發獸。竟有前番病的樣子。一日王夫人因爲惜春定要絞髮出家。尤氏不能攔阻。看著惜春的樣子。若是不依他。必要自盡的。雖然晝夜著人看著。終非常事。便告訴了賈政。賈政歎氣跺脚。只說東府裏不知幹了什麼。鬧到如此地步。叫了賈蓉來說了一頓。叫他去和他母親說。認真勸解勸解。若是必要這樣。就不是我們家的姑娘了。豈知尤氏不勸還好。一勸了更要尋死。說做了女孩兒終不能在家一輩子的。若像二姐姐一樣。老爺太太們到要煩心。況且死了。如今譬如我死了。是的是的。放我出了家。乾乾淨淨一輩子。就是疼我了。況且我又不出門。就是攏翠庵。原是嗒們的基址。我就在那裏修行。我有什麼。你們也照應得著。現在妙玉的當家的在那裏。你們依我呢。我就算得了命了。若不依我呢。我也沒法。只有死就完了。我如若遂了自己的心願。那時哥哥回來。我和他說。並不是你們逼著我的。若說我死了。未免哥哥回來。倒說你們不容我。（索隱）此段極似圓圓之對延陵求去之語。五華本在滇境。觚臚謂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暴而還是照應得著之說。相符合也。依我。則我待了命。遂了願。不依我。則我死。顯見你們不容我是張夫人妬悍之說。又相符合也。尤氏本與惜春不合。聽他的話。也似乎有理。只得去回王夫人。王夫人已到寶釵那裏。見寶玉神魂失所。心下著忙。

便說襲人道。你們忒不留神。二爺了。病也不來回我。襲人道。二爺的病。原來是常有的。一時好。一時不好。天天到太太那裏。仍舊請安去。原是好好兒的。今兒纔發糊塗些。二奶奶正要來回太太。恐怕太太說我們大驚小怪。寶玉聽見王夫人說他們。心裏一時明白。恐他們受委屈。便說道。太太放心。我沒什麼病。只是心裏覺著有些悶悶的。王夫人道。你是有這病根子。早說了好請大夫瞧瞧。吃兩劑藥好了不好。若再鬧到頭裏。丟了玉的時候。是就費事了。寶玉道。太太不放心。便叫個人來瞧瞧。我就吃藥。王夫人便叫丫頭傳話出來。請大夫。這一個心思。都在寶玉身上。便將惜春的事。忘了一回。大夫看了服藥。王夫人回去。過了幾天。寶玉更糊塗了。甚至於飲食不進。大家著急起來。恰又忙著脫孝。家中無人。又叫了賈芸來照應大夫。賈璉家下無人。請了王仁來在外幫著料理。那巧姐兒是日夜哭母。也是病了。所以榮府中又鬧得馬仰人翻。一日。又當脫孝來家。王夫人親身又看寶玉。見寶玉人事不省。急得足人手衆無措。一面哭著。一面告訴賈政。說大夫回了。不肯下藥。只好預備後事。賈政歎氣連連。只得親自看視。見其光景。果然不好。便又叫賈璉辦去。賈璉不敢違拗。只得叫人料理。手頭又短。正在爲難。只見一個人跑進來。說。二爺不好了。又有饑荒來了。賈璉不知何事。這一嚇非同小可。瞪著眼說道。什麼事。那小廝道。門上來了一個和尚。手裏擎著二爺的這塊玉。說要一萬賞銀。賈璉照臉啐道。我打量什麼事。這樣慌張。前番那假的你不知道麼。就是真的。現在人要死了。要

這玉做什麼。（索隱：平時以玉爲命，此際則要命不要玉矣。）小廝道：「奴才也說了。那和尚說給他銀子就好了。又聽著外頭喊進來。說這和尚撒野，竟自跑進來了。衆人攔他攔不住。賈璉道：「那裏有這樣怪事。你們還不快打出去呢。正鬧著。賈政聽見了，也沒了主意了。裏頭又哭出來。說寶二爺不好了。賈政益發著急。只見那和尚說道：『要命拏銀子來。賈政忽然想起頭裏寶玉的病，是和尙治好的。這會子和尙來，或者有救星。但是這玉倘或是真，他要起銀子來，怎麼樣呢？想了一想，姑且不管他。果真人好了再說。』賈政叫人去請那和尚，已進來了，也不施禮，也不答話，便往裏就跑。賈璉拉著道：『裏頭都是內眷，你這野東西，混跑什麼。』那和尚道：『遲了就不能救了。賈璉急得一面走，一面亂喊道：『裏頭的人不要哭了。和尙進來了。』王夫人等只顧哭著。那裏理會。賈璉走近來，又喊：『王夫人等回過頭來，見一個長大的和尙，嚇了一跳，躲避不及。』那和尚直走到寶玉炕前，寶釵避過一邊。襲人見王夫人站著，不敢走開。只見那和尚道：『施主們，我是送玉來的。』說著，把那塊玉擎著道：『快快把銀子擎出來。我好救他。』王夫人等驚惶無措，也不管真假，便說道：『若是救活了人，銀子是有的。』（索隱：人可與玉合，人亦可與玉離。和尚能送玉來，和尚亦能送玉去，物無常主，惟有德者主之。而蚩蚩者不悟，以爲有銀子即可買玉，亦即可以買命。）那和尚笑道：『拏來。』王夫人道：『你放心。』橫豎折變得出來。和尙哈哈大笑，手拏著玉在寶玉耳邊道：『寶玉，寶玉，你的寶玉回來了。說了這一句。』王夫人等見寶玉把眼一睜，襲人說道：『好了。』只見寶玉便問道：『在那裏呢？』那和尚把玉

遞給他手裏。寶玉先前緊緊的拮著。後來慢慢的得過手來。放在自己眼前。細細的一看。說阿呀。久違了。裏外衆人都喜歡的念佛。連寶釵也顧不得有和尚了。賈璉也走過來一看。果見寶玉回過來了。心裏一喜。疾忙躲出去了。那和尚也不言語。趕來拉著賈璉就跑。賈璉只得跟了。到了前頭。趕著告訴賈政。賈政聽了喜歡。卽找和尚施禮叩謝。和尚還了禮坐下。賈璉心下狐疑。必是要了銀子纔走。賈政細看那和尚。又非前次見的。便問寶釵何方法師大號。這玉是那裏得的。怎麼小兒一見。便會活過來的。那和尚微微笑道。我也不知道。只要拏一萬銀子來就完了。賈政見這和尚粗魯。也不敢得罪。便說有和尚道。有便快拏來罷。我要走了。賈政道。略請少坐。待我進去瞧瞧。和尚道。你去快出來纔好。賈政果然進去。也不及告訴。便走到寶玉炕前。寶玉見是父親來。欲要爬起。因身子虛弱。起不來。王夫人接著說道。不要動。寶玉笑著。拏這玉給賈政瞧。道。寶玉來了。（索隱與上文我要去了句對照。玉來而人去。玉亦不能終留也。）賈政略略一看。知道此事有些根源。也不細看。便和王夫人道。寶玉好過來了。這賞銀怎麼樣。王夫人道。儘著我所有的折變了給他就是了。寶玉道。只怕這和尚是不要銀子的罷。賈政點頭道。我也看來古怪。但是他口口聲聲的要銀子。王夫人道。老爺出去先款留著他。再說。賈政出來。寶玉便鬧餓了。吃了一碗粥。還說要飯。婆子們果然取了飯來。王夫人還不敢給他吃。寶玉說不妨的。我已經好了。便爬著吃了一碗。漸漸的神氣果然好過來了。便要坐起來。麝月上去輕輕的扶起。因心

裏喜歡。忘了情。說道。真是寶貝。纔看見了。一會兒就好了。虧的當初沒有砸破。寶玉聽這話。神色一變。把玉一擦。身子往後一仰。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索隱）全書已達百有餘回。各方面之關係。鋪陳幾盡。此回所重。只在圓圓出家一事。圓圓雖晚境困阨。而能燭照。幾先超然。遠引及後。滇難削平。平南邸中。姬侍皆人。禁掖而圓圓之名氏。獨不載於籍說者。至疑爲元機。禪化不落。凡塵卓然。女中人傑矣。甄寶玉人見。瘋和尚送玉。皆本回敷佐文字。自開首起。至怎奈惜春執迷不解止。爲一段。以下至賈政命寶玉環蘭相送不題止。爲一段。以下至本回完畢爲一段。三段中。錯互而成。是連環章法。

（護花評）惜春出家念頭。久已立定。並非惑於地藏庵姑子之言。方纔決意。作者不過借此一緊。是文章由寬入緊法。寶玉一見甄寶玉。想起夢中光景。以爲必是同心知己。是反映下文。

賈蘭是甄寶玉知己。是旁觀法。

惜春出家。因寶玉病重。暫時攔起。若此時卽辦。賈政賈璉在家。殊難安頓。是文章下坂勒馬法。

（大某評）野東西往裏頭跑。此時可惡。家東西往外頭跑。他時可痛。暴看祇屬閒文。却是草蛇灰線。

紅樓夢索隱 卷二十三

紅樓夢索隱卷二十四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話說寶玉一聽麝月的話。身往後仰。復又死去。急得王夫人等哭叫不止。麝月自知失言致禍。此時王夫人等也不及說他。那麝月一面哭著。一面打定主意。心想若是寶玉一死。我便自盡。跟了他去。不言麝月心裏的事。且言王夫人等見叫不回來。趕着叫人出來找和尚救治。豈知賈政進內出去時。那和尚已不見了。賈政正在詫異。聽見裏頭又鬧。急忙進來。見寶玉又是先前的樣子。口關緊閉。脈息全無。用手在心窩中一摸。尚是溫熱。賈政只得急忙請醫灌藥救治。那知那寶玉的魂魄早已出了竅了。你道死了不成。卻原來恍恍惚惚。趕到前廳。見那送玉的和尚坐著。便施了禮。那知和尚站起身來。拉著寶玉就走。寶玉跟了和尚。覺得身輕如葉。飄飄飄飄。也沒出大門。不知從那裏走了出來。行了一程。到了個荒野地方。遠遠的望見一座牌樓。好像曾到過的。正要問那和尚時。只見恍恍惚惚來了一個女人。寶玉心裏想道。這樣曠野地方。那得來如此的麗人。必是神仙下界了。寶玉想著。走近前來。細細一看。卻有些認得的。只是一時想不起來。見那女人合和尚打了一個照面。就不見了。寶玉一想。竟是尤三姐的樣子。（索隱）入幻境。先以尤三姐作引。一部書皆鴛鴦簿也。此鴛鴦。彼鴛鴦。各為鴛鴦。而實不鴛鴦。實為鴛鴦。而名不鴛鴦。似此

紛擾變幻之鴛鴦簿，當以鴛鴦劍揮斷之。越想越悶。怎麼他也在這裏。又要問時。那和尚拉著寶玉過了那牌樓。只見牌上說著。真如福地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假去真來真勝假。

無原有是有非無。（索隱）乃說假去真來，以真代假，而真實勝於假，世人僅憑

目前之有無，以為有無，不知有者終歸於無，無者終成爲有，揭出著書本旨，大放光明。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福善禍淫。又有一副對子。大書道。

過去未來。莫謂智賢能打破。

前因後果。須知親近不相逢。（索隱）此與門額上福善禍淫四

字合看。意謂上天無親。惟德是輔。過去未來。杳然莫測。前因後果。昭然不爽。

寶玉看了。心下想道。原問如此。我倒要問問因果來去的事了。這麼一想。只見鴛鴦站在那邊。招手兒叫他。（索隱）第二人即用鴛鴦。寶玉想道。我走了半日。原不曾出園子。怎麼改了樣子了呢。

（索隱）銅駝荆棘世事何常。趕著要合鴛鴦說話。豈知一轉眼。便不見了。心裏不免疑惑起來。走到

鴛鴦站的地方兒。乃是一溜配殿。各處都扁額。寶玉無心去看。只向鴛鴦立的所在奔去。見那

一間配殿的門。半掩半開。寶玉也不敢造次進去。心裏正要問那和尚一聲。回過頭來。和尚早

已不見了。寶玉恍惚見那殿宇巍峨。絕非大觀園景象。便立住脚。擡頭看那扁額。上寫道。引覺

情癡。兩邊寫的對聯道。

喜笑悲哀都是假。

貪求思慕總因癡。

（索隱）種種罪惡，由假而起。○念故國，寤寐難思，世人具此

寶玉看了。便點頭歎息。想要進去找鴛鴦。問他是什麼所在。細細想來。甚是熟識。便仗著膽子。推門進去。滿屋一瞧。並不見鴛鴦。裏頭只是黑漆漆的。心下害怕。正要退出。見有十數個大廚。廚門半掩。寶玉忽然想起我少時作夢。曾到過這樣個地方。如今能覩親身到此。也是大幸。恍惚間。把找鴛鴦的念頭忘了。便壯著膽。把上首的大廚開了。廚門一瞧。見有好幾本冊子。心裏更覺喜歡。想道。大凡人作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我常說。還要做這個夢。再不能的。不料今日被我找著了。(索隱)有這夢。便有這事。證實我之癡想。決非空幻。但不知那冊子。是那個見過的。不是。伸手在下頭取了一本。冊上寫著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拏著。一想道。我恍惚記得。是那個。只恨記不得清楚。便打開頭一頁看去。見上頭有畫。但是畫跡模糊。再瞧不出來。後面有幾行字跡。也不清楚。尙可摹擬。便細細的看去。見有什麼玉帶上頭。有個好象林字。心裏想道。不要是說林妹妹罷。便認真看去。底下又有金簪雪裏四字。詫異道。怎麼又像他的名字呢。復將前後四句合起來。一念道。也沒有什麼道理。只是暗藏著。他兩個名字。並不爲奇。獨有那憐字。數字不好。這是怎麼解。想到那裏。又自啐道。我是偷著看。若只管呆想起來。倘有人來。又看不成了。遂往後看去。也無暇細玩那畫圖。只從頭看去。看到尾兒。有幾句詞。什麼相逢大夢歸一句。便恍然大悟。是了。果然機關不爽。這必是元春姐姐了。若都是這樣明白。我要抄了。

去細玩起來。那些姊妹們的壽夭窮通。沒有不知的了。我回去自不肯洩漏。只做一個未卜先知的人。也少了多少閒想。又向各處一瞧。並沒有筆硯。又恐人來。只得忙著看去。只見圖上影影有個放風箏的人兒。也無心去看。急急的將那十二首詩詞。都看遍了。也有一看便知的。也有一想便得的。也有不大明白的。心下牢牢記著。一面歎息。一面又取那金陵的副冊一看。看到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先前不懂。見上面尚有花蓆的影子。便大驚痛哭起來。待要往後再看。聽見有人說道。你又發呆了。林妹妹請你呢。好似鴛鴦的聲氣。回頭都不見人。心中正自驚疑。忽鴛鴦在門外招手。寶玉一見。喜得趕出來。但見鴛鴦在前。影影綽綽的走。只是趕不上。寶玉叫道。好姐姐。等等我。那鴛鴦並不理。只顧前走。寶玉無奈。儘力趕去。忽見別有一洞天。樓閣高聳。殿角玲瓏。且有好些宮女。隱約其間。寶玉貪看景致。竟將鴛鴦忘了。寶玉順步走入一座宮門。內有奇花異卉。都也認不明白。惟有白石花欄。圍著一顆青草。葉頭上略有紅色。(索隱)紅爲朱明。踞青之下。高下顯然。昔人詠牡丹詩曰。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可以移贈此草。但不知是何名草。這樣矜貴。只見微風動處。那青草已搖擺不休。雖說是一枝小草。又無花朵。其嫵媚之態。不禁心動神怡。魂銷魄喪。寶玉只管呆呆的看著。只聽見旁邊有一人說道。你是那裏來的蠢物。在此窺探仙草。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回頭看時。卻是一位仙女。便施禮道。我找鴛鴦姐姐。誤入仙境。恕我冒昧之罪。請問神仙姐姐。這裏是何地方。怎麼我鴛鴦姐姐到此。還說是林妹妹叫我。

望乞明示。那人道：「誰知你的姐姐妹妹。我是看管仙草的。不許凡人在此逗留。寶玉欲待要出來。又捨不得。只得央告道：『神仙姐姐。既是那管理仙草的。必然是花神姐姐了。但不知這草有何好處。』」那仙女道：「你要知道這草。說起來話長著呢。那草本在靈河岸上。名曰絳珠草。因那時萎敗。幸得一個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得以長生。後來降凡歷劫。還報了灌溉之恩。今返歸真境。所以警幻仙子命我看管。不令蜂纏蝶戀。寶玉聽了不解。一心疑定。必是遇見了花神了。今日斷不可當面錯過。便問道：『這草是神仙姐姐管了。還有無數名花。必有專管的。』」我也不敢煩問。只有看管芙蓉花的。是那位神仙。那仙女道：「我卻不知。除是我主人方曉。寶玉便問道：『姐姐的主人是誰。』」那仙女道：「我主人是瀟湘妃子。寶玉聽道：『是了。你不知道這位妃子。就是我的表妹林黛玉。』」那仙女道：「胡說。此地乃上界神女之所。雖號爲瀟湘妃子。並不是娥皇女英之輩。何得與凡人有親。你少來混說。瞧著叫力士打你出去。寶玉聽了發怔。只覺自形穢濁。正要退出。又聽見有人趕來說道：『裏面叫請神瑛侍者。』」那人道：「我奉命等了好些時。總不見有神瑛侍者過來。你叫我那裏請去。』」那一個笑道：「纔退去的不是麼。」索隱不曰、纔、走、回、去、的、而、曰、纔、退、去、的、語、有、注、射。那侍女慌忙趕出來。說請神瑛侍者回來。寶玉只道是問別人。又怕被人追趕。只得踉蹌而逃。正走時。只見一人手提寶劍。迎面攔住道：「那裏去。嚇得寶玉驚惶無措。仗著膽擡頭一看。卻不是別人。就是尤三姐。寶玉見了。略定些神。央告道：『姐姐。怎麼你也來逼起我來了。』」那人道：「你

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今日你到這裏。是不饒你的了。（索隱）二路閃閃爍爍。至此乃用正筆淋漓痛快暢所欲言。寶玉聽了話頭不好。正自著急。只聽後面有人叫道。姐姐快快攔住。不要放他走了。尤三姐道。我奉妃子之命。等候已久。今兒見了。必要一劍斬斷你的塵緣。寶玉聽了。益發著忙。又不懂這些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只得回頭要跑。豈知身後說話的。並非別人。卻是晴雯。寶玉一見。悲喜交集。便說我一個人走迷了道兒。遇見仇人。我要逃回。卻不見你們一人跟著我。如今好了。晴雯姐姐。快快的帶我回家去罷。晴雯道。侍者不必多疑。我非晴雯。我是奉妃子之命。特來請你一會。並不難為你。寶玉滿腹狐疑。只得問道。姐姐。說是妃子叫我。那妃子究是何人。晴雯道。此時不必問。到了那裏。自然知道。寶玉沒法。只得跟著走。細看那人背後舉動。恰是晴雯。那面目聲音。是不錯的了。怎麼他說不是。我此時心裏模糊。且別管他。到了那邊。見了妃子。就有不是。那時再求他。到底女人的心腸。是慈悲的。必是恕我冒失。正想著。不多時到了一個所在。只見殿宇精緻。彩色輝煌。庭中一叢翠竹。戶外數本蒼松。廊簷下立著幾個侍女。都是宮穠打扮。見了寶玉進來。便悄悄的說道。這就是神瑛侍者麼。引著寶玉的說道。就是你快進去通報罷。有一侍女笑著招手。寶玉便跟著進去。過了幾層房舍。見一正房。珠簾高掛。那侍女說站著候旨。寶玉聽了。也不敢做聲。只得在外等著。那侍女進去。不多時出來。說請侍者參見。又有一人捲起珠簾。只見一女子頭帶花冠。身穿繡服。端坐在內。寶玉略一擡

頭見是黛玉的形容。便不禁的說道。妹妹在這裏。叫我好想。那簾外的侍女悄詫道。這侍者無禮。快快出去。說猶未了。又見一個侍兒。將珠簾放下。寶玉此時。欲待進去。又不敢。要走。又不捨。待要問明。見那些侍女。並不認得。又被驅逐。無奈出來。心想要問晴雯。回頭四顧。並不見有晴雯。心下狐疑。只得快快出來。又無人引著。正欲找原路而去。卻又找不出舊路了。正在爲難。見鳳姐站在一所房簷下招手。寶玉看見。喜歡道。可好了。原來回到自己家裏了。(索隱)驅逐回老家。去家在何處。長白。峨峨。鴨綠。渺渺。以遊。以牧。以長子孫。我怎麼一時迷亂如此。急奔前來。說姐姐在這裏麼。我被這些人捉弄到這個分兒。林妹妹又不肯見我。不知是何緣故。說著。走到鳳姐站的地方。細看起來。並不是鳳姐。原來卻是賈蓉的前妻秦氏。寶玉只得立住脚。要問鳳姐姐在那裏。那秦氏也不答言。竟是往屋裏去了。寶玉恍恍惚惚的。又不敢跟進去。只得呆呆的站着。歎道。我今日得了什麼。不是衆人都不理我。(索隱)時衰。運退。終常有此一日。便痛哭起來。見有幾個黃巾力士。執鞭趕來。說是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索隱)錦繡中原。豈容胡虜闖入。執鞭驅逐。努力一心。寶玉聽得。不敢言語。正要尋路出來。遠遠望見一羣女子。說笑前來。寶玉看時。又像有迎春等一千人走來。心裏喜歡叫道。我迷住在這裏。你們快來救我。正叫著。後面力士趕來。寶玉急得往前亂跑。忽見那一羣女子。都變作鬼怪形像。也來追撲。寶玉正在情急。只見那送玉來的和尚。手裏擎著一面鏡子。一照。說道。我奉元妃娘娘旨意。特來救你。登時鬼

怪全無。仍是一片荒郊。寶玉拉著和尚說道。我記得是你領我到這裏。你一時又不見了。看見了好些親人。只是都不理我。忽又變作鬼怪。到底是夢是真。望老師明白指示。那和尚道。你到這裏會偷看什麼東西沒有。寶玉一想道。他既能帶我到天仙福地。自然也是神仙了。如何瞞得他。況且正要明白。便道我到見了好些冊子來著。那和尚道。可又來。你見了冊子。還不解麼。世上的情緣。都是這些魔障。只要把歷過的事情。細細記著。將來我與你說明。說著。把寶玉很命的一推。說回去罷。(索隱)招之來、揮之去、佛力無邊。寶玉站不住脚。一交跌倒口裏喊道。阿呀。王夫人等正在哭泣。聽見寶玉甦來。連忙叫喚。寶玉睜眼看時。仍躺在炕上。見王夫人寶釵等哭的眼胞紅腫。定神一想。心裏說道。是了。我是死去過來的。遂把神魂所歷的事。呆著細想。幸喜多還記得。便哈哈的笑道。是了。是了。王夫人只道舊病復發。便好延醫調治。卽命丫頭婆子快去告訴賈政。說是寶玉回過來了。頭裏原是心迷住了。如今說出話來。不用備辦後事了。賈政聽了。卽忙進來看視。果見寶玉甦來。便道沒的癡兒。你要嚇死誰麼。說著。眼淚也不知不覺流下來了。又歎了幾口氣。仍出去叫人請醫生。診脈服藥。這裏麝月正思自盡。見寶玉甦過來。也放了心。只見王夫人叫人端了桂圓湯。叫他吃了幾口。漸漸的定了神。王夫人等放心。也沒有說。麝月只叫人仍把那玉交給寶釵給他帶上。想起那和尚來。這玉不知那裏找來的。也是古怪。怎麼一時要銀。一時又不見了。莫非是神仙不成。寶釵道。說起那和尚來的蹤跡。去的影響。那

玉並不是找來的。頭裏丟的時候。必是那和尚取去的。王夫人道。玉在家裏。怎麼能取的了去。寶釵道。既可送來。就可取去。(索隱)大澈、大悟、語、天下、事、皆、如、此、豈、僅、一、玉、已、哉、襲人麝月道。那年丟了。玉林大爺測了個字。後來二奶奶過了門。我還告訴過二奶奶。說測的那字是什麼賞字。二奶奶還記得麼。寶釵笑道。是了。你們說測的是當舖裏找去。如今纔明白了。竟是個和尚的尚字。在上頭。可不是和尚取去了的麼。王夫人道。那和尚本來古怪。那年寶玉病的時候。那和尚來說是我們家有寶貝可解。說的就是這塊玉了。他既知道自然。這塊玉到底有些來歷。(索隱)點明玉璽為傳國之寶、況且你女婿養下來就嘴裏含著的。古往今來。你們聽見過這麼第二個麼。只是不知終久這塊玉到底是怎麼著。連咱們這一個也還不知是怎麼著。(索隱)著、著、病、也、是、這、塊、玉、好、也、是、這、塊、玉、生、也、是、這、塊、玉、說、到、這、裏、忽、然、住、了、不、免、又、流、下、淚、來、寶玉聽了。心裏卻也明白。更想死去的事。愈加有因。只不言語。心裏細細的記憶那時。惜春便說道。那年失玉。還請妙玉請過仙。說是青埂峯下倚古松。還有什麼入我們來一笑逢的話。想起來。入我們三字。大有講究。佛教的法門最大。只怕二哥不能入得去。(索隱)當代答云、打諒、天下、就、是、你、們、一、個、攏、翠、庵、麼、寶玉聽了。又冷笑了幾聲。寶釵聽了。不覺的把眉頭兒皺著。發起怔來。尤氏道。偏你一說。又是佛門了。你出家的念頭。還沒有歇麼。惜春笑道。不瞞嫂子說。我早已斷了葷了。王夫人道。好孩子。阿彌陀佛。這個念頭是起不得的。惜春聽了。也不言語。寶玉想青燈古佛傍的詩句。不禁連

歎幾聲。忽又想起一牀蓆一枝花的詩句來。拏眼睛看著襲人。不覺又流下淚來。衆人都見他忽笑忽悲。也不解是何意。只道是他的舊病。豈知寶玉觸起機來。竟能把偷看冊上詩句。俱牢牢記住了。只是不說出來。心中早有一個成見在那裏了。暫且不題。且說衆人見寶玉死去復生。神氣清爽。又加連日服藥。一天好似一天。漸漸的復原起來。便是賈政見寶玉已好。現在丁憂無事。想起賈赦不知幾時遇赦。老太太的靈柩。久停寺內。終不放心。欲要扶柩回南安葬。便叫了賈璉商議。賈璉便道。老爺想得來極是。如今趁著丁憂。幹了一件大事更好。將來老爺起了服。生恐又不能遂意了。但是我父親不在家。姪兒呢。又不敢僭越。老爺的主意很好。只是這件事。也得好幾千銀子。衙門裏緝贓。那是再緝不出來的。賈政道。我的主意是定了。只爲大爺不在家。叫你來商議。你說怎麼個辦法。你是不能出的。現在這裏沒有人。我爲是好幾口棺材。都要帶回去的一個。怎麼樣的照應呢。想起把蓉哥兒帶了去。況且有他媳婦的棺材。也在裏頭。還有你林妹妹的。那是老太太的遺言。說跟著老太太一塊兒回去的。我想這一項銀子。只好在那裏挪借幾千。也就彀了。賈璉道。如今的人情過於淡薄。老爺呢。又丁憂。我們的老爺呢。又在外頭。一時借是借不出來的了。只是拏房地文書出去押去。賈政道。住的房子是官蓋的。那裏動得。賈璉道。住房是不能動的。外頭還有幾所。可以出脫的。等老爺起復後再贖。也使得。將來我父親回來了。倘能也再起用。也好贖的。只是老爺這麼大年紀。辛苦這一場。姪兒們心

裏實在不安。賈政道：「老太太的事，是應該的。只要你在家謹慎些，把持定了纔好。」賈璉道：「老爺這倒只管放心。姪兒雖糊塗，斷不敢不認真辦理的。況且老爺回南，少不得多帶些人去，所留下的人也有有限了。這點子費用，還可以過得來。就是老爺路上短少些，必經過賴尙榮的地方，可也叫他出點力兒。」賈政道：「自己的老人家的事，叫人家幫什麼？」賈璉答應了，是便退出來打算銀錢。賈政便告訴了王夫人，叫他管了家。自己便擇了發引長行的日子，就要起身。寶玉此時身體復元，賈環、賈蘭倒認真念書。賈政都交付給賈璉，叫他管教。今年是大比的年頭，環兒是有服的，不能入場。蘭兒是孫子，服滿了也可以考的。務必叫寶玉同著姪兒考去，能彀中一個舉人，也好贖一贖階們的罪名。（索隱：太平原評云：此段文尤深晦，夫寶玉爲孫，賈蘭爲曾孫，孫既可考，則曾孫服滿，自不待言。今云蘭兒服滿可考，叫寶玉同著考去，是寶玉服尙未滿，而考者則有賈蘭，不與寶玉以鄉魁也。按原評雖多牽強，此處所駁，足見其讀書心細。蓋寶玉因鄉試而出家，必令其與蘭兒同考，同中者，以表衣鉢相傳，繼托有人之意。蘭兒當指聖祖，賈璉等唯唯應命。賈政又分付了在家的人，說了好些話，纔別了宗祠，便在城外念了幾天經，就發引下船，帶了林之孝等而去。也沒有驚動親友，惟有自家男女送了一程回來。寶玉因賈政命他赴考，王夫人便不時催迫，查考起他的工課來，那寶釵襲人時常勸勉，自不必說。那知寶玉病後，雖精神日長，他的念頭一發更奇僻了，竟換了一種，不但厭棄功名仕進，竟把那兒女情緣也看淡了好些，是只衆人不大理會。寶玉也並不說出來。一日恰遇紫鵲

送了林黛玉的靈柩回來。悶坐自己屋裏啼哭。想着寶玉無情。見他林妹妹的靈柩回去。並不傷心落淚。見我這樣痛哭。也不來勸慰。反瞧著我笑。這樣負心的人。從前都是花言巧語來哄著我們。前夜虧我想得開。不然幾乎又上了他的當。只是一件叫人不解。如今我看他待襲人等。也冷冷兒的。二奶奶是本來不喜歡親熱的。麝月那些人。就不抱怨他麼。我想女孩子們。多半是癡心。白操了那些時的心。看將來的怎樣結局。(索隱)端敬、薨後、世祖、哀悼、逾常、不數月、而遜荒、迹宮花寂寞、年在當日、恩眷亦甚平常、不免心存疑悔、且自慮沒有結局、故噩音一播、遂毅然以身殉之耳。正想著。只見五兒走來。瞧他。見紫鵲滿面淚痕。便說。姐姐又想林姑娘了。想一個人。聞名不如見面。頭裏聽著寶二爺。女孩子跟前是最好的。我母親再三的把我弄進來。豈知我進來了。盡心竭力的服侍了幾次病。如今病好了。連一句好話沒有剩出來。如今索性連眼兒也都不瞧了。紫鵲聽他說的好笑。便撲嗤的一笑。啐道。吓你這小蹄子。你心裏要寶玉。怎麼個樣兒待你纔好。女孩兒家。也不害臊。連名公正氣的屋裏人。瞧著他。還沒事人一大堆呢。有功夫理你去。(索隱)秋月、春風、等閒度、花容玉貌、爲誰妍、想見長門幽怨、致慨於實命、不猶者不一其人。因又笑著。拏個指頭往臉上抹著。問道。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哪。那五兒聽了。自知失言。便飛紅了臉。待要解說。不是要寶玉怎樣看待。說他近來不知憐下的話。只聽院門外頭亂喊道。外頭和尚又來要那一萬銀子呢。太太著急。叫璉二爺和他講去。偏偏璉二爺又不在家。那和尚在外頭說些瘋話。太太叫請二

奶奶過去商量。不知怎樣打發那和尚。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純係空中著筆，須看其借題發揮，不脫不粘，自然超妙。作者以勝國遺民、種族國家之念，時繫心曲，而耳聞目見，類多可駭可愕之事，以爲似此淫昏顛倒，逆取逆守，豈能長有茲土。天鑒不遠，必有還我河山之一日。於是當文網森嚴之世，幻爲長空詭譎之文，以假作新朝，以真予故國。春秋大義炳若日星，爲全書著作關鍵。此回放開手眼，直透機倪，如「假去真來，真勝假」，大凡人作夢，說是假的，豈知有這夢，便有這事。「你們弟兄沒有一個好人，敗人名節，破人婚姻，今日你到這裏，是不饒你的了。」何處男人敢闖入我們這天仙福地來快走出去。」直以爲掃盡胡氛，重興漢族，天從民欲，操券可期。作者以預言家自處，故回中有只做一個末卜先知的人，一語今日者，夙願雖預言已驗，而遲遲至於二百數十年以後，則我無量數黃帝子孫之恥也。全回分一大段，兩小段，自開首起至暫且不提止，爲上半回正文，立意在此，是以言之獨詳，不善讀者，至疑重遊幻境，複述正冊副冊一遍，爲無謂之筆墨，則真隔靴搔癢，辜負作者苦心矣。以下至送了一程回來止，爲下半回正文，以下至本回完畢，爲餘波。

(護花評)王夫人說到生也是這塊玉，下句是死也是這塊玉，忽然止住不說，神情如畫。

賈政扶柩回南，了卻無數未完事件，且好敍後來一切家事。若賈政在家，便有許多掣肘處。
(大某評)五兒興至情濃，寶玉酒闌歌罷，可憐補到，竟爲蛇足。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話說王夫人打發人來叫寶釵過去商量。寶玉聽見說是和尚在外頭趕忙的，獨自一人走到

前頭。嘴裏亂喊道。我的師父在那裏。叫了半天。並不見有利尙。只得走到外面。見李貴將利尙攔住。不給他進來。寶玉便說道。太太叫我請師父進去。李貴聽了鬆了手。那利尙便搖搖擺擺的進去。(索隱)李貴攔住和尙不給他進來。爲紫鵲攔住寶玉不給他出去作照。和尙搖搖擺擺的進去。爲寶玉偷偷掩掩的逃出作照。寶玉看見那僧的形狀。與他死去時所見的一般。心裏早有些明白了。便上前施禮。連叫師父。弟子迎候來遲。那僧說我不要你們接待。只要銀子拏了來。我就走。寶玉聽來。又不像有道行的語。看他滿頭癩瘡。渾身骯髒破爛。心裏想道。自古說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也不可當面錯過。我且應了他謝銀。並探探他的口氣。便說道。師父不必性急。現在家母料理。請師父坐下。略等片時。弟子請問師父。可是從太虛幻境而來。那利尙道。什麼幻境。不過是來處來。去處去罷了。我是送還你的玉來的。我且問你。那玉自從那裏來的。寶玉一時對答不來。(索隱)此玉實從趁風打劫中得來。是以對答不出。那僧笑道。你自己的來路還不知。便來問我。寶玉本來穎悟。又經點化。早把紅塵看破。只自己的底裏未知。一聞那僧問起玉來。好像當頭一棒。(索隱)真是當頭一棒。便說道。你也不用銀子了。我把那玉還你罷。那僧笑道。也該還我了。(索隱)良心發現。故有還你之說。天理循環。故有該還之笑。微有妙諦。勿忽略過。寶玉也不答言。往裏就跑。走到自己院內。見寶釵襲人等都到王夫人那裏去了。忙向自己牀邊。取了那玉便走出來。迎面撞見了襲人。撞了一個滿懷。把襲人嚇了一跳。說道。太太說你陪著和尙坐著很好。太太在那裏打算送

他些銀兩。你又回來做什麼。寶玉道：你快去回太太說不用張羅銀兩了。我把這玉還了他就是了。（索隱）一切冤孽皆從一還中消滅。襲人聽說，即忙拉住寶玉道：這斷使不得的。那玉就是你的命。若是他拏去了，你又要病著了。寶玉道：如今不再病的了。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索隱）玩此語，知世祖敵履天下，實亦有悔於中。傳子傳賢，初無成見。掙脫襲人，便要想走。襲人急得趕著說道：你回來。我告訴你一句話。寶玉回過頭來道：沒有什麼說的了。襲人顧不得什麼，一面趕著跑。一面喊道：上回丟了玉，幾乎沒有把我的命要了。剛剛兒的有了你，拏了去，你也活不成。我也活不成了。你要還他，除非是叫我死了。說著，趕上一把拉住。寶玉急了道：你死也要還，你死也要還。很命的把襲人一推，抽身要走。無奈襲人兩隻手繞著寶玉的帶子不放，鬆哭喊著，坐在地下裏面的丫頭聽見，連忙趕來。瞧見他兩個人的神情不好，只聽見襲人哭道：快告訴太太去。寶二爺要把那玉去還和尚呢。那丫頭忙飛報王夫人。那寶玉更加生氣，用手來撕開了襲人的手。幸虧襲人忍痛不放。紫鵲在屋裏聽見寶玉要把玉給人，這一急比別人更甚。（索隱）暗刺董年。把素日冷淡寶玉的主意都忘在九霄雲外了。連忙跑出來，幫著抱住寶玉。那寶玉雖是個男人，用力掙住，怎奈兩個人死命的抱住不放，也難脫身。歎口氣道：爲一塊玉，這樣死命的不放。若是我一個人走了，又待怎麼樣呢。襲人紫鵲聽到那裏，不禁號啕大哭起來。正在難分難解，王夫人寶釵急忙趕來，見是這樣形景，便哭著喊道：寶玉，你又瘋了麼。寶玉見

王夫人來了。明知不能脫身。只得陪笑說道。這當什麼。又叫太太著急。他們總是這樣大驚小怪的。我說那和尙不近人情。他必要一萬銀子。少一個不能。我生氣進來。拏這玉還他。就說是假的。要這玉幹什麼。他見得我們不希罕那玉。便隨意給他些。就過去了。王夫人道。我打諒真要還他。這也罷了。爲什麼不告訴明白了。叫他們哭哭喊喊的像什麼。寶釵道。這麼說呢。倒還使得。要是真拏那玉給他。那和尙有些古怪。倘或一給了他。又鬧到家口不寧。豈不是不成事了麼。至於銀錢呢。就把我的頭面折變了。也還彀了呢。王夫人聽了道。也罷了。且就這麼辦罷。寶玉也不回答。只見寶釵走上來。在寶玉手裏拏了這玉說道。你也不用出去。我合太太給他錢就是了。寶玉道。玉不還他也使得。只是我還得當面見他一見纔好。襲人等仍不肯放手。到底寶釵明決。說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襲人只得放手。寶玉笑道。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的。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著他走了。看你們就守著那塊玉怎麼樣。襲人心裏又著急起來。仍要拉他。只礙著王夫人和寶釵的面前。又不好太露輕薄。恰好寶玉一撒手就走了。襲人忙叫小丫頭在三門口傳了焙茗等。告訴外頭照應著二爺。他有些瘋了。小丫頭答應了出去。王夫人寶釵等進來坐下。問起襲人來由。襲人便將寶玉的話細細說了。王夫人寶釵甚是不放心。又叫人出去分付衆人。伺候聽著和尙說些什麼。回來。小丫頭傳話進來。回王夫人道。二爺真有些瘋了。外頭小廝們說裏頭不給他玉。他也沒法。如今身子出來了。求著那和尙帶了他

去。王夫人聽了說道。這還了得。那和尚說什麼來著。小丫頭回道。和尚說要玉不要人。（索隱）家中是重玉不重人、和尚亦要玉不要人、卒之人既不留玉亦不能終守也。寶釵道。不要銀子了麼。小丫頭道。沒聽見說。後來和尚合二爺兩個人說著笑著。有好些話。外頭小廝們都不大懂。王夫人道。糊塗東西聽不出來。學是自然學得來的。便叫小丫頭你。把小廝叫進來。小丫頭連忙出去叫進那小廝。站在廊下。隔著窗戶進了安。王夫人便問道。和尚和二爺的話。你們不懂。難道學也學不來麼。那小廝回道。我們只聽見說什麼大荒山。什麼青埂峯。又說什麼太虛境。斬斷塵緣。這些話。王夫人聽了也不懂。寶釵聽了。嚇得兩眼直瞪。半句話都沒有了。正要叫人出去拉寶玉進來。只見寶玉笑嘻嘻的進來。說好了好了。寶釵仍是發怔。王夫人道。你瘋瘋癲癲的是什麼。寶玉道。正經的。又說我瘋癲。那和尚與我原認得的。他不過也是要來見我一見。他何嘗是真的要銀子呢。也只當化個善緣就是了。所以說明了。他自己就飄然而去了。這可不是好了麼。（索隱）首回云好便是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要好須是了。至此而一切皆了矣。王夫人不信。又隔著窗戶問那小廝。那小廝連忙出來。問了門上的人。進來回說。果然和尚走了。說請太太們放心。我原不要銀子。只要寶二爺時常到他那裏去。就是了。諸事只要隨緣。自有一定的道理。王夫人道。原來是個好和尚。你們曾問住在那裏。門上道。奴才也問來著。他說我們二爺是知道的。王夫人問寶玉道。他到底住在那裏。寶玉笑道。這個地方說遠就遠。說近就近。寶釵不待說完便

道。你醒醒兒罷。別儘著迷在裏頭。現在老爺太太就疼你一個人。老爺還分付叫你幹功名長進呢。寶玉道。我說的不是功名麼。你們不知道。一子出家。七祖昇天呢。王夫人聽到那裏。不覺傷心起來。說我們的家運怎麼好。一個四丫頭。口口聲聲要出家。如今又添出一個來了。我這樣過日子。過他做什麼。說著大哭起來。寶釵見王夫人傷心。只得上前苦勸。寶玉笑道。我說了這一句頑話。太太又認起真來了。王夫人止住哭聲道。這些說話也是混說的麼。正鬧著。只見丫頭來回說。璉二爺回來了。顏色大變。說請太太出去說話。王夫人又吃了一驚。說道。將就些叫他進來罷。小嬸子也是舊親。不用迴避了。賈璉進來見了王夫人。請了安。寶釵迎著也問了賈璉的安。回說道。剛纔接了我父親的書信。說是病重得很。叫我就去。若遲了。恐怕不能見面。說到那裏。眼淚便掉下來了。王夫人道。書上寫的是什麼病。賈璉道。寫的是感冒風寒起來的。如今成了癆病了。現在危急。專差一個人連日連夜趕來的。說如若再耽擱一兩天。就不能見面了。故來回太太。姪兒必得就去纔好。只是家裏沒人照管。薺兒芸兒。雖說糊塗。到底是個男人。外頭有了事來。還可傳個話。姪兒家裏倒沒有什麼事。秋桐是天天哭著喊著。不願意在這裏。姪兒叫了他娘家的人來領了去了。倒省了平兒好些氣。雖是巧姐沒人照應。還虧平兒的心很好。巧姐兒心裏也明白。只是性氣比他娘還剛硬些。求太太時常管教他。說著。眼圈兒一紅。連忙把腰裏拴檳榔荷包小絹子拉下來擦眼。王夫人道。放著他親祖母在那裏。託我做什

麼。賈璉輕輕的說道。太太要說這個話。姪兒就該活活兒的打死了。沒什麼說的。總求太太始終疼姪兒就是了。(索隱)極棘、手處看他輕輕寫去。純在箇中。成如容易卻艱辛。說著就跪下來了。王夫人也眼圈兒紅了。說你快起來。娘兒們說話兒。這是怎麼說。只是一件。孩子也大了。倘或你父親有個一差二錯。又耽擱住了。或者有個門當戶對的來說親。還是等你回來。還是你太太作主。賈璉道。現在太太們在家。自然是太太們做主。不必等我。王夫人道。你要去。就寫了稟帖給二老爺送個信。說家下無人。你父親不知怎樣。快請二老爺將老太太的大事早早的完結。快快回來。賈璉答應了。是正要走出去。復轉回來。回說道。咱們家的家下人。家裏還殼使喚。只是園裏沒有人。太空了。包勇又跟了他們老爺去了。姨老太太住的房子。薛二爺已搬到自己的房子內住了。園裏一帶房子都空著。恐沒照應。還得太太叫人常查看查看。那權翠菴原是咱們家的地基。如今妙玉不知那裏去了。所有的跟隨他的當家女尼。不敢自己作主。要求府裏一個人管理管理。王夫人道。自己的事還鬧不清。還擱得住外頭的事麼。這句話。好歹別叫四丫頭知道。若是他知道了。又要噪著出家的念頭出來了。你想我們家什麼樣的人家。好好的姑娘出了家。還了得。賈璉道。太太不提。姪兒也不敢說。四妹妹到底是東府裏的。又沒有父母。他親哥又在外頭。他親嫂子又不大說得上話。姪兒聽見要尋死覓活了好幾次。他既是心裏這麼著的了。若是扭著他。將來倘或認真尋了死。比出家更不好了。王夫人聽了點頭道。這件

事真真叫我也難擔。我也實在做不得主。由他大嫂子去就是了。賈璉又說了幾句話。纔出來。叫了衆家人來。交代清楚。寫了書。收拾了行裝。平兒等不免叮囑了好些。只有巧姐兒慘傷的。了不得。賈璉又欲託王仁照應。巧姐到底不願意。聽見外頭託了芸薺二人。心裏更不受用。嘴裏却說不出來。只得送了他父親。謹謹慎慎的隨著平兒過日子。豐兒小紅因鳳姐去世。告假的告假。告病的告病。平兒意欲接了家中一個姑娘來。一則給巧姐作伴。二則可以帶著他。遍想無人。祇有喜鸞四姐兒。是賈母舊日鍾愛的。偏偏四姐兒新近出了嫁了。喜鸞也有了人家兒。不日就要出閣。也只得罷了。(索隱)借賈璉回話中收束一切。埋伏下文。八面俱到。運實於虛。此是文章化境。

且說賈芸賈薺送了賈璉。便進來見了邢王二夫人。他兩箇倒替著在外書房住下。日間便與衆人廝鬧。有時找了幾個朋友。吃個車輪轆會。甚至聚賭。裏頭那裏知道。一日邢大舅王仁來。瞧見了賈芸賈薺住在這裏。知他熱鬧。也就借著照看的名兒。時常在外書房設局賭錢吃酒。所有幾個正經的家人。賈政帶了幾個去。賈璉又跟去了幾個。只有那賴林諸家的兒子姪兒。那些少年。託著老子娘的福。吃喝慣了的。那知當家立計的道理。況且他們長輩都不在家。便是沒籠頭的馬了。又有兩個旁主人。慇懃無不樂爲。這一鬧。把個榮國府鬧得沒上沒下。沒裏沒外。(索隱)此爲順治十七年冬季事。是年八月董妃死。九月世祖幸昌平。明陵留京辦事者爲鄭親王。巽親王等。其時宮內無主。僉壬乘勢縱恣。不法綱紀。蕩然或有如書中所言者。那賈薺還想勾引寶玉。賈芸攔住道。寶二爺

那個人去運氣的。不用惹他。那一年我給他說了一門子絕好的親。父親在外頭做稅官。家裏開幾個當舖。姑娘長的比仙女兒還好。我巴巴兒的。細細的寫了一封書子給他。誰知他沒造化。說到這裏。瞧了瞧左右無人。又說他心裏早和咱們這個二嬸娘好上了。你沒聽見說。還有一個林姑娘呢。弄的害了相思病死的。(索隱)世祖荒淫無度。內寵滋多。宮庭深邃。真相難知。遂致揣測。附會之談紛然並起。誰不知道這也罷了。各自的姻緣罷咧。誰知他爲這件事。倒惱了我。總不大理。他打諒誰必是借誰的光兒呢。賈薔聽了點點頭。纔把這個心歇了。他兩個還不知道寶玉自會那和尚以後。他是欲斷塵緣。一則在王夫人跟前。不敢任性。已與寶釵襲人等。皆不大款洽了。那些丫頭不知道。還要逗他。寶玉那裏看得到眼裏。他也並不將家事放在心裏。時常王夫人寶釵勸他念書。他便假作攻書。一心想著那個和尚。引他到那仙境的機關。心目中觸處皆爲俗人。卻在家難受。閒來倒與惜春講究。他們兩個人講得上了。那種心更加准了幾分。那裏還管賈環賈蘭等。那賈環爲他父親不在家。趙姨娘已死。王夫人不大理會。他便入了賈薔一路。倒是彩雲時常規勸。反被賈環辱罵。玉釧兒見寶玉瘋癲更甚。早和他娘說了。要求著出去。如今寶玉賈環他哥兒兩個。各有一種脾氣。鬧得人人不理。獨有賈蘭跟著他母親上緊攻書。作了文字。送到學裏請教代儒。近來代儒老病在牀。只得自己刻苦。李執是素來沉靜。除了請王夫人的安。會會寶釵。餘者一步不走。只看著賈蘭攻書。所以榮府住的人雖不少。竟是各

自過各自的。誰也不肯做誰的主。(索隱)分崩離析其端已兆。賈環賈薈等愈鬧的不像事了。甚至偷典偷賣。不一而足。賈環更加宿娼濫賭。無所不爲。一日邢大舅王仁都在賈家外書房吃酒。一時高興。叫了幾個陪酒的來唱著曲兒勸酒。賈薈便說你們鬧得太俗。我要行個令兒。衆人道。使得。賈薈道。咱們月字流觴罷。我先說起月字。數到那個。便是那個吃酒。還要酒面酒底。須得依著令官。不依者罰三大杯。衆人都依了。賈薈吃了一杯令酒。便說飛羽觴而醉月。順次數到賈環。賈薈說酒面要個桂字。賈環便說道。冷露無聲溼桂花。酒底呢。賈薈便說個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邢大舅說道。沒趣沒趣。你又懂得什麼字了。也假斯文起來。這不是取樂境。是嘔人了。咱們都免了。倒是搵個拳。輸家吃。輸家唱。叫做苦中苦。若是不會唱的。說個笑話兒也使得。只要有趣。衆人都道。使得。於是亂搵起來。王仁輸了。吃了一杯。唱了一個。衆人道。好。又搵起拳來。是個陪酒的輸了。唱了一個什麼小姐。小姐多丰采。以後邢大舅輸了。衆人要他唱曲兒。他道。我唱不上來的。我說個笑話兒罷。賈環道。若說不笑。仍要罰的。邢大舅就吃了一杯。便說道。諸位聽著。村莊上有一座元帝廟。旁邊有個土地祠。那元帝老爺常叫土地來說閒話兒。一日。元帝廟裏被了盜。便叫土地去查訪。土地稟道。這地方沒有賊的。必是神將不小心。被外賊偷了東西去。元帝道。胡說。你是土地。失了盜。不問你問誰去呢。你倒不去拏賊。反說我的神將不小心麼。土地稟道。雖說是不小心。到底是神廟的風水不好。元帝道。你倒會看風水麼。土

地道待小神看看。那土地向各處瞧了一會。便來回稟道。老爺坐的身子背後兩扇紅門。就不謹慎。小神坐的背後。是砌的牆。自然東西丟不了。以後老爺的背後。亦改了牆就好了。元帝老爺聽來有理。便叫神將派人打牆。衆神將歎口氣道。如今香火一炷也沒有。那裏有磚灰人工來打牆。元帝老爺沒法。叫衆神就作法。卻都沒有主意。那元帝老爺腳下的龜將軍站起來道。你們不中用。我有主意。你們將紅門拆下來。到了夜裏。拏我的肚子墊住這門口。難道當不得一堵牆麼。衆神將都說道好。又不化錢。又便當結實。於是龜將軍便當這個差使。竟安靜了。豈知過了幾天。那廟裏又丟了東西。衆神將叫了土地來說道。你說砌了牆。便不丟東西。怎麼如今有了牆。還要丟。那土地道。這牆砌得不結實。衆神將道。你瞧去。土地一看。果然是一堵好牆。怎麼有失事。把手摸了一摸道。我打諒是真牆。那裏知道是個假牆。(索隱)一部書中文酒之會不下數十次。佳人才子韻事雅集。可稱極盛。殿之以如此一宴。豈獨鼓解穢之意耶。衆人聽了大笑起來。賈薔也忍不住的笑。說道。傻大舅。你好。我沒有罵你。你爲什麼罵我。快拏杯來罰一大杯。那大舅吃了。已有醉意。衆人又吃了幾杯。都醉起來。那大舅說他姐姐不好。王仁說他妹妹不好。都說得很很毒。毒的賈環聽了。趁著酒興。也說鳳姐不好。怎樣苛刻我們。怎樣踏我們的頭。衆人道。大凡做個人。原要厚道些。看鳳姑娘仗著老太太這樣的利害。如今焦了尾巴梢子了。只剩了一個姐兒。只怕也要現世報呢。(索隱)豫王死後。其子多尼。方在幼年。不懼於王者。思遷其毒於其子。賈芸想著鳳

姐待他不好。又想起巧姐兒見他就哭。也信著嘴兒混說。還是賈薈道。吃酒罷。說人家做什麼。那兩個陪酒的道。這位姑娘多少年紀了。長得怎麼樣。賈薈道。模樣兒是好得很的。年紀也有十三四歲了。那陪酒的說道。可惜這樣人。生在府裏這樣人家。若生在小戶人家。父母兄弟都做了官。還發了財呢。衆人道。怎麼樣。那陪酒的說。現今有個外藩王爺。最是有情的。要選一個妃子。若合了式。父母兄弟都跟了去。可不是好兒麼。衆人都不大理會。只有王仁心裏略動了一動。仍舊吃酒。只見外頭走進賴林兩家的子弟來。說爺們好樂呀。衆人站起來說道。老大老三。怎麼這時候纔來。叫我們好等。那兩個人說道。今早聽見一個謠言。說是噤們家又鬧出事來了。心裏著急。趕到裏頭打聽去。並不是噤們。衆人道。不是噤們就完了。爲什麼不就來。那兩個說道。雖不是噤們。也有些干係。你們知道是誰。就是賈雨村老爺。我們今日進去。看見帶著鎖子。說要解到三法司衙門裏審問去呢。(索隱)既云假去真來。則所有之假。自宜一敗塗地。以示掃除淨盡也。我們見他常在噤們家裏來往。恐有什麼事。便跟了去打聽。賈芸道。到底老大用心。原該打聽打聽。你且坐下吃一杯再說。兩人讓了一回。便坐下吃著酒道。這位雨村老爺。人也能幹。也會鑽營。官也不小了。只是貪財。被人家參了個婪索屬員的幾款。如今的萬歲爺是最聖明。最仁慈的。獨聽了一個貪字。或因遭踢了百姓。或因恃勢欺良。是極生氣的。所以旨意便叫拿問。若是問出來了。只怕攔不住。若是沒有的事。那參的人也不便。如今真真是好時候。只要

有造化做個官兒就好。衆人道：你的哥哥就是有造化的。現做知縣，還不好麼？賴家的說道：我哥哥雖是做了知縣，他的行爲只怕也保不住怎麼樣呢？衆人道：手也長麼？賴家的點點頭兒。(索隱)入神之筆便舉起杯來吃酒。衆人又道：裏頭還聽見什麼新聞？兩人道：別的事沒有，只聽見海疆的賊寇拏住了好些，也解到法司衙門裏審問，還審出好些賊寇，也有藏在城裏的。打聽消息，抽空兒就劫掠人家。如今知道朝裏那些老爺們都是能文能武，出力報効，所到之處，早就消滅了。(索隱)看似聞文其實因一百十四回甄寶玉奉命安撫海疆所到之處盜賊即行消滅則其擡高甄氏處言外自見衆人道：你聽見有在城裏的，不知審出啗們家失了盜一案來沒有？兩人道：倒沒有聽見。恍惚有人說是有個內地裏的人，城裏犯了事，搶了一個女人，那女人不依，被這賊寇殺了。那賊寇正要跳出關去，被官兵拏住了，就在拏獲的地方，正了法了。衆人道：啗們權翠菴的什麼妙玉，不是叫人搶去，不要就是他罷？賈環道：必是他。衆人道：你怎麼知道？賈環道：妙玉這個東西，是最討人嫌的。他每日家捏酸，見了寶玉，就眉開眼笑了。我若見了他，他從不拏正眼瞧我一瞧，真要是他，我纔趁願呢。衆人道：搶的人也不少，那裏就是他？賈芸道：有點信兒。前日聽見人說他菴裏的道婆做夢，說看見是妙玉叫人殺了。衆人笑道：夢話算不得。邢大舅道：管他夢不夢，啗們快吃飯罷。今夜做個大輸贏，衆人願意，便吃畢了飯。大賭起來，賭到三更多天，只聽見裏頭亂鬧，說是四姑娘合珍大奶奶拌嘴，把頭髮都絞掉了。(索隱)惜春出家必歸罪於珍大

奶奶者、喻圓、不容於正室、張夫人之義、北方張珍、同音大奶奶、則正夫人之代名詞也。趕到邢夫人王夫人那裏去叩了頭。說是要求容他做尼姑呢。送他一個地方。若不容他。他就死在跟前。那邢王二位太太沒主意。叫請賈二爺去。賈二爺進去。便知是那回看家的時候起的念頭。想來是勸不過來的了。便合賈二爺商議道。太太叫我們進去。我們是做不得主的。況且也不好做主。只好勸去。若勸不住。只好由他們罷。嗒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兩個商量定了主意。進去見了邢王兩位太太。便假意的勸了一回。無奈惜春立意必要出家。就不放他出去。只求一兩間淨屋子。給他誦經拜佛。尤氏見他兩個不肯作主。又怕惜春尋死。自己便硬做主張。說道。這個不是。索性我擔了罷。說我做嫂子的。容不下小姑子。逼他出了家了。就完了。(索隱)歸束到此坐實悍妬二字詞意極爲明顯若說到外頭去呢。斷斷使不得。若在家裏呢。太太們都在這裏。算我的主意罷。叫賈哥兒寫封書子。給你珍大爺璉二叔就是了。賈二爺等答應了。不知邢王二位夫人。依與不依。下回分解。

(索隱)此回共分三段、自開首起至也是混說的麼止、爲上半回正文、世祖自悼、亡後憂鬱過甚、色相一空、當其敝屣、尊榮矢志、遠適之際、掖庭眷寵如繼、后董年輩交相諫阻、情理之常、無如血濺車前、難回天步、秋來、紈扇終被捐遺、命也何如言之痛矣、以下至也只得罷了止、爲中間過脈、以下至本回完畢、爲下半回正文、全書回目、俱斟酌妥貼、無如此回之奇特者、蓋環之附入芸薹一路、年少無知、不足深責、而作者秉筆之際、竟以罪魁屬之、意其對於繼承之主、有

所諷刺歟

（護花評）寶玉說還了你玉和尚說也該還了針鋒相對須知不是還玉是反意還原

寶玉說出一子出家的話是文章明點法，必不可少，隨以頑話撇開，是文章縱放法，不點則眼不明，不縱則勢不寬，接寫賈璉急忙出門，纔好敘巧姐惜春諸事。

薛姨媽搬去自住，繡翠菴求人管理，一是補筆，一是伏筆。

寫賈芸編派寶玉寶釵黛玉等事，真是小人口吻，即借端補明從前所寄之書，且引起下文那舅王仁賈環等行人懷恨說話，爲串賣巧姐之根。

賈雨村爲一部書中起結之人，若不爲是罷官，如何能歸結石頭記，趁勢插入，以爲了結地步。

（大某評）寶玉與鳳姐黛玉關涉，竟爲芸兒說破，意者曾寄膝下，故能視於無形歟。

第一百十八回

挾微嫌舅兄欺弱女

警謎語妻妾諫癡人

話說那王二夫人聽尤氏一段話，明知也難挽回，王夫人只得說道：「姑娘要行善，這也是前生的夙根，我們也實在攔不住。只是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出了家不成了事體。」（索隱）堂堂平西王府，乃至第一愛幸之寵姬，出家修道，傳播外間，必起種種謠諑。如今你嫂子說了，准你修行，也是好處。卻有一句話要說，那頭髮可以不剃的，只要自己的心真，那在頭髮上頭呢？你想妙玉也是帶髮修行的，不知他怎樣凡心一動，纔鬧到那個分兒。姑娘執意如此，我們就把姑娘住的房子，便

算了姑娘的靜室。(索隱)只在五華不出幻境。所有服侍姑娘的人，也得叫他們來問。他若願意跟著，就講不得說親配人。若不願意跟的，另打主意。惜春聽了，收了淚，拜謝了邢王二夫人，李纨、尤氏等。王夫人說了，便問彩屏等：誰願跟姑娘修行？彩屏等回道：太太們派誰就是誰。王夫人知道不願意，正在想人。襲人立在寶玉身後，想來寶玉必要大哭，防著他的舊病，豈知寶玉歎道：真真難得襲人心裏更自傷悲。寶釵雖不言語，遇事試探，見他執迷不醒，只得暗中落淚。王夫人纔要叫了衆丫頭來問，忽見紫鵲走上前去，在王夫人面前跪下，回道：剛纔太太問跟四姑娘的姐姐，太太看著怎麼樣？王夫人道：這個如何強派得人的？誰願意？他自然說出來。紫鵲道：姑娘要修行，自然姑娘願意，並不是別的姐姐們的意思。我有句話回太太：我也並不是拆開姐姐們，各人有各人的心。我服侍林姑娘一場，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們知道的。實在恩重如山，無可以報他死了。我恨不得跟了他去，但是他不是這裏的人。我又受主子家的恩典，難以從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們將我派了跟著姑娘，服侍姑娘一輩子。不知太太們准不准？若准了，就是我的造化了。邢王二夫人尙未答言，只見寶玉聽到那裏，想起黛玉一陣心酸，眼淚早下來了。衆人纔要問他時，他又哈哈的大笑，走上來道：我原不該說的。這紫鵲太太派給我屋裏，我纔敢說。求太太准了他罷。全了他的好心。王夫人道：你頭裏姊妹出了嫁，還哭得死去活來，如今看見四妹妹要出家，不但不勸，倒說好事，你如今到底是怎麼個

意思。我索性不明白了。寶玉道：「四妹妹修行是已經准的了。四妹妹也是一定主意了。若是真的。我有一句話告訴太太。若是不定的。我就不敢混說了。惜春道：「二哥哥話說也好笑。一個人主意不定。便扭得過太太們來了。我也是像紫鵲的話。容我呢。是我的造化。不容我呢。還有一個死呢。那怕什麼。二哥哥既有話只管說。寶玉道：「我這也不算什麼洩漏了。這也是一定的。我念一首詩給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人家苦得很的時候。你倒來做詩嘔人。寶玉道：「不是做詩。我到一個地方兒看了來的。你們聽聽罷。衆人道：「使得。你就念念。別順著嘴兒胡謔。寶玉也不分辯。便說道：

勘破三春景不長。(索隱)三春指三桂也。三桂久蓄叛謀。圓知其不能成事。屢諷不納。故曰勘破。緇衣頓
改昔年粧。(索隱)昔也。翟菲今也。緇衣。可憐繡戶侯門女。(索隱)女字當改作妾字。獨臥青燈古佛傍。

(索隱)獨臥對雙宿言之。

李執寶釵聽了詫異道：「不好了。這人入了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點頭歎息。便問寶玉：「你到底是那裏看來的。寶玉不便說出來。回道：「太太也不必問。我自有的地方。王夫人回過味來。細細一想。便更哭起來道：「你說前兒是頑話。怎麼忽然有這首詩罷了。我知道了。你們叫我怎麼樣呢。我也沒有法兒了。也只得由著你們去罷。但是要等我合上了眼。各自幹各自的就完了。寶釵一面勸著。這個心比刀絞更甚。也掌不住。更放聲大哭起來。襲人已經哭得死去活來。幸

虧秋紋扶著寶玉也不啼哭。也不相勸。只不言語。（索隱）萬物靜觀皆自得。賈蘭賈環聽到那裏。各自走開。李紈竭力的解說。總是寶兄弟兒四妹妹修行。他想來是痛極了。不顧前後的瘋話。這也作不得準的。獨有紫鵲的事情。准不准。好叫他起來。王夫人道。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紫鵲聽了叩頭。惜春又謝了王夫人。紫鵲又給寶玉寶釵叩了頭。寶玉念聲阿彌陀佛。難得難得。不料你倒先好了。寶釵雖然有把持。也難掌住。只有襲人也顧不得王夫人在上。便痛哭不止。便說也願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寶玉笑道。你也是好心。但是你不能享這個清福的。襲人哭道。這麼說。我是要死的了。寶玉聽到那裏。倒覺傷心。只是說不出來。因時已五更。寶玉請王夫人安歇。李紈等各自散去。彩屏等暫且服侍惜春回去。後來許配了人家。紫鵲終身服侍。毫不改初。此是後話。（索隱）此處紫鵲當作別人看。讀紅樓不可咬屎噉。且言賈政扶了賈母靈柩。一路南行。因遇著班師的兵將船隻過境。河道擁擠。不能速行。在道實在心焦。幸喜遇見了海疆的官員。聞得鎮海統制欽召回京。想來探春一定回家。略略解些煩悶。只打聽不出起程的日期。心裏又煩躁。想到盤費。算來不敷。不得已寫書一封。差人到賴尚榮任上借銀五百。叫人沿途迎上來。急需應用。那人去了數日。賈政的船纔行得十數里。那家人回來。迎上船隻。將賴尚榮的稟啟呈上。書內告了多少苦處。備上白銀五十兩。賈政看了生氣。卽命家人立刻送還。將原書發回。叫他不必費心。那家人無

奈只得回到賴尙榮任所。賴尙榮接到原書銀兩，心中煩悶，知事辦得不周到，又添了一百。（索隱）極寫賴尙榮之醜，不必定有所指，只顯得滿奴背恩負義之流。夾來人帶回，幫著說些好話。豈知那人不肯帶回，撂下就走了。賴尙榮心下不安，立刻修書到家，回明他父親，叫他設法告假贖出身來。於是賴家託了賈薔、賈芸等在王夫人面前乞恩放出。賈薔明知不能過了一日，假說王夫人不依的話，回覆了賴家，一面告假，一面差人到賴尙榮任上，叫他告病辭官。王夫人並不知道。那賈芸聽見賈薔的假話，心裏便沒想頭，連日在外又輸了好些銀錢，無所抵償，便和賈環相商。賈環本是一個錢沒有的，雖說趙姨娘積蓄些微，早被他弄光了。那能照應人家，便想起鳳姐待他刻薄，要趁賈璉不在家，要擺佈巧姐出氣，遂把這個當叫賈芸上去，故意的埋怨。賈芸道：「你們年紀比我大，放著弄銀錢的事，又不敢辦，倒和我沒錢的人相商。」賈芸道：「三叔，你這話說的倒好笑。咱們一塊兒頑，一塊兒鬧，那裏有銀錢的事？」賈環道：「不是前兒有人說是外藩要買個偏房，你們何不和王大舅商量，把巧姐說給他呢？」賈芸道：「叔叔，我說句叫你生氣的話，外藩化了錢買人，還想能和咱們走動麼？」賈環在賈芸耳邊說了些話。賈芸雖然點頭，只道賈環是小孩子的話，也不當事。恰好王仁走來說道：「你們兩個人商量些什麼，瞞著我麼？」賈芸便將賈環的話附耳低言的說了。王仁拍手道：「這倒是一種好事，又有銀子，只怕你們不能。若是你們敢辦，我是親舅舅做得主的。只要環老三在大太太跟前那麼一說，我找那大舅再一說。」

太太們問起來。你們齊打夥說好就是了。賈環等商議定了。王仁便去找邢大舅。賈芸便去回邢王二夫人。說得錦上添花。王夫人聽了。雖然入耳。只是不信。邢夫人聽得邢大舅知道。心裏願意。便打發人找了邢大舅來問他。那邢大舅已經聽了王仁的話。又可分肥。便在邢夫人跟前說道。若說這位郡王。極是有體面的。若應了這們親事。雖說是不是正配。保管一過了門。姊夫的官早復了。這裏的聲勢又好了。邢夫人本是沒主意人。被傻大舅一番假話。哄得心動。請了王仁來一問。更說得熱鬧。於是邢夫人倒叫人出去。追著賈芸去說。王仁即刻找了人去。到外藩公館說了。那外藩不知底細。便要打發人來相看。賈芸又鑽了相看的人。說明原是瞞著合宅的。只說是王府相親。等到成了。他祖母作主。親舅舅的保山。是不怕的。那相親的人應了。賈芸便送信與邢夫人。並回了王夫人。那李執寶釵等不知原故。只道是件好事。也都喜歡。那日果然來了幾個女人。都是豔粧麗服。邢夫人接了進去。敘了些閒話。那來人本知是個誥命。也不敢待慢。邢夫人因事未定。也沒有和巧姐說明。只說有親戚來瞧。叫他去見。那巧姐到底是個小孩子。那管這些。便跟了奶媽過來。平兒不放心。也跟著來。只見有兩個宮人打扮的。見了巧姐。便渾身上下一看。更又起身來拉著巧姐的手。又瞧了一遍。略坐了一坐就走了。（索隱）

（一）與三秀被擄時。滿洲管家太太。子細相看。作一對照。所謂有其母。必有其女也。倒把巧姐看得羞臊。回到房中納悶。想來並沒有這門親戚。便問平兒。平兒先看見來頭。卻也猜著八九。必是相親的。但是二

爺不在家。太太作主。到底不知是那府裏的。若說是對頭親。不該這樣相看。瞧那幾個人的來頭。不像是本支王府。好像是外頭路數。如今且不必和姑娘說明。且打聽明白。再說。平兒心下留神打聽。那些丫頭婆子。都是平兒使過的。平兒一問。所有聽見外頭的風聲。都告訴了。平兒便嚇得沒了主意。雖不和巧姐說。便趕著去告訴了李執寶釵。求他二人告訴王夫人。王夫人知道這事不好。便和邢夫人說知。怎奈邢夫人信了兄弟並王仁的話。反疑心王夫人不是好意。便說孫女兒也大了。再璉兒不在家。這件事我還做得主。況且是他親舅舅打聽的。難道倒比別人不真麼。我橫豎是願意的。倘有什麼不好。我和璉兒也抱怨不著別人。王夫人聽了這些話。心下暗暗生氣。勉強說些閒話。便走了出來。告訴了寶釵。自己落淚。寶釵勸道。太太別煩惱。這件事我看是不成的。這又是巧兒命裏所招。只求太太不管就是了。王夫人說你一開口。就是瘋話。人家說定了。就要接過去。若依平兒的話。你璉二哥可不抱怨我麼。別說自己的姪孫女兒。就是親戚家的。也是要纔好。邢姑娘是我們作媒的。配了你二大舅子。如今和和順順的過日子。不好麼。邢琴姑娘。梅家娶了去。聽見說是豐衣足食的很好。就是史姑娘是他叔叔的主意。頭裏原好。如今姑爺癆病死了。你史妹妹立志守寡。也就苦了。若是巧姐兒錯結了人家兒。可不是我的心壞。(索隱)又借巧姐身上。隨手收拾。從容不迫。舉重若輕。正說著。平兒過來。瞧寶釵。並探聽邢夫人的口氣。王夫人將邢夫人的話。說了一遍。平兒呆了半天。跪下求道。巧

姐兒終身全仗著太太。若信了人家的話。不但姑娘一輩子受了苦。便是璉二爺回來怎麼說呢。王夫人道。你是個明白人。起來聽我說。巧姐兒到底是大太太孫女兒。他要作主。我能彀攔他麼。寶玉勸道。無妨礙的。只要明白就是了。平兒生怕寶玉瘋癲鬧出來。也並不信語。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這裏王夫人想到煩惱。一陣心痛。叫丫頭扶著。勉強回到自己房中睡下。不叫寶玉寶釵過來。說睡睡就好了。自己卻也煩悶。聽見說李嬪娘來了。也不及接待。只見賈蘭進來請了安。回道。今早爺爺那裏打發人帶了一封書子來。外頭小子們傳進來的。我母親接了。正要過來。因我老娘來了。叫我先呈給太太瞧。回來我母親親自過來回太太。還說我老娘要過來呢。說著。一面把書子呈上。(索隱)政老差人帶書回家。理應入內叩見王夫人。必借李執蘭兒一轉者。爲下文叔姪談文。作一線索。王夫人一面接書。一面問道。你老娘來作什麼。賈蘭道。我也不知道。我只聽我老娘說。我三姨兒的婆婆家。有什麼信兒來了。王夫人聽了。想起來還是前次給甄寶玉說了李綺。後來放定下茶。想來此時甄家要娶過門。所以李嬪娘來商量這件事情。便點點頭兒。一面拆開書信。見上面寫著道。

近因沿途。俱係海疆凱旋船隻。不能迅速前行。聞探姐隨翁壻來都。不知曾有信否。前接到璉姪兒稟。知大老爺身體欠安。亦不知已有確信否。寶玉蘭哥場期已近。務須實心用功。不可怠惰。老太太靈柩抵家。尙需時日。我身體平善。不必罪念。此諭寶玉等知道。月日子書。蓉

兒另稟。

王夫人看了。仍舊遞給賈蘭。說你拏去給你二叔叔瞧瞧。還交給你母親罷。正說著。李執同李嬌娘過來請安問好畢。王夫人讓了坐。李嬌娘便將甄家要娶李綺的話。說了一遍。大家商議了一會子。李執因問王夫人道。老爺的書子。太太看過了麼。王夫人道。看過了。賈蘭便拏著給他母親瞧。李執看了道。三姑娘出門了好幾年。總沒有來。如今要回京了。太太也放了好些心。王夫人道。我本是心痛。看見探丫頭要回來了。心裏略好些。只是不知幾時纔到。李嬌娘便問了賈政在路好。李執因向賈蘭道。哥兒瞧見了。場期近了。你爺爺惦記得什麼是的。你快拏了去給二叔叔瞧去罷。李嬌娘道。他們爺兒兩個又沒進過學。怎麼能下場呢。王夫人道。他爺爺做糧道的起身時。給他們爺兒兩個捐了例監了。李嬌娘點頭。賈蘭一面拏著書子出來。來找寶玉。卻說寶玉送了王夫人去後。正拏著秋水一篇。在那裏細玩。寶釵從裏間走出。見他看的得意忘言。便走過來一看。見是這個。心裏著實煩悶。細想他只顧把這些出世離羣的話。當作一件正經事。終久不妥。看他這種光景。料勸不過來。便挨在寶玉傍邊。怔怔的坐著。寶玉見他這般。便道。你這又是爲什麼。寶釵道。我想你我既爲夫婦。你便是我終身的倚靠。卻不在情慾之私。論起榮華富貴。原不過是過眼烟雲。但自古聖賢。以人品根柢爲重。寶玉也沒聽完。把那書本擱在傍邊。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人品根柢。又是什麼古聖賢。你可知古聖賢說過。不失其

赤子之心。那赤子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溺在貪嗔癡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麼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纔曉得聚散浮生四字。古人說了。不曾提醒一個。既要講到人品根柢。誰是到那太初一步地位的。寶釵道。你既說赤子之心。古聖賢原以忠孝爲赤子之心。並不是遁世離羣。無關無係爲赤子之心。堯舜禹湯周孔。時刻以救民濟世爲心。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若你方纔所說的。忍於拋棄天倫。還成什麼道理。寶玉點頭笑道。堯舜不强巢許。武周不强夷齊。寶釵不等他說完。便道。你這個話。益發不是了。古來若都是巢許夷齊。爲什麼如今人又把堯舜周孔稱爲聖賢呢。況且你自比夷齊。更不成話。伯夷叔齊。原是生在商末。世有許多難處之事。所以纔有託而逃。當此聖恩。咱們世受國恩。祖父錦衣玉食。況你自有生以來。自去世的老太太以及老爺太太。視如珍寶。你方纔所說。自己想一想。是與不是。(索隱)以伯夷叔齊生在末世。與錦衣玉食世受國恩相並列。此是賈寶玉甄寶玉身世不同之點。其處此境者。既抱消極觀念。則處彼境者。益當積極進行。一有所諷。一有所勗也。寶玉聽了。也不答言。只有仰頭微笑。寶釵因又勸道。你既理屈詞窮。我勸你從此把心收一收。好好的用用功。但能博得一第。便是從此而止。也不枉天恩祖德了。寶玉點了點頭。歎了口氣說道。一第呢。其實也不是什麼難事。倒是你這個從此而止。不枉天恩祖德。卻還不離其宗。(索隱)反復申說。注重在從此而止四字。愛新覺羅氏之系統。果不再傳而斬。則河山還我。漢族重光。祖宗之靈。實式憑之。寶釵未及答言。襲人過來說道。剛

纔二奶奶說的古聖先賢。我們也不懂。我只想著我們這些人。從小兒辛辛苦苦。跟著二爺。不知賠了多少小心。論起理來。原該當的。但只二爺也該體諒體諒。況且二奶奶替二爺。在老爺太太跟前行了多少孝道。就是二爺不以夫妻爲事。也不可太孤負了人心。(素隱)醜語。非襲人不能道。至於神仙那一層。更是誑話。誰見過有走到凡間來的神仙呢。那裏來的這麼個和尚。說了些混話。二爺就信了真。二爺是讀書的人。難道他的話。比老爺太太還重麼。寶玉聽了。低頭不語。襲人還要說時。只聽外面脚步走響。隔著窗戶問道。二叔在屋裏呢麼。寶玉聽了。是賈蘭的聲音。便站起來笑道。你進來罷。寶釵也站起來。賈蘭進來。笑容可掬的給寶玉寶釵請了安。問了襲人的好。襲人也問了好。便把書子呈給寶玉瞧。寶玉接在手中看了。便道。你三姑姑回來了。賈蘭道。爺爺既如此寫。自然是回來的了。寶玉點頭不語。默默如有所思。賈蘭便問叔叔看見爺爺後頭寫的叫咱們好生念書了。叔叔這一程子。只怕總沒作文章罷。寶玉笑道。我也要作幾篇熟一熟手。好去誑這個功名。賈蘭道。叔叔既這樣。就擬幾個題目。我跟著叔叔作。也好進去混場。別到臨時交了白卷子。惹人笑話。不但笑話我。人家連叔叔都要笑話了。寶玉道。你也不至如此說著。寶釵命賈蘭坐下。寶玉仍坐在原處。賈蘭側身坐了。兩個談了一回文。不覺喜動顏色。寶釵見他爺們兩個談得高興。便仍進屋裏去了。心中細想寶玉此時光景。或者醒悟過來。只是剛纔說話。他把那從此而止四字單單的許可。這又不知是什麼意思了。寶

釵尙自猶豫。惟有襲人看他愛講文章。提到下場。更又欣然。心裏想道。阿彌陀佛。好容易講四書是的。纔講過來了。這裏寶玉和賈蘭講文。鶯兒捧過茶來。賈蘭站起來接了。又說了一會子下場的規矩。並請甄寶玉在一處的話。寶玉也甚是願意。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拏著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書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爲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纔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爲乾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

內典語中無佛性。金丹法外有仙丹。

寶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丹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纔放了心。那襲人此時。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便悄悄的笑著。向寶釵道。到底奶奶說話透澈。只一路講究。便把二爺勸明白了。就只可惜遲了一點兒。臨場太近了。寶釵點頭微笑道。功名自有定數。中與不中。倒也不在用功的遲早。但願他從此一心巴結正路。把從前那些邪魔。永不沾染。就是好了。說到這裏。見房裏無人。便悄悄說道。這一番

悔悟回來。固然很好。但只一件。怕又犯了前頭的舊病。和女孩兒們打起交道來。也是不好。(索隱) 患得患失。鄙夫之尤。釵鬢狼狽。作者所深惡而痛絕也。襲人道。奶奶說的也是。二爺自從信了和尚。纔把這些姊妹冷淡了。如今不信和尚。眞怕又要犯了前頭的舊病呢。我想奶奶和我二爺原不大理會。紫鵝去了。如今祇他們四個。這裏頭就是五兒有些兒狐媚子。聽說他媽。求了大奶奶和奶奶。說要討出去給人家兒呢。但是這兩天。到底在這裏呢。麝月秋紋雖沒別的。只是二爺那幾年。也都有些頑頑皮皮的。如今算來。祇有鶯兒。二爺倒不大理會。況且鶯兒也穩重。我想倒茶弄水。只叫鶯兒帶著小丫頭服侍。就彀了。不知奶奶心裏這麼樣。寶釵道。我也慮得是這些。你說倒也罷了。從此便派鶯兒帶著小丫頭服侍。(索隱) 小人嫉賢固寵。無所不至。心計雖工。到頭結果不能回氣數之天。即小見大。爲蒼正襟說法。那寶玉卻也不出房門。天天只差人去給王夫人請安。王夫人聽見他這番光景。那一種欣慰之情。更不待言了。到了八月初三這一日。正是賈母的冥壽。寶玉早晨過來叩了頭。便回去仍到靜室中去了。飯後寶釵襲人等都和姊妹們跟著邢王二夫人。在前面屋裏說閒話。見寶玉自在靜室。冥心危坐。忽見鶯兒端了一盤瓜果進來。說太太叫人送來給二爺吃的。這是老太太的冥供。(索隱) 滿洲語。祭餘分散謂之克什。寶玉站起來答應了。復又坐下。便道。擱在那裏罷。鶯兒一面放下瓜果。一面悄悄向寶玉道。太太那裏誇二爺呢。寶玉微笑。鶯兒又道。太太說了。二爺這一用功。明兒進場中了出來。明年再中了進士作

了官。老爺太太。可就不枉了盼二爺了。寶玉也只點頭微笑。鶯兒忽然想起那年給寶玉打絡子的时候。寶玉說的話來。便道。真要二爺中了。那可是我們姑奶奶的造化了。二爺還記得那一年在園子裏。不是二爺叫我打梅花絡子時說的。我們姑奶奶後來帶著我。不知到那個有造化的人家去呢。如今二爺可是有造化的。(索隱提起梅花絡子。爲籠絡君心之義。一部言情賦語。此其最後結果。)寶玉聽到這裏。又覺塵心一動。連忙歛神定息。微微的笑道。據你說來。我是有造化的。你們姑娘。也是有造化的。你呢。(索隱)一問。妙。然實是從西廂記中。只是我圖著什麼來。化出而用在此處。深合禪機。俯拾即是。聰明人。無笨筆。鶯兒把臉飛紅了。勉強道。我們不過當丫頭一輩子罷咧。有什麼造化呢。寶玉笑道。果然能殼一輩了。是丫頭。你這個造化。比我們還大呢。鶯兒聽見這話。似乎又是瘋話了。恐怕自己招出寶玉的病根來。打算著要走。只見寶玉笑著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未知寶玉又說出什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索隱)欺賣巧姐有二義。一謂指容王身後事。容王養子多爾博。本豫王子。當身歿被譴之時。巽親敬謹。端重。三王投井。下石欲致多爾博於不測。幸得信邸收養。乃免於難。事後脫歸。仍得復爵。一謂指柳夫人。人事柳如是。歸錢牧齋。後構絳雲樓以居。倡隨甚樂。牧齋先歿。諸無賴欺公子弱。謀拆其產。而據其喪。柳夫人設計。扇之於家。遣人走告。官府卒置諸無賴於法。以書中事相印證。義皆可通。但知其言中有物。則見仁見知。存乎其人。正不必刻舟膠柱也。全回分三段。自開首起至此是後話。止結上回惜喪事。以下至回了王夫人竟自去了。止敘欺弱女冠。以挾嫌之說。亦不報於身。必

報於其子孫之意。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爲之長者，不得辭其罪矣。以下至本回完畢，入下半回，意其爲痴而竭力諫阻之，設法籠絡之，日後收局，卒與目前之計畫大異。痴人之痴，歟！抑仍妻妾之痴歟！

（護花評）王夫人即不問彩屏等，願跟惜春與否，紫鵲亦必跪求，但徑行敘入，不但文情率直，且不顯王夫人之周到處，因此一問，引出紫鵲，極有步驟。

寶釵說博得一第，從此而止，是要寶玉易于入正，俟得第之後，徐徐再勸，不想只此四字，爲寶玉心許，其中便走之念，此時已決。○鶯兒自園中打絡後，未免有心，始終與寶玉並未交言，借此送瓜果時，補此一段文字，以了前因。（大某評）賣巧姐一節，似出情理之外，蓋作者深惡熙鳳爲人，謂宜得此孽報，又見世間不少王仁賈芸一流人，特地捏出幾個豺狼，令人髮指。

紫鵲鶯兒各侍其主，顏頰上下，無分優劣，惟鵲處逆境，易於見長，鶯處順境，末由著績，猶良臣遭際使然耳。

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摸不著頭腦，正自要走，只聽寶玉又說道：「傻丫頭，我告訴你罷。你姑娘既是有了造化的，你跟著他，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只要往後你盡心服侍他就是了。日後或有好處，也不枉你跟著他熬了一場。鶯兒聽了，前頭像話，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便道：「我知道了。姑娘還等我呢。二爺要吃菓子時，打發小丫頭，我就是了。寶玉點頭，鶯兒纔去了一時，寶釵襲人回來，各自房中去了，不題。且說過了幾天，便是場期，別人只

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便可以高中的。祇有寶釵見寶玉的工課雖好。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卻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知他要進場了。頭一件。叔姪兩個。都是初次赴考。恐人馬擁擠。有什麼失閃。第二件。寶玉自和尙去後。總不出門。雖然見他用功喜歡。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索隱)觀世祖遜荒後所下罪己詔書懇切沉摯深自悔艾知其臨去前數月必且宵衣旰食親理萬幾力呈振作之象。反倒有些信不及。只怕又有什麼變故。所以進場的頭一天。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著素雲等。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自己又都過了日。好好的攔起預備著。一面過來同李紈回了王夫人。揀家裏的老成管事的。多派了幾個。只說怕人馬擁擠撞了。次日寶玉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王夫人囑付道。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場。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並不會離開我一天。就是不在我眼前。也是丫鬟媳婦們圍著。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今日各自進去。孤孤悽悽。舉目無親。須要自己保重。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找著家人早些回來。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王夫人說著。不免傷心起來。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只見寶玉一聲不哼。待王夫人說完了。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滿眼流淚。叩了三個頭。說道。母親生我。我也無可報答。只有這一入場用心。作了文章。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那時太太喜歡喜歡。便是兒子一輩的事也完了一輩子的不好也都遮過去了。(索隱)遺詔有云朕自弱齡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賓教訓撫養惟聖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極高厚莫酬惟朝夕趨承冀盡孝養今不幸子道

不終誠捆未遂是朕之罪二也數語與此可以參看。王夫人聽了更覺傷心起來便道：「你有這個心自然是好的。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那寶玉只管跪著不肯起來。便說道：「老太太見與不見總是知道的。喜歡的既能知道了喜歡了便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只不過隔了形質並非隔了神氣啊。」(索隱)世祖生有夙根早耽禪悅故其所述多明心見性之談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連忙過來說道：「太太這是大喜的事爲什麼這樣傷心。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很孝順又肯用功只要帶了姪兒進去好好的作文章。早早的回來寫出來請諸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等著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說：「嫂子放心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李紈笑道：「但願應了叔叔的話也不枉說到這裏。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連忙咽住了。」寶玉笑道：「只要有了個好兒子能殼接續祖基。」(索隱)遺詔又云太祖太宗創業垂基所關至重元良儲嗣不可久虛朕子玄暉修氏所生今已八歲岐嶷穎慧克承宗祧茲立爲皇太子數語與此可以參看就是大哥哥不能見也算他的後事完了。李紈見天色不早了也不肯儘著和他說話只好點點頭兒。此時寶釵聽得早已呆了。這些話不但寶玉便是王大人李紈所說句句都是不祥之兆卻又不敢認真只得忍淚無言。那寶玉走到跟前深深的作了一個揖衆人見他行事古怪也摸不著是怎麼又不敢笑他。只

是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衆人更是納罕。又聽寶玉說道：「姐姐，我要走了。你好生跟著太太聽我的喜信兒罷。」寶釵道：「是時候了。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寶玉道：「你倒催的我緊。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索隱)太平原評指明此走是他所催。回頭見衆人都在這裏，只沒惜春紫鵲，便說道：「四妹妹和紫鵲姐姐跟前替我說一句罷。」橫豎是再見就完了。衆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又像瘋話。大家只說他從沒出過門，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便說道：「外面有人等你呢，你再鬧，就悞了時辰了。」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索隱)繼續有人吾事已畢衆人都笑道：「快走罷。」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裏來的，直流下來，幾乎失聲哭出，但見寶玉晴天哈地，大有瘋傻之狀，遂從此出門走了。正是：

走名求利無雙地，
打出樊籠第一關。

不言寶玉賈蘭出門赴考。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自己又氣又恨，便自大爲王，說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家裏一個男人沒有，上頭太太太依了我，還怕誰？想定了主意，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說了些奉承的話。那邢夫人自然喜歡，便說道：「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像那巧姐兒的事，原該我做主的。你璉二哥糊塗，放著親奶奶，倒託別人去。賈環道：人家那頭兒也說了，只認得這一門子。現在定了，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婿兒。」

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他們有了元妃姐姐。便欺壓的人難受。將來巧姐兒。別也是這樣沒良心。等我去問問他。邢夫人道。你也該告訴他。他纔知道你的好處。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他倒說這件事不好。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若遲了。你二哥回家。又聽人家的話。就辦不成了。賈環道。那邊都定了。只等太太出了八字。王府的規矩。三天就要來娶的。但是一件。只怕太太不願意。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只好悄悄的擡了去。等大老爺免了罪。做了官。再大家鬧熱起來。索隱說得潘王如何聲勢。結親後如何榮顯。則悄悄擡去。一語極難出口。看他輕輕帶過。環兒不得謂非小有才者。邢夫人道。這有什麼不願意。也是禮上應該的。(索隱)自居何等。賈環道。既這麼著。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邢夫人道。這孩子又糊塗了。裏頭都是女人。你叫芸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賈環聽了。喜歡的了不得。連忙答應了出來。趕著同賈芸說了。邀著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兌銀子去了。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聽見。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裏。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平兒早知此事不好。已和巧姐兒細細的說明。巧姐兒哭了一夜。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太太的話不能遵。今兒又聽見這話。便大哭起來。要和太太講去。平兒急忙攔住道。姑娘且慢著。太太是你的親祖母。他說二爺不在家。太太做得主的。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他們都是一氣。姑娘一個人。那裏說得過呢。我到底

是下人說不上話去。如今只可想法兒。斷不可冒失的。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你們快快的想主意。不然可就要擡去了。說著各自去了。平兒回過頭來。見巧姐哭作一團。連忙扶著道：姑娘哭是不中用的。如今是二爺穀不著。聽見他們的話頭。這句話還沒說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姑娘大喜的事來了。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若是賠送呢。原說明了。等二爺回來再辦。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又見王夫人過來。巧姐兒一把抱住。哭得倒在懷裏。王夫人也哭道：妞兒不用著急。我爲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看來是扭不過來的。我們是只好應著緩下去。即刻著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裏去告訴。平兒道：太太還不知道麼。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了什麼外藩規矩。三日就要過去的。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還等得二爺麼。王夫人聽說是三爺。便氣得說不出話來。呆了半天。一疊聲叫人找賈環。找了半天。人回今早同蕃哥兒王舅爺出去了。王夫人問芸哥兒。衆人回說不知道。巧姐屋內人人瞪眼。一無方法。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只有大家抱頭大哭。有個婆子進來。回道：後門上的人說那個劉老老又來了。王夫人道：咱們家遭著這樣事。那有工夫接待人。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平兒道：太太該叫他進來。他是姐兒的乾媽。也得告訴告訴他。王夫人不言語。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各人見了問好。劉老老見衆人的眼圈都是紅的。也摸不著頭惱。遲了一會兒。便問怎麼了。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越

發大哭起來。平兒道：「老老別說閒話。你既是姑娘的乾媽，也該知道的。」便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把個劉老老也嚇怔了。等了半天，忽然笑道：「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沒聽見過鼓兒詞麼？這上頭的方法多著呢。這有什麼難的？」（索隱）解急方法得力在鼓兒詞上，調侃劉老老不淺。平兒趕忙問道：「老老你有什麼法兒快說罷。」劉老老道：「這有什麼難的呢？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索隱）扔崩一走，純是鄉老口談，作者下筆不苟如此。平兒道：「這可是混說了？我們這樣人家的人，走到那裏去？劉老老道：「只怕你們不走，你們要走，就到我村裏去。我就把姑娘藏起來。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趕到姑老爺那裏，少不得他就來了。可不好麼？」平兒道：「大太太知道呢？」劉老老道：「我來他們知道麼？」平兒道：「大太太住在後頭，他待人刻薄，有什麼信沒有送給他的？」你若前門走來，就知道了。如今是後門來的，不妨事。」劉老老道：「說啗們定了幾時？」我叫女婿打車來接了去。」平兒道：「這還等得幾時呢？你坐著罷。」急忙進去，將劉老老的話，避了旁人，告訴了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平兒道：「只有這樣爲的是。」太太纔敢說明。太太就繾不知道，回來倒問大太太：「我們那裏就有人去？」想二爺回來也快。王夫人不言語，歎了一口氣。巧姐兒聽見，便和王夫人道：「只求太太救我。」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平兒道：「不用說了。太太回去罷。」回來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王夫人道：「掩密些。你們兩個人的衣服舖蓋是要的。平兒道：「要快走了。纔中用呢？若是你們定了回來，就有了飢荒了。」提醒了王夫人，便道是了。你

們快辦去罷。有我呢。於是王夫人回去。倒過去找那夫人說閒話兒。把那夫人先絆住了。平兒這裏便遣人料理去了。囑付道。倒別避人。有人進來看見。就說是大太太分付的。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這裏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雇了車來。平兒便將巧姐糴做青兒模樣。急急的去了。後來平兒只當送人眼錯不見也。跨上車來了。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只有一兩個人看著。餘下雖有幾個家下人。因房大人少。空落落的。誰能照應。且那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衆人明知此事不好。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所以通同一氣。放走了巧姐。那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那裏理會。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說了一回話。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裏坐下。心裏還是惦記著。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便問太太的心裏有什麼事。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裏和寶釵說了。寶釵道。險得很。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裏纔妥當。王夫人道。我找不著環兒呢。寶釵道。太太總要粧作不知。等我想個人去叫太太知道纔好。王夫人點頭。一任寶釵想人。暫且不言。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據媒人一面之辭。所以派人相看。相看的人回去。稟明了藩王。藩王問起人家。衆人不敢隱瞞。只得實說。那外藩聽了。知是世代勳戚。便說了不得。此是有干例禁的。幾乎誤了大事。況我朝覲已過。便要擇日起程。倘有人來再說。快快打發出去。這日恰好賈芸王仁等遞送年庚。只見府門裏頭的人。便說奉王爺的命。再敢拏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要拏住究治的。如今太平時候。請敢這樣大膽。這一鬧。嚇得王仁等抱

頭鼠竄的出來。埋怨那說事的人。大家掃興而散。（索隱）隨起、隨落、省卻許多浮煙墨。賈環在家候信。又聞王夫人傳喚。急得煩躁起來。見賈芸一人回來。趕著問道。定了麼。賈芸慌忙跺足道。不得了。不得了。不知是什麼人露了風了。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賈環氣得發怔。說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得這樣好。如今怎麼樣呢。這都是你們衆人坑了我了。正沒主意。聽見裏頭亂喊。叫著賈環等的名字。說大太太二太太叫呢。兩個人只得跑進去。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說你們幹的好事。如今逼死了巧姐兒了。快快的給我找還屍首來完事。兩個跪下。賈環不敢言語。賈芸低頭說道。孫子不敢幹什麼爲非的事。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我們纔回太太們的。大太太願意。纔叫孫兒寫帖兒去的人家。還不要呢。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王夫人道。環兒在大太太那裏說的。三日內便要抬了走。說親作媒。有這樣的麼。我也不問。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等老爺回來再說。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只有落淚。王夫人便罵賈環。說趙姨娘這樣混帳的東西。留的種子。也是這混帳的。說著。叫丫頭扶了。回到自己房中。那賈環賈芸邢夫人三個人互相埋怨。說道。如今且不用埋怨。想來死是不死的。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著去了。邢夫人叫了前後的看門人來罵著。問巧姐和平兒。知道那裏去了。豈知下人一口同音。說是大太太不必問我們。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請大太太也不用鬧。等我們太太問起來。我們有話說。要打大家打。要罰大家都罰。自從璉二爺

出了門。外頭鬧得還了得。我們的月錢月米是不給了。賭錢吃酒。鬧小旦。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裏來。這不是爺麼。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來催。說叫爺們快找來。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明知衆人深恨。是必藏起來了。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毫無蹤跡。裏頭一個邢夫人。外頭環兒等。這幾天鬧得晝夜不寧。看到了出場日期。王夫人只盼著寶玉賈蘭回來。等到晌午。不見回來。王夫人李執寶釵著忙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去了一起。又無消息。連去的人也不來了。回來又打發一起去。又不見回來。三個人心裏如熱油熬煎。等到傍晚。有人進來。見是賈蘭。衆人喜歡。問到寶二叔呢。賈蘭也不及請安。便哭道。二叔丟了。(索隱)措語新奇。以皇帝而走失者。歷代以來。止有清世祖一個。固宜以奇筆特寫之。王夫人聽了這話。便怔了半天。也不言語。便直挺挺的踢倒牀上。虧得彩雲等在後面扶著。下死的叫醒轉來。哭著。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李執哭著罵賈蘭道。糊塗東西。你同二叔在一處。怎麼他就丟了。賈蘭道。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一處睡。進了場。相離也不遠。刻刻在一處的。今日一早。二叔的卷子早完了。還等我呢。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來。在龍門口一擠。回頭就不見了。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李貴還說看見的。相離不過數步。怎麼一擠就不見了。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我也帶了人各處號裏都找遍了沒有。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王夫人是哭得一句

話也說不出來。寶釵心裏已知八九。襲人痛哭不已。賈薈等不等分付。也是分頭而去。可憐榮府的人。個個死多活少。空備了接場的酒飯。賈蘭也忘卻了辛苦。還要自己找去。(索隱)玄暉其時年方八歲。自無親出訪父之理。而在書中。賈蘭則不得不如是寫。亦暗照後來屢幸五臺。孝思不匱。倒是王夫人攔住道。我的兒。你叔叔丟去。還禁得再丟了你麼。好孩子。你歇歇去罷。賈蘭那裏肯聽。尤氏等苦勸不止。衆人中只有惜春心裏卻明白了。只不好說出來。便問寶釵道。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寶釵道。這是隨身的東西。怎麼不帶惜春聽了。便不言語。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也是料著那和尚作怪。柔腸幾斷。珠淚交流。嗚嗚咽咽。哭個不住。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有是嘔他。他便惱了。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那溫存體貼。是不用說了。若嘔急了他。便賭誓做和尚。那知道今日卻應了這句話。看看那天已覺是四更天氣。並沒有個信兒。李執又怕王夫人苦壞了。極力的勸著回房。衆人都跟著伺候。只有邢夫人回去。賈環蹀著不敢出來。王夫人叫賈蘭去了一夜無眠。次日天明。雖有家人回來。都說沒有一處不尋到。實在沒有影兒。於是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嬌娘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如此一連數日。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命在垂危。忽有家人回道。海疆來了一人口稱統制大人那裏來的。說我們家的三姑奶奶明日到京了。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雖不能解寶玉之愁。那個心略放了些。到了明日果然探春回來。衆人遠遠接著。見探春出跳得比先前更好了。服采鮮明。見了王夫人形容枯

槁。衆人眼腫腮紅，便也大哭起來。哭了一會，然後行禮。看見惜春道姑打扮，心裏很不舒服。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家中多少不順的事，大家又哭起來。還虧得探春能言見解，亦高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王夫人等略覺好些，再明兒三姑爺也來了。知有這樣的事，探春住下勸解。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與衆姐妹相聚，各訴別後的事。從此上上下下的人，竟是無晝無夜。專等寶玉的信。那一夜五更多天，外頭幾個家人進來，到二門口報喜。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也不及告訴大丫頭了。進了屋子，便說太太奶奶們大喜。王夫人打諒寶玉找著了，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在那裏找著的，快叫他進來。那人道：中了第七名舉人。（索隱）清自肇祖，以至世祖，凡七代，故以第七名舉人界之。王夫人道：寶玉呢？家人不言語。王夫人仍舊坐下。探春便問第七名舉人是誰？家人回說是寶二爺。正說著，外頭又嚷道：蘭哥兒中了。那家人趕忙出去接了報單。回稟見賈蘭中了一百三十名。（索隱）勞心者治人，舉人即治人之義，必令賈蘭並中者，明其繼承大寶也。李執心下喜歡。因王夫人不見了寶玉，不敢喜形於色。王夫人見賈蘭中了，心下也是喜歡。只想若是寶玉一回來，咱們這些人不知怎樣樂呢。獨有寶釵心下悲苦，又不好掉淚。衆人道：喜說。是寶玉既有中的命，自然再不會丟的。況天下沒有迷失了的舉人。（索隱）天下真沒有迷失了的，皇帝、王夫人等想來不錯，略有笑容。衆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噪說：我們二爺中了舉人，是丟不了的了。衆人問道：怎見得呢？焙茗道：一舉成名天下聞。

如今二爺走到那裏。那裏就知道的。(索隱)恭迎、御駕、誰敢不送來。裏頭的衆人都說。這小子雖是沒規矩。這句話是不錯的。惜春道。這樣大的人。那裏有走失的。只怕他看破世情。入了空門。這就難找著他了。這句話又招得王夫人等大哭起來。李執道。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也多得狠。王夫人哭道。他若拋了父母。這就是不孝。怎能成佛作祖。探春道。大凡一個人不可有奇處。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都道是好事。這麼說起來。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索隱)不入、主、中原、即不納、董、妃、不納、董、妃、即不、至、因、悼、亡、懸、跡、若是再有幾天不見。我不是叫太太生氣。就有些原故了。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寶釵聽了不言語。襲人那裏忍得住。心裏一疼。頭上一暈。便栽倒了。王夫人見了可憐。命人扶他回去。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又爲巧姐的事。大不好意思。只抱怨芸薺二個知道探春回來。此事不肯干休。又不敢躲開。這幾天。竟是在荆棘之中。明日賈蘭只得先去謝恩。知道甄寶玉也中了。大家序了同年。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甄寶玉歎息勸慰。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皇上一一的披閱。看取中的文章。俱是平正通達的。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第一百三十名賈蘭。又是金陵。皇上傳旨詢問。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是否賈妃一族。大臣領命出來。傳賈寶玉賈蘭問話。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並將三代陳明。大臣代爲轉奏。皇上最是聖明仁德。想起賈氏功勳。命大臣查覆。大臣便細細的奏明。皇上甚是憫恤。

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查案呈奏。皇上又看到海疆靖寇班師善後事宜一本，稟的是海晏河清，萬民樂業的事。皇上聖心大悅，命九卿敍功議賞，並大赦天下。（索隱）海疆靖寇，甄老之力，賈明其餘，蔭獲赦，是爲微意。賈蘭等朝臣散後，拜了座師，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便回了王夫人等。合家略有喜色。只盼寶玉回來。薛姨更加喜歡，便要打算贖罪。一日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不多一回，賈蘭進來，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太太們大喜了。甄老伯在朝內聽見有旨意，說是大老爺的罪名免了。珍大爺不但免了罪，仍襲了寧國三等世職。榮國世職仍是老爺襲了。俟丁憂服滿，仍陞任了工部郎中。所抄家產，全行賞還。」（索隱）睿郎子嗣雖不久獲赦而封爵，謚號至高宗登極時始復。封冊文見諸皇朝文典，文云：闡宗助於政府，典重睦親，察往迹於遺聞，義彰繼絕，念精白俱徵，信史兼偉，代以昭垂，宜平反迫，覈爰書煥明，綸而光復。爾多爾袞造邦翊運，作翰宜勞，入關克展壯猷，遂集勳以大定，當軸更襄碩畫，爰攝政以多年，羣不逞，怨積於生前，莫須有反，誣諸地下，值冲歲未親，幾務衆因，矯命以除，封詎深文，竟指斂衣，久令銜冤於沒世，朕恭稽實錄，惻念純誠，拒二王勸進之勤，誓死力全，願托成一統，廓清之業，奉迎武以肇基，圖勛尊親，則切誠羣工持法紀，則靡私同氣，貞心如揭，軌事咸存，祚以世封，準懿藩之舊，列之瑤牒，仍延似續之常，葺園寢而祀秩，春秋侑廟，應而位循，伯仲傳以表勸，謚以褒忠，茲復封爲和碩睿親王，世襲罔替，錫之冊命，於戲，削除匪出於聖裁，獄久成爲不白，功伐久彰於實典，忱尤耿其如丹，遠昭釐僨之誣，篤樂斯風，百世載錫，維城之命，沈淪庶雪，九原武慰，稱靈垂休，無教曰矯，命除封匪出聖裁，措詞得體，亦可見此獄之真相，公論之所在矣。 二叔的文章。皇

上看了甚喜。問知元妃兄弟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皇上傳旨召見。衆大臣稟稱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現在各處尋訪。皇上降旨著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這旨意一下。請太太們放心。皇上這樣聖恩。再沒有找不著了。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喜歡起來。只有賈環等心下著急。四處找尋巧姐。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帶著平兒出了城。到了莊上。劉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便打掃上房讓給巧姐平兒住下。每日供給。雖是鄉村風味。倒也潔淨。又有青兒陪著。暫且寬心。那莊上也有幾家富戶。知道老老家來了。賈府姑娘。誰不來瞧。都道是天上神仙。也有送菓的。也有送野味的。倒也熱鬧。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家。財巨萬。良田千頃。只有一子。生得文雅清秀。年紀十四歲。他父母延師讀書。新近科試。入了黌門。那日他母親看見了巧姐。心裏羨慕。自想我是莊家人家。那能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呆呆的想著。劉老老知他心事。拉著他說你的心事。我知道了。我給你們做個媒罷。周媽媽笑道。你別哄我。他們什麼人家。肯給我們莊家人麼。劉老老道。說著瞧罷。於是兩人各自走開。劉老老惦记著賈府。叫板兒進城打聽。那日恰好到寧榮街。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裏。板兒便在鄰近打聽。說是寧榮兩府復了官。賞還抄的家產。如今府裏又要起來了。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舉。不知走到那裏去了。板兒心裏喜歡。便要回去。又見好幾匹馬到來。在門前下馬。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說二爺回來了。大喜。大老爺身上安了麼。那位爺笑著道。好了。又遇恩旨就要回來了。還問那些人做什麼。

的門上回說。是皇上派官在這裏下旨意。叫人領家產。那位爺便喜歡進去。板兒便知是賈璉了。(索隱)以板兒打聽。敝出賈璉回家。賈赦病愈。皇上升旨各節。刪繁就簡。少許勝人多許。也不用打聽。趕忙回去。告訴他外祖母。劉老老聽說。喜的眉開眼笑。去和巧姐兒賀喜。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平兒笑說道。可不是。虧得老老這樣一辦。不然姑娘也摸不著那好時候。巧姐更自歡喜。正說著。那送了賈璉的人也回來了。說是姑老爺感激得很。叫我一到家。快把姑娘送回去。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劉老老聽了得意。便叫人趕了兩輛車。請巧姐平兒上車。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反是依依不捨。更有青兒哭著。恨不能留下。劉老老知他不忍相別。便叫青兒跟了進城。一逕直奔榮府而來。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趕到配所。父子相見。痛哭了一場。漸漸的好起。賈璉接著家書。知道家中的事。稟明賈赦。回來走到中途。聽得大赦。又趕了兩天。今日到家。恰遇頒賞恩旨。裏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雖有賈蘭。終是年輕人。報璉二爺回來。大家相見。悲喜交集。此時也不及敘話。即到前廳。叩見了欽命大人。問了他父親好。說明日到內府領賞。寧國府第發交居住。衆人起身辭別。賈璉送出門去。見有幾輛村車。家人們不許停歇。正在噪鬧。賈璉早知道是巧姐來的車。便罵家人道。你們這班糊塗忘八崽子。我不在家。就欺心害主。將巧姐兒都逼走了。如今人家送來。還要攔阻。必是你和我有什麼仇麼。衆家人原怕回來不依。想來少時纔破。豈知賈璉說得更明。心下不懂。只得站著回道。二爺出門。奴才們有病的。

有告假的。都是三爺蓄大爺芸大爺。作主不與奴才們相干。賈璉道：「什麼混帳東西。我完了事。再和你們說。快把車趕進來。」賈璉進去。見邢夫人也不言語。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裏。跪下叩了個頭。回道：「姐兒回來了。全虧太太環兄弟太太也不用說他了。只是芸兒這東西。他上回看家就鬧亂兒。如今我去了幾個月。便鬧到這樣。回太太的話。這種人攆了他。不許來也使得。王夫人道：「你大舅子爲什麼也是這樣。」賈璉道：「太太不用說。我自自有道理。」（索隱）用虛筆籠住。包孕一切。正說著。彩雲等回道：「巧姐兒進來了。見了王夫人。雖然別不多時。想起這樣逃難的景況。不免落下淚來。巧姐兒也便大哭。賈璉謝了劉老老。王夫人便拉他坐下。說起那日的話來。賈璉見平兒外面不好說別的心裏感激。眼中流淚。自此賈璉心裏愈敬平兒。打算等賈赦等回來。要扶平兒爲正。此是後話。暫且不題。」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是有一番的周折。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裏。心下更是著急。便叫丫頭去打聽。回來說是巧姐同著劉老老在那裏說話。邢夫人纔如夢初覺。知他們的鬼。還抱怨著王夫人調唆我母子。不知到底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正問著。只見巧姐同著劉老老帶了平兒。王夫人在後頭跟著進來。先把頭裏的話都說在賈芸王仁身上。說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爲的是好事。那裏知道外頭的鬼。邢夫人聽了。自覺羞慚。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心裏也服。於是邢王夫人彼此心下相安。平兒回了王夫人。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裏來請安。各自提各自的苦處。又說到皇上隆恩。咱們家該興旺起來了。想

來寶二爺必回來的。正說到這話，只見秋紋急忙來說：襲人不好了，不知何事。下回分解。

(索隱) 惜僧出家爲全部結穴其事奇其人奇而洋洋灑灑一百萬字之奇文以出第一段之拜別即微服出走也第二段之中舉則宣布遺詔傳位發表也在世祖自賦有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卻紫袈裟之句而梅村清涼山讚佛詩四首如名山初望幸銜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杳絕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峰傑閣圍朱欄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旂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巒倏滅沒流水空潺潺回首長安城縑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變語意明顯了無疑義全回以此爲經以容邸之襲封復爵爲緯至巧姐之逼走送還等則其附加之花色隨筆收束好整以暇

(護花評) 惜春與紫鵲已跳出樊籠不送不辭斟酌有意

巧姐平兒先走引出寶玉也走但巧姐平兒兩人是假走寶玉一人獨走是真走一單一雙一真一假映襯得妙

劉老老遣板兒進城探知一切且見賈璉回家趁勢補出送信人回來一層劉老老便可送回巧姐平兒既有無數筆墨文法亦一絲不漏

第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一百十三四回爲一段完結王鳳姐因果中間帶敘寶玉痴情甄府復職一百十五回至一百十七上半回爲一段敘惜春決志出家寶玉悟心幻境夾敘出兩寶玉相會一甄一賈性情各別及賈政扶柩回南完結各葬事一百十七下半回一百十八上半回爲一段寫賈璉出門賈環等乘間串賣巧姐一百十八下半回至一百十九回爲一段敘寶玉逃禪賈府蒙恩以便完結全部

(大某評)賈氏四春。惟三姑娘最爲銳利。而結果獨好。可知懦弱人。皇天久不眷佑矣。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石頭記

話說寶釵聽秋紋說襲人不好。連忙進去瞧瞧。巧姐兒同平兒也隨著走到襲人炕前。只見襲人心痛難禁。一時氣厥。寶釵等用開水灌了過來。仍舊扶他睡下。一面傳請大夫。巧姐兒問寶釵道。襲人姐姐。怎麼病到這個樣子。寶釵道。大前日晚上哭傷了心。一時發暈栽倒了。太太叫人扶他回來。他就睡倒了。因外頭有事。沒有請大夫瞧瞧他。所以致此。說著。大夫來了。寶釵等略避。大夫看了脈。說是急怒所致。(索隱)如此文不對題之二字。意者急不暇擇。一怒而去歟。試猜作者是無心是有心。開了一個方子去了。原來襲人模糊聽見說寶玉若不回來。便要打發屋裏的人都出去。一急越發不好了。到大夫瞧後。秋紋給他煎藥。他獨是一人踢著。神魂未定。好像寶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見個和尚。手裏拿著一本冊子。揭著看。還說道。你別錯了主意。我是不認得你們的了。襲人似要和他說話。秋紋走來說藥好了。姐姐吃罷。襲人睜眼一瞧。知是個夢。也不告訴人。吃了藥。便自己細細的想。寶玉也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拏玉出去。便是要脫身的樣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混推混扯的一點情意都沒有。後來待二奶奶更生厭煩。在別的姊妹跟前。也是沒有一點情意。這就是悟道的樣子。但是你悟了道。拋了二奶奶怎麼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雖是月錢照著那樣的分例。其實我究竟沒有在老爺太太跟前回

明。就算了你的屋裏人。若是老爺太太打發我出去。我若死守著。又叫人笑話。若是我出去。心想寶玉待我的情分。實在不忍。左思右想。實在難處。(索隱)模糊傳說。誰則聞之。和尙手裏冊子。誰則見之。終身大事。只須姑娘自拏主意。有何難處。想到剛纔的夢。好像和我無緣的話。倒不如死了干淨。(索隱)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豈知吃藥以後。心痛減了好些。也難踢著。只好勉強支持。過了幾日。起來服侍寶釵。寶釵想念寶玉。暗中垂淚。自歎命苦。又知他母親打算給哥哥贖罪。很費張羅。不能不幫著打算。暫且不表。且說賈政扶賈母靈柩。賈蓉送了秦氏鳳姐鴛鴦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賈蓉又送黛玉的靈柩。也去安葬。賈政料理墳墓的事。一日接到家書。一行一行的。看到寶玉賈蘭得中心裏。自是喜歡。後來看到寶玉走失。復又煩惱。只得趕忙回來。在道兒上。又聞得有恩旨赦的旨意。又接家書。果然赦罪復職。更是喜歡。便日夜趲行。一日行到毘陵驛地方。(索隱)毘陵驛。暗指龍泉關。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個清淨去處。賈政打發衆人上岸投帖。辭謝朋友。總說即刻開船。都不敢勞動。船中只留一個小廝伺候。自己在船中寫家書。先要打發人起早到家。寫到寶玉的事。便停筆擡頭。忽見船頭上微微的雪影裏面一個人。光著頭。赤著脚。身上披著一領大紅猩猩氈的斗篷。向賈政倒身下拜。賈政尙未認清。急忙出船。欲待扶住問他是誰。那身已拜了四拜。站起來打了個問訊。賈政纔要還揖。迎面一看。不是別人。卻是寶玉。賈政吃一大驚。忙問道。可是寶玉麼。那人祇不言語。似喜似悲。賈政又問道。你若是寶玉。

如何這樣打扮。跑到這裏。寶玉未及回言。只見船頭上來了兩人。一僧一道。夾住寶玉說道。俗緣已畢。還不快走。說著。三個人飄然登岸而去。賈政不顧地滑。即忙來趕。見那三人在前。那裏趕得上。只聽得他們三人口中。不知是那個作歌曰。

我所居兮青埂之峯。我所遊兮鴻濛太空。誰與我遊兮。吾誰與從。渺渺茫茫。歸彼大荒。

賈政一面聽著。一面趕去。轉過一小坡。倏然不見。賈政已趕得心虛氣喘。驚疑不定。回過頭來。見自己的小廝。也是隨後趕來。賈政問道。你看見方纔那三個人麼。小廝道。看見的。奴才爲老爺追趕。故也趕來。後來只見老爺。不見那三個人了。賈政還欲前走。只是白茫茫一片曠野。並無一人。素隱聖祖四幸五臺名爲巡狩。實省親也。每至必屏侍從。獨造高峯。第四次則世祖已殞。有霜露之感。故賦詩云。又到清涼境。嶮巖卷復垂。勞心愧自省。瘦骨久鳴悲。膏雨隨芳節。寒霜惜大時。文殊色相在。惟願鬼神知。意見言外。此段以父代子地位。天然。○又南巡秘記云。順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夜子刻。世祖奔于養心殿。遺詔既頒。天下震動。五臺僧圓智奉巡撫札。作佛事薦大行皇帝。梵聲鏗鉞。風號雷動。忽一華服少年排闥入。狀貌魁梧。神采煥發。圓智大驚。問居士何來。客曰。自燕京來。參謁大師耳。客年二十餘。舉動豪邁。不類常人。問其姓名。笑而不答。圓智知有異。延入密室而詢之。客曰。師母瑣瑣。此來非他。求爲弟子耳。從則留。不從則舍而之他。圓智驚曰。客何語。此客曰。吾棄天下如敝屣耳。圓智益驚惶失措。客曰。毋爾。師果棄我者。則舍而之他耳。因附智聞耳語久之。圓智曰。客欲由色相證菩提乎。是非具大智慧者。不可。恐客慣混。轉紅塵中。不耐清淨泥味耳。客曰。吾志決矣。師不信乎。可以試之。圓智宿客於方丈。與談論經典。客言解脫超妙。圓智不能難。

乃大歎服。即日爲披雍授戒法名曰慧真。闢精舍以處之。中略一日傳兩宮已發京師。將抵龍泉關矣。千乘萬騎。雲屯雨集。五臺令繼晉。出迎於龍泉關外。至長城嶺。山勢險阻。車駕不易行。太皇太后遂中途駐蹕。旣而帝詣清涼寺。主僧率衆跪迎。山門外。帝入寺拈香畢。問寺中僧侶。朕盡見矣乎。主僧唯唯。帝曰。聞若寺有異僧。今安在。曰。獨居高峯一精舍。往來檀越。都不相見。帝沉吟久之。曰。朕將謁之主寺者。曰。山路崎嶇。騎不得上。奈何。帝曰。異僧牟尼再世。朕自當走謁。於是屏侍從。惟令一小沙彌引路。小沙彌卽慧安也。旣至。慧安入白天子至。慧真閉目趺坐。若未聞也者。帝審視良久。至性感動。幾至流涕。突然抱僧足。曰。父皇。子臣萬死。今始來叩父皇安。僧開目曰。居士何人。今何語。山僧殊未解。帝復呼曰。父皇。僧驚曰。孰爲父皇。山僧固世外人也。帝跪地不起。曰。子臣不肖。不足榮聖慮。獨不念太皇太后乎。僧意猶不少動。曰。皇帝誤矣。皇帝誤矣。願僧意。熊甚僂。帝跪於地。熟視若勿視。小沙彌曰。日之夕矣。帝其歸乎。帝乃辭僧下山。戒小沙彌勿洩。與此段可以參觀。賈政知是古怪。只得回來。衆家人回船。見賈政不在艙中。問了船夫。說是老爺上岸。追趕兩個和尚。一個道士去了。衆人也從雪地裏尋踪迎去。遠遠見賈政來了。迎上去。接著一同回船。賈政坐下喘息方定。將見寶玉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回稟。便要在這地方尋覓。賈政歎道。你們不知道。這是我親眼見的。並非鬼怪。況聽得歌聲大有元妙。那寶玉生下時。銜了玉來。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爲的是老太太疼愛。所以養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見了三次。頭一次是那僧道來說玉的好處。第二次便是寶玉病重。他來了。將那玉持誦了一番。寶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來坐在前廳。我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裏便有些詫異。只道寶玉果真有造化。高僧

仙道來護佑他的。豈知寶玉是下凡歷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索隱)世祖親政十八年。如今叫我纔明白。說到那裏。掉下淚來。衆人道。寶二爺果然是下凡的和尙。就不該中舉人了。怎麼中了纔去。賈政道。你們那裏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裏的精靈。他自具一種性情。你看寶玉何常肯念書。他若略一經心。無有不能的。(索隱)聖明天縱。他那一種脾氣。也是各別另樣。說著。又歎了幾聲。衆人便拏蘭哥得中。家道復興的話。解了一番。賈政仍舊寫家書。便把這事寫上。勸諭合家不必想念了。寫完封好。即著家人回去。賈政隨後趕回。暫且不題。且說薛姨媽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蝌去各處借貸。並自己湊齊了贖罪銀兩。刑部准了。收兌了銀子。一角文書。將薛蟠放出。他們母子姊妹弟兄見面。不必細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誓說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殺犯剛。薛姨媽見他這樣。便要握他嘴。說只要自己拏定主意。必定還要妄把口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只香菱跟了你。受了多少的苦處。你媳婦已經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雖說窮了。這碗飯還有得吃。據我的主意。我便算他是媳婦了。你心裏怎麼樣。薛蟠點頭願意。寶釵等也說很該這樣。倒把香菱急得臉脹通紅。說是服侍大爺一樣的。何必如此。衆人便稱起大奶奶來。無人不(索隱)香菱本名英蓮係指三桂妾蓮兒圓圓既披緇帽佛蓮兒益被寵眷。薛蟠便要去拜謝買家。薛姨媽寶釵也都過來。見了衆人。彼此聚首。又說了一番的話。正說著。恰好那日賈政的家人回家。呈上書子。說老爺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賈蘭將書子念

給聽。賈蘭念到賈政親見寶玉的一段。衆人聽了。都痛哭起來。王夫人寶釵襲人等更甚。大家又將賈政書內叫家內不必悲傷。原是借胎的話。解說了一番。與其作了官。倘或命運不好。犯了事。壞家敗產。那時倒不好了。寧可嚼們家出一位佛爺。倒是老爺太太的積德。所以纔投到嚼們家來。不是說句不顧前後的話。當初東府裏太爺。倒是修煉了十幾年。也沒有成了仙。這佛是更難成的。太太這麼一想。心裏便開豁了。王夫人哭著。和薛姨媽道。寶玉拋了我。我還恨他呢。我歎的是媳婦的命苦。纔成了一二年的親。怎麼他就硬著腸子。都擦下了走了呢。薛姨媽聽了。也甚傷心。寶釵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爺們都在外頭。王夫人便說道。我爲他擔了一輩子的驚。剛剛兒的娶了親。中了舉人。又知道媳婦有了胎。我纔喜歡些。不想弄到這樣結局。早知這樣。就不該娶親。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媽道。這是自己命定的。嚼們這樣人家。還有什麼別的說的麼。幸喜有了胎。將來生個外孫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後來就有了結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蘭哥兒中了舉人。明年中了進士。可不是就做了官了麼。他頭裏的苦。也算吃盡的了。如今的甜來。也是他爲人的好處。我們姑娘的心腸兒。姊姊是知道的。並之是刻薄輕佻的人。姊姊倒不必擔憂。王夫人被薛姨媽一番言語。說得極有理。心想寶釵小時候。更是廉靜寡慾。極愛素淡的。所以纔有這個事。(索隱)事後應悔其選擇之不愼矣。想人生在世。真有一個定數的。看著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卻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的。不想寶玉這樣一

個人紅塵中福分。竟沒有一點兒。想了一回。也覺解了好些。又想到襲人身上。若說別的丫頭呢。沒有什麼難處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服侍二奶奶就是了。獨有襲人可怎麼處呢。此時人多也不好說。且等晚上和薛姨媽商量。那日薛姨媽並未回家。因恐寶釵痛哭。所以在寶釵房中解勸。那寶釵卻是極明理。思前想後。寶玉原是一種奇異之人。夙世前因。自有一定。原無可怨天尤人。更將大道理的話告訴了母親。薛姨媽心裏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裏。先把寶釵的話說了。王夫人點頭歎道。若說我無德。不該有這樣好媳婦了。(索隱) 太平原評。必把賢字作十成圓滿。卽以起襲人之賢。說著。更又傷心起來。薛姨媽倒又勸了一會子。因又提起襲人來。說我見襲人近來瘦的了不得。他是一心想著寶哥兒。但是正配呢。理應守的。屋裏人願守也是有的。惟有這襲人雖說是算過屋裏人。到底他和寶哥兒並沒有過明路兒的。王夫人道。我剛纔想著。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說放他出去。恐怕他不願意。又見尋死覓活的。若要留著他也罷。又恐老爺不依。所以難處。薛姨媽道。我看姨老爺是再不肯叫守著的。再者姨老爺並不知道襲人的事。想來不過是個丫頭。那有留的理呢。只要姊姊叫他本家的人來。很很的分付他。叫他配一門正經親事。再多的送他的東西。那孩子心腸兒也好。年紀兒又輕。也不枉跟了姊姊。這會子也算姊姊待他不薄了。襲人那裏。還得我細細勸他。就是叫他家的人來。也不用告訴他。只等他家裏果然說定了好人家兒。我們還打聽打聽。若果然足衣食。女婿長得像個人。

兒。然後叫他出去。王夫人聽了道：「這個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爺冒冒失失的一辦。我可不是又害了一個人了麼。」(索隱)又字著眼。薛姨媽聽了點頭道：「可不是麼。又說了幾句。便辭了王夫人。仍到寶釵房中去了。看見襲人淚痕滿面。薛姨媽便勸解譬喻了一會。襲人本來老實。不是伶牙俐齒的人。薛姨媽說一句。他應一句。回來說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纔和我說這些話。我是從不敢違拗太太的。」薛姨媽聽他的話。好一個柔順的孩子。心裏更加喜歡。寶釵又將大義的話說了一遍。(索隱)此公之所謂大義。必有可聽者。籠統敘過。令我懊悶。大家各自相安。過了幾日。賈政回家。衆人迎接。賈政見賈赦、賈珍已都回家。弟兄叔姪相見。大家歷敘別來的景況。然後內眷們見了。不免想起寶玉來。又大家傷了一會子心。賈政喝住道：「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們在外把持家事。你們在內相助。斷不可仍是從前這樣的散慢。別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承總。我們本房的事。裏頭全歸於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將寶釵有孕的話。也告訴了。將來丫頭們都放出去。賈政聽了。點頭無語。次日賈政進內。請示大臣們。說是蒙恩感激。但未服闋。應該怎麼謝恩之處。望乞大人們指教。衆朝臣說是代奏請旨。於是聖恩浩蕩。卽命陛見。賈政進內謝了恩。聖上又降了好些意旨。又問起寶玉的事來。賈政據實回奏。聖上稱奇。旨意說寶玉的文章。固是清奇。想他必是過來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進用他。既不敢受聖恩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索隱)恭上廟號爲世祖。章皇帝。賈政又叩頭。

謝恩而出。回到家中。賈璉賈珍接著。賈政將朝內的話述了一遍。衆人喜歡。賈珍便回說。寧國府第收拾齊全。回明了要搬過去。權翠菴圈在園內。給四妹妹靜養。賈政並不言語。隔了半日。卻分付了一番仰報天恩的話。賈璉也趁便回說。巧姐親事。父親太太都願意給周家爲媳。賈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說大老爺太太作主就是了。莫說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書。能穀上進。朝裏那些官兒。難道都是城裏的人麼。(索隱)是閱歷後之賈政。賈璉答應了。是又說父親有了年紀。況且又有痰症的根子。靜養幾年。諸事原仗二老爺爲主。賈政道。提起村居。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尙未酬報耳。賈政說畢。進內。賈璉打發請了劉老老來。應了這件事。劉老老見了王夫人等。便說些將來怎樣陞官。怎樣起家。怎樣子孫昌盛。正說著。丫頭回道。花自芳的女人進來請安。王夫人問幾句話。花自芳的女人將親戚作媒。說的是城南蔣家的。現在有房有地。又有舖面。姑爺年紀略大幾歲。並沒有娶過的。況且人物兒長的是百裏挑一的。王夫人聽了願意。說道。你去應了。隔幾日進來。再接你妹子罷。王夫人又命人打聽。都說是好。王夫人便告訴了寶釵。仍請了薛姨媽細細的告訴襲人。襲人悲傷不已。又不敢違命。心裏想起寶玉那年到他家去。回來說的死也不回去的話。如今太太硬作主張。若說我守著。又叫人說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實不是我的心願。(索隱)不如直截其詞曰。去呢。人說我不害臊。守呢。實不是我的心願。便哭得咽哽難言。又被薛姨媽寶釵苦勸。回過念頭。想道。我若是死在這裏。倒

把太太的好心弄壞了。我該死在家裏纔是。於是襲人含悲叩辭了衆人。那姐妹分手時。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說。襲人懷著必死的心腸上車。回去見了哥哥。嫂子也是哭泣。但只說不出來。那花自芳。悉把蔣家的聘禮送給他看。又把自己所辦粧奩。一一指給他瞧。說那是太太賞的。那是置辦的。襲人此時更難開口。住了兩天。細想起來。哥哥辦來不錯。若是死在哥哥家裏。豈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思萬想。左右爲難。真是一縷柔腸。幾乎牽斷。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襲人本不是那一種撒潑的人。委委屈屈的上轎而去。心裏原想到那裏再作打算。豈知過了門。見那蔣家辦事。極其認真。全都按著正配的規矩。一進了門。丫頭僕婦都稱奶奶。襲人此時正要死在這裏。又恐害了人家。孤負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著不肯俯就的。那姑爺卻極柔情曲意的承順。到了第二天開箱。這姑爺看見一條猩紅汗巾。方知是寶玉的丫頭。原來當初只知是賈母的侍兒。亦想不到是襲人。此時蔣玉函念著寶玉待他的舊情。倒覺滿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將寶玉所換那條松花的綠汗巾拏出來。襲人看了。方知這姓蔣的。原來就是蔣玉函。始信姻緣前定。襲人纔將心事說出。蔣玉函也深爲歎息。敬服不敢勉強。並越發溫柔體貼。弄得個襲人真無死所了。(索隱)一層一層的解釋。一步一步的推卸。其實只是一死難耳。彼洪承疇。金文通輩。被俘之際。何嘗不是如此。設想書中。襲人本爲小宛影子。此處改嫁。兼以代表一切二臣。作者冷眼旁觀。孤憤莫洩。當全書告終之際。遂不惜借酒罵座。大放厥詞。看官聽說。雖然事有前定。無可奈何。但孽子孤臣。義夫節

婦。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索隱)借賓定主。陪筆卻是正筆。此襲人所以在又副冊也。正是前人過那桃花廟的詩上說道。

千古艱難惟一死。傷心豈獨息夫人。

不言襲人從此又是一番天地。(索隱)念頭一轉。又是一朝新人物。矣。不屑瑣述。污我筆硯。且說那賈雨村犯了婪索的案件。審明定罪。今遇大赦。遞籍爲民。雨村因叫家眷先行。自己帶了一個小廝。一車行李。來到急流津覺迷渡口。只見一個道者。從那渡頭草棚裏出來。執手相迎。雨村認得是甄士隱。(索隱)繁華一夢轉。眠成空。足以點醒賈者必屬之甄。也連忙打恭。士隱道。賈老先生。別來無恙。雨村道。老仙長到底是甄老先生。何以前次相逢。觀面不認。後知火焚草亭。下鄙深爲惶恐。今日幸得相逢。益歎老仙翁道德高深。奈鄙人下愚不移。致有今日。甄士隱道。前者大人高官顯爵。貧道怎敢相認。原因故交。敢贈片言。不意老大人相契之深。然而富貴窮通。亦非偶然。今日復得相逢。也是一樁奇事。這裏離草菴不遠。暫請膝談。未知可否。雨村欣然領命。兩人攜手而行。小廝驅車隨後。到一座茅菴。士隱讓進。雨村坐下。小童獻上茶來。雨村便請教仙長超塵的始末。士隱笑道。一念之間。塵凡頓易。老先生從繁華境中來。豈不知溫柔富貴鄉中。有一寶玉乎。雨村道。怎麼不知。近聞紛紛傳述。說他也遁入空門。下愚當時也曾與他往來過數次。再不想此人竟有如是之決絕。士隱道。非也。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昔年我與先生在仁清巷舊宅門。

口敘話之前。我已會過他一面。雨村驚訝道。京城離貴鄉甚遠。何以能見。士隱道。神交久矣。雨村道。既然如此。現今寶玉的下落。仙長定能知之。士隱道。寶玉。卽寶玉也。(索隱)既云寶玉卽寶玉。則買寶玉。當然卽假寶玉。那年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從此夙緣一了。形質歸一。又復稍示神靈。高魁貴子。方顯得此玉是天奇地靈鍛鍊之寶。非凡間可比。前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帶下凡。如今塵緣已滿。仍是此二人攜歸本處。這便是寶玉的下落。雨村聽了。雖不能全然明白。卻也十知四五。便點頭歎道。原來如此。下愚不知。但那寶玉既有如此的來歷。又何以迷情至此。復又豁悟如此。還要請教。士隱笑道。此事說來。先生未必盡解。太虛幻境。卽是真如福地。兩番閱冊。原始要終之道。歷歷生平。如何不悟。仙草歸真。焉有通靈不復原之理呢。雨村聽著。卻不明白了。知是仙機。也不便更問。因又說道。寶玉之事。旣得聞命。但是敝族閨秀如此之多。何元妃以下。算來結局。俱屬平常。士隱歎息道。老先生莫怪拙言。貴屬之女。俱屬從情天孽海而來。大凡古今女子。那淫字固不可犯。祇這情字。也是沾染不得的。所以崔鶯蘇小。無非仙子塵心。宋玉相如。大是文人口孽。凡是情絲纏綿的。那結果就不可問了。雨村聽到這裏。不覺拈鬚長歎。因又問道。請教老仙翁。那榮寧兩府。尙可如前否。(索隱)如前復原等字。俱是此回筋節。士隱道。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德。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索隱)天鑒不遠。若能早自悔悟。則退回滿蒙。猶不失爲遊

牧部落。雨村低了半日頭。忽然笑道。是了是了。現在他府中有一個名蘭的。已中鄉榜。恰好應著蘭字。適間老仙翁說蘭桂齊芳。又道寶玉高魁子貴。莫非他有遺腹之子。可以飛黃騰達的麼。士隱微笑道。此係後事。未便預說。雨村還要再問。士隱不答。便命人設具盤餐。邀雨村共食。食畢。雨村還要問自己的終身。士隱便道。老先生草菴暫歇。我還有一段俗緣未了。正當今日完結。雨村驚訝道。仙長純修若此。不知尙有何俗緣。士隱道。也不過是兒女私情罷了。雨村聽了。益發驚異。請問仙長何出此言。士隱道。老先生有所不知。小女英蓮。幼遭塵劫。老先生初任之時。曾經判斷。今歸薛姓。產難完劫。遺一子於薛家。以承宗祧。（索隱）永歷被戕於滇。尙有一子名慈焯者。脫逃於外。爲明祀一縷之延。遺民默念。竊冀其爲夏少康也。此時正是塵緣脫盡之時。只好接引接引。士隱說著。拂袖而起。雨村心中恍恍惚惚。就在這急流津覺迷渡口。中草菴睡著了。這士隱自去度脫了香菱。送到太虛幻境。交那警幻仙子對册。剛過牌坊。見那一僧一道。縹緲而來。士隱接著說道。大士真人。恭喜賀喜。情緣完結。都交割清楚了麼。那僧道說。情緣尙未全結。倒是那蠢物已經回來了。還得把他送還原所。將他的後事敘明。不枉他下世一回。士隱聽了。便拱手而別。那僧道仍攜了玉。到青埂峯下。將寶玉安放在女媧鍊石補天之處。各自雲遊而去。從此後。

天外書傳天外事。兩番人作一番人。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峯前經過。見那補天未用之石。仍在那裏。上面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面偈文後。又歷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索隱)此是雪芹先生揭明其修補紅樓夢之原委。便點頭歎道。我從前見石兄這段奇文。原說可以問世傳奇。所以曾經抄錄。但未見返本還原。不知何時。復有此一段佳話。方知石兄下凡一次。磨出光明。修成圓覺。也可謂無復遺憾了。只怕年深日久。字跡模糊。反有舛錯。不如我再抄錄一番。(索隱)又修正、次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託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俗而不俗。真而不真。假而不假。或者塵夢勞人。聊倩鳥呼歸去。山靈好客。更從石化飛來。亦未可知。想畢。便又抄了。仍攜至那繁華昌盛的地方。遍尋了一番。不是建功立業的人。卽係餬口謀衣之輩。那有閒情。更去和石頭饒舌。直尋到急流津覺迷渡口。草菴中睡著一個人。因想他必是閒人。便要將這抄錄的石頭記給他看看。那知那人再叫不醒。(索隱)塵海勞勞夢時多而醒時少。縱自比生公說法。恐難使頑石點頭。空空道人復又使勁拉他。纔慢慢的開眼坐下。便接來草草一看。仍舊擲下道。這事我已親見盡知。你這抄錄的。尙無舛錯。我只指與你一個人。託他傳去。便可歸結這一段新鮮公案了。空空道人忙問何人。那人道。你須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一個悼紅軒中。有個曹雪芹先生。只說賈雨村言。託他如此如此說畢。仍舊睡下了。那空空道人牢牢記著此言。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果然有個悼紅軒。見那曹雪芹先生。正在那裏翻閱歷來的古史。空空道人將賈雨村言了。方把這

石頭記示看。那雪芹先生笑道。果然是賈雨村言了。空空道人。便問先生何以認得此人。便肯替他傳述。曹雪芹先生笑道。說你空空。原來你肚裏果然空空。既是假雨村言。但無魯魚亥豕。以及悖謬矛盾之處。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題傳世。似你這樣尋根究底。便是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了。(索隱) 普告天下後世看官。那空空道人聽了。仰天大笑。擲下抄本。飄然而去。一面走著。口中說道。果然是敷衍荒唐。不但作者不知。抄者不知。並閱者也不知。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索隱) 又弄狡獪了。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爲作者緣起之言。

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

(索隱) 本回以安置襲人爲主。腦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遂將千古失節。賤奴。齷齪不堪的心胸。矯揉造作的面目。一一揭現紙上口誅筆伐。不遺餘力。吾知作者隱痛深矣。至記寶玉謁父一節。因康熙時幸五臺者。四南巡者。六不惜糜財病民。以展天家孝思。煌煌鉅典。未可屏而不錄也。末段結束。全書於開端首尾相應。水洩不漏。尤徵力量。○須知紅樓夢者。兩姓興亡史也。處文禁森嚴之世。窮年累月。旁搜博採。以成此血淚凝結之文字。吾料作者胸中千迴百折。意義所托。一念惟恐人知。一念又惟恐人不知。故閃閃爍爍。模糊其辭。第一回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末回曰。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嗚呼。旣屬荒唐之言。寧有辛酸之淚。旣下辛酸之淚。決非荒唐之言。而猶曰。假語村言。不過遊戲筆墨。陶情適性而已。豈非欺讀者之甚。雖然。吾以是責作者。作者必應之曰。會讀者讀。不會讀者不必讀。

(護花評)賈政若不於途次舟中親見寶玉、親聽歌詞、則到家之後、豈有不竭力找訪、生出無限筆墨支離、必得如此見聞、方可了悟因緣、付之度外、文章固善於歸結、亦可見良工苦心。

甄士隱說寶玉即寶玉、已將實事明明說破、讀者自當領會、甄士隱說榮甯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等語、按榮甯查抄係一百五回之事、則一百五回以後、所敘寶玉之事、俱係空中樓閣、細釋寶玉之走出、當在通靈走失、元妃薨死後、賈母將寶玉移出大觀園、卽爲釵黛分離之日、看來元妃薨後、賈府已有不好消息、所以寶玉卽避禍出走、至所云避禍、顯而易見、所云撮合、不知撮合何事、作者既諱而不言、讀者姑置闕疑可也、甄士隱說福善禍淫、蘭桂齊芳、是文後餘波、勸人爲善之意、不必認爲真事、了結香菱、簡淨跳脫、又是一樣文法、

第一百二十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賈政回家陸見、奏明寶玉情事、賞給文妙真人道號、爲一段、了結寶玉因果、卽帶跛薛蟠贖罪回家、香菱扶正、自寧府收拾齊全、至襲人嫁蔣玉函止、爲一段、完結襲人因緣、并巧姐許字、自賈雨村遇見甄士隱、至士隱拂袖而起、爲一段、說明寶玉來去原委、自雨村熟睡草庵、至末爲一段、作者自述此書、爲游戲筆墨、掃空一切、爲更進一層之意、

(大某評)甄士隱於草庵中一夕話、與理妙諦、吞吐隱約、結束全部大旨、末段卽作自跋、與開卷一氣迴環、

